

知而行书坊 〉〉〉【文化名家游记】

仁山智水

杨耀文◎选编

京华出版社

◎文化名家说禅茶【一扇偶门】

◎文化名家静思录【独语】

◎文化名家说道录【孤独在雨中】

◎文化名家游记【仁山智水】

◎文化名家谈史录【用破一生心】

◎文化名家谈读书【我的书斋生活】

◎文化名家怀旧录【书法抚慰的岁月】

◎文化名家修身录【秋雨闲情】

◎文化名家谈食录【五味】

◎文化名家谈情录【又是月季芬芳时】



ISBN 7-80724-149-7   定价：22.00元

【知而行书坊】●文化名家游记

仁山智水

杨耀文 纵华跃◇选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山智水:文化名家游记/杨耀文选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ISBN 7-80724-149-7

Ⅰ.仁… Ⅱ.杨… 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551号

文化名家游记——仁山智水

编　　著□杨耀文选编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90mm×960mm　1/16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14印张
印　　数□1-5000
出版日期□2005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149-7
定　　价□22.00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前　言

忙忙碌碌的都市生活，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疲惫和烦闷，常常总是想偷个懒，给自己的心灵一个放松的机会。那么何不如，利用闲暇放飞心情，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轻松呢！

“游”字本意为各处从容行走。我们祖国有无数的名胜古迹、大江大河，都是我们尽情一“游”，放飞心情的好地方。可是现代人哪里有山中人间岁月的神仙日子，假期仅仅三两天，根本无暇去欣赏那壮美的景观。

没关系的，《文化名家读游记——仁山智水》将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让你通过美丽的游记散文，领略这些梦寐以求的景观，使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感慨山水那无限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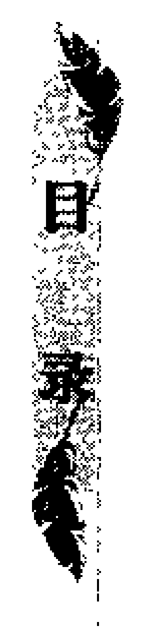
游记是一种充满个性和心灵感受的独创，它所描绘的山水无不透着独具慧眼的欣赏水平，以及山水带来的心灵深处无限的震撼。

本书选辑百年来游记散文的至上精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例如：臧克家的《镜泊湖》，张恨水的《敦煌游记》，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不仅具有散文风味，而且具有学术底蕴。通过此书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悉心体味人与自然的心灵独白，激起人们情感波澜，给人以激励、启示、知识和美的享受。

编　者

2005 年 9 月

目　　录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于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是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在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以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

从风来。白马湖所以多风，可以说是有着地理上的原因的，那里环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惟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的时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今津纪游

郭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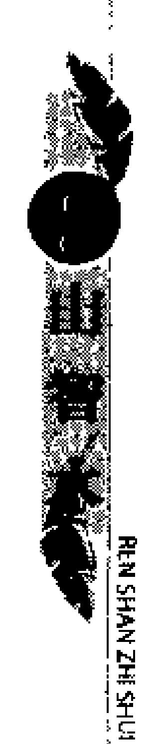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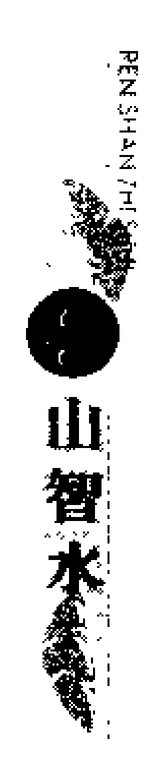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人类好像都有种骛远性。当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诗圣但丁，生时见逐于故国，流离终老，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克，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骛远性了。空间上的骛远性，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却不曾登攀过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万余里了，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风光，昨夜梦中，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在月下做起了诗来。

不再扯远了。我来福冈市，已经将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湾，是六四〇年前，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当时日人在博多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九年前在东京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垒残存，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凭吊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战地。

我在民国二年末初到日本的时候，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火车过山海关时，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而今人碌碌无能。后日读 P. Remer 氏所著德国近代人利林克龙（Liliencron）传，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Pellworm）上做堤防总管的时候，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还在渴望……唉！这也算是一种骛远性的适例了，我在福





冈住了将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垒”在近旁，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

元寇防垒，日人所高调赞奖的“护国大堤”，我的想像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岂不是骛远性之误人吗？

二

今晨八点钟，早早跑上学校里去，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突然迟延了一样，我颠转没有法子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把一两礼拜前的新闻纸随手翻阅，觉得太无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课程，都是不愿意上的，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个什么地方去，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或者我亲爱的自然，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

市外的西公园，自从前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我们曾同去游逛过一次以来，我已两年不去了。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园内有些梅花，定已渐渐开放，并且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坐在那园中高处，看望太阳光上的海波，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不错，我便往西公园去罢！我才一动念，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

电车西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到了西公园。我下车徐徐向园门步去。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着东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着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我还没有走到园门，骛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车，便可以达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什么意思哟？元寇防垒！护国大堤！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古战场！去罢！去罢！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电车去了。没有几分钟的光景，电车已经到了终点。我从今川桥下车，往轻便铁道的驿站——名目虽叫驿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上去买车票。我检查我的钱包，只有五十钱（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的一张纸币。

——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

——要二十四钱。

——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

——要四十八钱。

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他把了十六区的车票给我，找了我两个铜板。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是分区零买的，他指示着车票的站名向我说：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一站四钱，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

我问：渡船钱要多少?

他说：要三钱。

我听着吃了一惊，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今天的计划，不是完全归了水泡吗？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寻，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啊，好个救星！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突然遇着了 On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火车要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

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之不好洁净，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所有的侧街陋巷，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刮风，又要成为灰尘世界。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单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隔不许久，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又要变成了泥浆了。驿前的街道，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街心的四条铁轨，差不多要埋没在泥土中了。街檐下的水沟，水积不流，昏白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摊一堆一大堆山榛，妇人跪在地上烧卖。这种风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杂踏喧阗的街市，无端地发起了这段敌忾心来，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

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金钱一富裕的时候，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我无意识中又在一个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车轮船要运转时，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人要去旅



行时，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个铜板，买了一匣纸烟，一匣洋火，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可怜吹吐才不上半只，我的脑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滚蛋罢！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只纸烟，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还在涸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

三

小小的机关车，拖了两乘坐车走来，肮脏的程度，比上海“大众可坐”的三等电车，恐怕还要厉害。车中拥挤得不堪，如像才开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车得早，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一个座位，但可恨不客气的一位乡下人，竟来加上楔头，坐在我左脚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唤奈何了。

汽笛放起猫叫声，火车已经开动起来。

过了一个停车场，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玻璃外开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种麦苗，长已四五寸了。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样。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和着车轮的噪音，高谈阔论，可惜谈吐多不可辨。

又过了两个停车场，车上渐渐稀疏了。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戏馆，戏目的帘子立在馆前，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看板画。出村，车入松林中。检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点点的明帆，昏昏的岛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背海一面，树甚深远，只除无数退走的树干外，别无所见。在这种晴和的天气，能偕个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心乐事了。

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走出海岸上来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几只白鸥，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盘旋飞舞。有的突然飞下海面，掠水而飞，飞不多远，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

火车到了今宿站。

我从今宿下车，问明了渡船的所在。从今宿市中穿过，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无人，阳光洒地，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儿



在随着我走。啼鸟在空中清啭。走过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席地，坐在太阳光中缝纫。出村，又走到海岸上来，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立在一座浅峰之下。渡船已开，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时钟，已经十一点过了。时间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

我踞在厕所中，一面应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两天 B 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B 君哟！我在这种地方追念起你来，你恕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了罢！

B 君说：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边，放出的大小便听着流水冲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nwaya），这正是日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

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这种极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于民族风谷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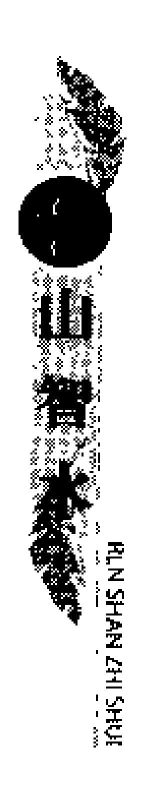
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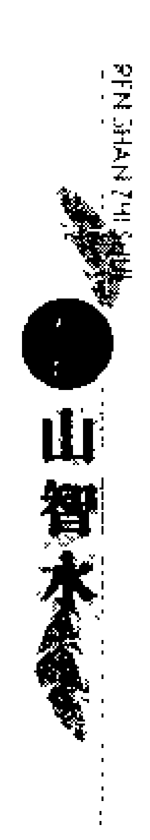
“恋爱者何？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如像大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

笑话！笑话！在这壁画蔚然的“艺术之宫”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渡船怕又要开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岛郡上。系岛原来不是海岛，是与陆地相连，渡船在海湾中过渡，海水异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样。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上了岸后，竟把地方走错。问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才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我在村中旋来旋去，只想朝外海边走，却只在村中打盘旋。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有一张是“胜福寺的蟠龙松”，有一张是“元寇歼灭碑”，有一张就是“元寇防垒”了。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绘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这就是“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了吗？一条乱杂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站





在这种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

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龙松。

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关于此树，有一浪漫谛克的口碑流传。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来在九州的时候，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亲来拜访。禅师旁乃有一窈窈的婵娟侍坐。尊氏大惊，怒骂禅师品性恶劣。禅师自若，而美人惭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为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迂哉！迂哉！传侧之美人也！不知种种声闻，都如泡影。

这种无稽的传说，总觉有种葱茏的诗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回的余暇。

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我终竟走到我最后的目的地点。松林外沿海一带沙堤，上有乱石狼藉，我把绘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我才知道就是所谓“护国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漫谛克的骛远性之误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我坐在乱石上，在防垒绘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

——堤长不过百丈。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头者。中段自沙中露出之石垣，最高处仅及股臀关节。

堤前为海湾，堤后为松林，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海风清爽。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树木甚苍翠。

海湾中水色青碧，微有涟漪，志贺岛横陈在北，海中道一带白色沙岸，了然可见。西北亦有两小岛，不知名。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峰峦起伏。正北湾口，海雾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见。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阳当头，已是正午时候。

堤前沙岸，浅草衰黄。有长翘小蝴在日光中飞绕，无力。

茅屋几椽，已颓圮，疑是渔人藏舟之处。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赤壁”的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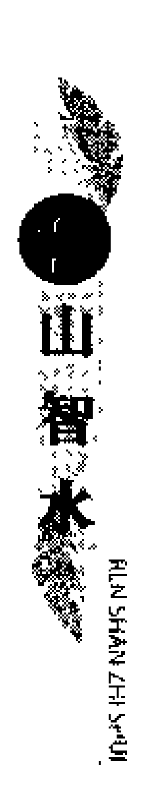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虽没有，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左右两横突起，开张如蝶翅，上关节突起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也说不定。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狮头峰。

五

狮头峰余势，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题“元寇歼灭之处”五字。碑前有纪名铜柱，上题“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栏环绕，周围有几处竹栏，各围浅松一株是些贵族华族的纪游品。坐石栏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湾环，只有防垒后松原的一带低地几乎与水面齐平，此地在千年之前，当然是绝立的孤岛，系岛郡之名可以推见。所谓护国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说定。转入碑后，碑后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样。

舍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渐登，气渐促，喉嗓渴不可耐，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登山决不是件乐事，以为怕要到峰顶了，山路一转，峰顶依然还在上头。如此屡受欺骗，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热，汗流，渴，气促，心搏亢进，筋力疲劳，好像得了心脏病的一样。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遇山樵数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将至绝顶，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纪游者的芳名，题满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脏，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心气渐渐平复了，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狮头临海，古松森森，秃石累累，俯瞰海湾，青如螺黛。有渔舟一只，长仅尺许，有两人在舟中垂钓。唐人太上隐



者有《答人》一诗。

“偶来松下坐，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他这第一句，我实际办到了。第三句，我也实际办到了，因为我是没有带表来的。但是我的懒惰工夫，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后二时起，还有二点钟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见日脚偏西，就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我的脚也不肯惟惟听命了。

我正站立起来，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使我大吃一惊。上来的是两个劳动者。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决意从那两个劳动者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路极险隘，攀援树枝而下，路尽处，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给了他。啊，这两个工人，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这不是段绝好的佳话吗？就好像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恪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岂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

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来，倒是从恶如登，从善如崩了。我此处所谓善恶，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种恶事，心里所受的不快，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偶尔做出一件善事，心里所生的快感，也怕和这下山时的快感无甚损益。

上山时那么困苦，几乎如像害了一场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样，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飞，飞，飞，我身轻如鸟，听凭山道的倾斜，把我滑下山来，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嗓终是有几分渴意。

六

取捷径趋向渡头，渡船又已开了。在渡头近旁小店中，买了一瓶荷兰

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见店内的挂钟，已经是午后二时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这样，我又何苦那么着忙呢？恨不曾往胜福寺内凭吊婵娟之魂，恨不曾在狮子山巅高枕石头一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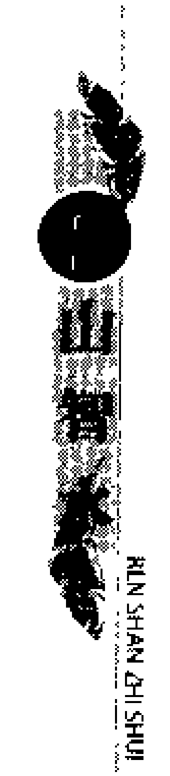
坐店的是一位不满二十的女子，B 君——又是 B 君，B 君哟！你恕我不客气，滥引你的雅言了！你说："只要是处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说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买了十钱的饼干，她称的分两，分外足实呢！我说：十钱的饼干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狮子狗儿坐在街心看我吃饼干，好像很有几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个给它，它才兀的惊立起来，哼地向我恨了两声走了。它怕把那个饼干当成了小石子罢？这位狮子狗儿，我佩服它有些道德家的气质。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见赤裸裸地纯真无饰的艺术品时，有不反射地唁唁狂吠的吗？对不住！对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哟！天下的狮子狗儿哟！恕罪，恕罪！

午后的海水，又是一般气象了。好像圆熟了的艺术家的作品，激越的动摇，烘腾的气势虽然没有，但总有一种沉静的诗情荡漾在上面。潮水渐渐消退了。渡船将要到岸时，突然搁起浅来。此时对面又开出一只渡船，船椽上坐着两个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头，一个披着白色的毛织披肩，一个的是狐皮。她们本是背我坐着的，紧相依傍。她们看见我们的坐船搁浅，都偏过头来。我的视线同她们觌面相值。啊，这真是郑交甫遇着江妃，卢梭遇着雅丽、恪拉芬里德了！要是她们的船搁了浅的时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卢梭涉水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牵马渡溪的一样，把她们的坐船推动起走。是夕阳光线的作用吗？还是她们看破了我的隐意呢？她们的眼眸中总觉得有几分羞涩的意思。我真羡慕卢梭！他真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牵马渡溪之后，被二女殷勤招待，骑在恪姑娘马后，紧抱着她，同到初奴别邸燕欢一日。他在花园中攀树折樱桃投向她们，她们又反把丫枝投向树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亲了一吻，雅姑娘也莫有发气，啊，幸福的卢梭呀！……

船动了！不要再空咽馋涎了罢！

浪漫谛克的梦游患者哟！淡淡的月轮在空中发笑了！



敦煌游记

张恨水

敦煌，是中国在海禁未开，通西方的大道。离县城十几公里路，自北魏以来，经过隋唐五代宋元以及清，都把沙石崖上凿了好多佛洞，就叫千佛洞。到敦煌千佛洞去参观，那不是太容易的事。因为千佛洞没有旅馆，没有吃喝，晚上还没有被盖，这些东西，事前都要好好地准备。因为到千佛洞去，经过沙漠，动不动好几十里没有人烟，借也没有地方借去。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已准备得很好，因之没有问题。

谈千佛洞先谈外表。我们汽车经过上千里的沙漠，我们左右回顾，全是白茫茫的不毛之地，车轮下面，也是沙漠和鹅卵石子。后来汽车司机说是到了，我们看见有一个山头，也是光秃秃的。可是那沙山突然中断，弯成一个口子。口子里却是白杨罗列，把它变成树林，这就是千佛洞了。

我们由树林穿过，挨着山边走。这就看到山壁上，开了好多洞口，有的山壁上开了极大的敞式洞门。里面塑着很多的佛，还是穿着五色斑斓的法衣。有的洞门悬在半空，修起一股栈道。有的俯伏山底，大门洞开。总而言之，满山壁上，全是洞子，有一公里长哩。白杨，我们看来，不算稀奇。可是树在这里，便是稀奇之物。这里的白杨，有五六丈高，而且不带旁的树，因为旁的树，越发不易生长了。

这里两边都是小山，中间夹了一条干河，也变成沙漠了。口外自东向西，是一条大沙漠，在千佛洞对过，这山名叫鸣沙山。这里的山，都是积沙，内中藏着鹅卵石。自然，这山上不长树木，也不长草。事倒奇怪，这里凿壁却雕塑许多佛像。还有一事，从前西域僧人，每到傍晚，却见鸣沙山金光万道，就说这里是佛地了。

千佛洞是笼统的一个名词，要论起名之初，那倒真有千余个佛窟。这多年以来，佛窟就屡次倒坏。尤其是明朝，嘉峪关以外，就视同化外，倒坏之处更多。所以到现在，真正的佛洞，只有四百六十九个。这四百多洞子，探纪如下：魏窟三十二个、隋窟九十个、唐窟二百零六个，五代窟三

十二个，宋窟一百零三个，西夏窟三个，元窟八个，清窟五个。这么多佛窟，先看哪一个呢？后来决定，先请这里人，带我们先看 一个大致，回头就看各人的嗜好，你要对哪个洞子有兴趣，就看哪一个洞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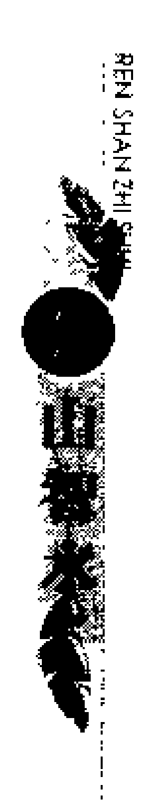
我们把佛窟看了，这里画的怎么样，以及塑的怎么样，我们自觉程度浅，还谈不到；不过这里有众人必须知道的，我们谈一点。

第一，是三尊大佛。鸣沙山对过有七层屋檐，都是亭台楼阁的模样，你稍微站得远一些看，像真的一样。其实这是嵌在石壁上的，就是屋檐小一点吧。走进洞去，也是很大一间殿宇，可是石壁都没有图画。朝里一些，只看到一件袍子的下角，怎么悬下来，我们还不能望见。挨着袍子边，朝上看去，是洞内凿成七层高的佛窟。这高的窟，就是里边光立着一尊佛像。这佛身披着袈裟，模样十分和气。这是一位释迦牟尼的像，佛像有华尺十丈高（三十三公尺），除了云岗石佛而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佛像可以相比吧？洞为盛唐时代所造，总共费了一十三年功夫，可想这是何等伟大。至于身上所披的袈裟，以及衣服里外面，涂饰的颜色，也还半新，这不知是原来的颜色呢，或者是后代重修的，但观看颜料的配合，决计不是近代的。

第二，也是一尊如来佛。出洞往北走，中有一门牌为一三〇号，这大门是封锁了，我们走旁门进去，进去之后，上了盘梯两层，有楼，佛像刚到一半。这里向西开有极大的窗户，凭窗观看，佛像共有二十五公尺，把以前那种大佛来比，小了一丈多，其余，所制无甚分别，也是盛唐年制。

第三，是一尊卧佛像，在这一列佛窟的尽头，是一个西夏制的佛窟。西夏为拓跋氏。当年割据称帝，宋朝打了好多年仗，总灭不掉他。一度建都横山县，后都宁夏，割有陕西边境，蒙古自治区、甘肃西北。他建立这样一个洞头，自然要看上一看。

洞在浮沙上，先立了一个庙门。进门，站着几尊神像，都有威武之气。最奇怪的，凡胸上或者手上，都盘弄着或者擒拿着一条蛇，这不晓得是何意义。外有两只狮子，作跳跃状而且昂起头，这越发不解了。观后人洞，洞内，为一张睡榻，两头都不空，上面睡了如来佛。身子有两丈多长。睡容为一手长垂，覆盖着在自己左腿之上。一手托着自己的右额，双目微闭，似睡未睡，这个像塑得很是不坏。身后站立七十二弟子，其像高不过二尺，环立在如来佛身边，都没有快乐样子。



这洞画的供奉人，衣服及鞋帽与汉人有什么分别没有，我本想研究一下。但是壁上像只有尺把高，看起来，男人长衣方巾，女人也是长衣，脑上挽了一个圆髻。洞中又很阴暗，可说一无所得。

我们谈完三尊大佛，就对洞子也谈上一谈，当然这不过是百分之一而已。先说北魏的洞子，假如我们为了立刻就看到的话，穿过杨树林，这里有一座古牌坊，上面题了字，曰古汉桥。穿过牌坊去，有坡子，两旁有木栏杆，因为这坡子相当的陡。这里佛洞，就一个挨着一个，而且上下都是一样，最多的洞子，有上下五层。所以走这坡子，就越过两层佛洞，方才到达我们所要到的佛窟。这才第一看见北魏窟。这里所谓北魏，不是曹丕的魏，是晋朝已不能守北方，交与魏国。那魏国拓跋氏，建都洛阳，北几省的地盘，差不多都归了他。洞里有几尊佛像，是何时代出品，还不能定。至于壁上画的壁画，那确是魏朝人的手笔。它这画一律是粗线条，眼睛画两个圈圈，嘴上画一撇，这就是眼睛和嘴。但是画得好，画得刚刚就像嘴和眼睛。其余身上有脱赤膊的，也画几根粗线条，将上下一钩，就两条胳膊出现，这个完全以旷野表示。

离开这里，两边佛窟都可以相通的。不过佛窟，有大小不同。有大的，有我们屋子四五倍大，照样是雕格玲珑。小的呢，那就只好容一人在里面。因为这是当年供奉人供奉着佛，就打一佛窟，供奉人有的钱多，就打大些，有的钱少，那就小得只容一个人。但是虽然大小不同，供佛都是一样，所以佛的香案上，至少有三尊佛像。我跑了许多洞子，有的低着头，一翻身就是一洞，有的就如同进了庙里一样，十分宽大。

我们以朝代而论，先就论到隋朝佛窟。隋佛窟中佛像的衣服，花纹很少，佛像有时呆板一点，不过所画的供奉人，都长袍大袖，那就不是魏佛窟所配的人像，是旷野一流了。而且不但衣服花纹很少，那折纹也少得很。隋朝在中国虽是统一了江南江北，但是年数很短，还没有在艺术上表现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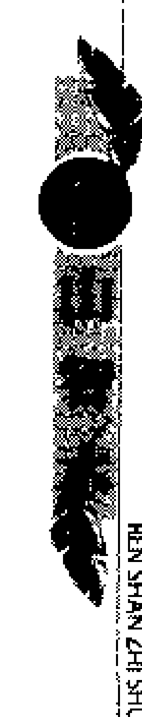
回头就论到唐朝了。唐朝在画上是两个特点，一个是盛唐，一个是晚唐。盛唐画法，只是堂皇富丽，晚唐的画法，却甚细致。本来唐朝佛窟这层也有的，只是求几幅代表作，还是向底下去看，经过了底下靠北几个佛窟，这就到了几个盛唐时代的代表作的洞子。这里有一个佛有半座佛堂那样大，上面有五尊佛像，塑法都十分自然。尤其居中一个，对人嘻嘻地

笑。至于所穿衣服，这都有细细的波纹。画人像方面，自然只能代表唐时候的人。男子头戴乌纱，身披着长袍，异常宽大。至于女的头发，都是头上梳一个圆圆的发髻，束在头顶当中，外穿一件半长的长袍子，下面露着裙子尺把多长。这个时候，都是天脚，鞋子前面，一个平头。手里提着香炉，但香炉不是现在的香炉，像个熨衣服的熨斗。提了一只柄，上面还有一个圆盖。至于十三四岁的姑娘，头发左边梳一圆髻，右边梳一根辫子，横过来塞在小圆髻之下。此外，一把遮阳伞，伞的样子，也和五十年前的万民伞差不多，但是它的伞柄不同，就是伞下伞柄约有尺把长，稍微弯弯一曲，那阴处恰盖在前面人的身上。这虽不足代表唐朝的全部，然而这总可以表示一点点吧？

至于五代画，我看到与唐朝尚无分别。到了宋朝，这个佛窟的作风，又是一变。我曾参观许多佛窟，所塑的佛像貌，以及衣服，又觉得稍花一点。但是所塑的像，那精神没有以前的好。所有供奉人都是长袍要瘦些。唐朝供奉人，大的画得比我们人还高，至于宋朝大的也不过两尺高，小的就几寸高了。

下降元清两代，我匆匆看过一遍，无甚可言。再就佛的画像说，画着的多是佛家故事，都在佛窟两边墙上，这本是极好的故事画，但大半均已模糊。我们细细观看，这里分成舍身喂虎，得道成佛等等。这些故事，尽管是佛出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当作参考资料，了解古来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没有凳椅坐位，这画里，就有些比桌椅还矮的桌子，供奉鲜果，这就可以想到古来堂屋是怎样一个模样。又比如说，我们从前牛车马车是怎样的坐法。这画里，画得也有。所画的牛车马车，比桌面还要大，比桌子还要高，人盘了腿坐在上面，这也可以想到我们古来马车是怎样坐法了。所以这些古董虽然还是古董，但翻开历史，比没有参考，那总要好得多。

敦煌要谈的事情是很多，这仅是我草草勾画出的一个轮廓。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

也许是因为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堂名是爱莲堂的原故，因此对于我家老祖宗《爱莲说》作者周濂溪先生所歌颂的莲花，自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倒并不是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是花中君子，实在是爱它的高花大叶，香远益清，在众香国里，真可说是独有千古的。年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旧时相传为莲花生日，又称观莲节，我那小园子里的池莲缸莲都开好了，可我看了还觉得不过瘾，总要赶到拙政园去观赏莲花，也算是欢度观莲节哩。

可不是吗？拙政园的水面，占全园面积的五分之三，池水沦涟，正可作为莲花之家，何况中部的堂啊，亭啊，轩啊，都是配合着莲花而命名的，因此拙政园实在是一个观莲的好去处。倒如远香堂、荷风四面亭、倚玉轩，还有那船舫形的小轩“香洲”，以至西部的留听阁，都是与莲花有连带关系，而可以给你坐在那里观赏的。

我们虽为观莲而来，但是好景当前，不会熟视无睹，也总要欣赏一下；况且这个园子已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真该刮目相看。怎么叫做“拙政”呢？原来明代嘉靖年间（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御史王献臣因不满于权贵弄权，弃官归隐，把这里大宏寺的一部分基地造了一个别墅，取晋代名流潘岳“此拙者之为政也”一句话，取名拙政园，含有发牢骚的意思。王死后，他的儿子爱好赌博，就在一夜之间把这园子输掉了。到了公元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时，就园子的一部分建立忠王府，作为发号施令的所在，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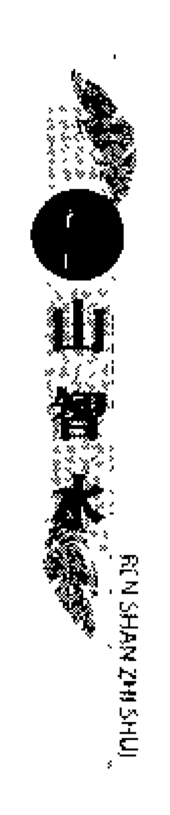
从东部新辟的大门进去，迎面就看到新叠的湖石，分列三面，傍石植树，点缀得楚楚可观，略有倪云林画意。进园又见奇峰几座，好像是案头大石供，这里原是明代侍郎王心一归田园遗址，有些峰石还是当年遗物。这东部是近年来所布置的，有土山密植苍松，浓翠欲滴；此外有亭有榭，



有溪有桥，有广厅作品茗就餐之所。从曲径通到曲廊，在拱桥附近的水面上，先就望见一小片莲叶莲花，给我们尝鼎一脔；这是今春新种的，料知一二年后，就可蔓延开去了。从曲廊向西行进，就是中部的起点，这一带有海棠春坞、玲珑馆、枇杷园诸胜，仲春有海棠可看，初夏有枇杷可赏，一步步渐入佳境。走过了那盖着绣绮亭的小丘，就到达远香堂，顾名思义，不由得想起那《爱莲说》中的名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八个字来，知道堂名就由此而得，而也就是给我们观莲的好地方了。

远香堂面对着一座挺大的黄石假山，山下一泓池水，有锦鳞往来游泳，堂外三面通廊，堂后有宽广的平台，台下就是一大片莲塘，种着天竺种千叶莲花，这是两年以前好容易从昆山正仪镇引种过来的。原来正仪镇上有个顾园，是元代名士顾阿瑛“玉山佳处”的遗址，在东亭子旁，有一个莲池，池中全是千叶莲花，据说还是顾阿瑛手植的，到现在已有六百多年，珍种犹存，年年开花不绝。拙政园莲塘中自从把原种藕秧种下以后，当年就开了花，真是色香双艳，不同凡卉；第二年花花叶叶，更为繁盛，翠盖红裳，几乎把整个莲塘都遮满了。并蒂莲到处都是，并且一花中有四五芯，七八芯，以至十三个芯的，花瓣多至一千四百余瓣。只为负担太重了，花头往往低垂着，使人不易窥见花芯，因此苏州培养碗莲的专家卢彬士老先生所作长歌中，曾有“看花不易窥全面，三千莲媛总低头”之句，表示遗憾，其实我们只要走到水边，凑近去细看时，还是可以看到那捧心西子态的。今夏花和叶虽觉少了一些，而水面却暴露了出来，让我们欣赏那水中花影，仿佛姹娅欲笑哩。

远香堂西邻的倚玉轩，与船舫形的香洲遥遥相对，而北面的斜坡上有一个荷风四面亭，三者位在三个角度上，恰恰形成鼎足之势，而三处都可观莲，因为都是面临莲塘的。香洲贴近水边，可以近观，倚玉轩隔一条花街，可以远观；而荷风四面亭翼然高处，可以俯观，好在莲花解意，婉娈可人，不论你走到哪一面，都可以让你尽情观赏的。穿过了曲桥，从假山上拾级而登，就见一座楼，叫做见山楼，凭北窗可以看山，凭南窗可以观莲，并且也可以远观远香堂后的千叶莲花了。



走进别有洞天，就到了园的西部，沿着起伏的曲廊向西行进，就看到一座美轮美奂的花厅，分作两半，一半是十八曼陀罗花馆，庭中旧时种有山茶十八株，而曼陀罗就是山茶的别号，因以为名。另一半是三十六鸳鸯

馆，前临池沼，养着文羽鲜艳的鸳鸯，成双作对地在那里戏水，悠然自得。池中种着白莲，让鸳鸯拍浮其间，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画面；正如宋代欧阳修咏莲词所谓：“叶有清风花有露，叶笼花罩鸳鸯侣”，真是相得益彰，而大可供人观赏，供人吟味的。

向西出了三十六鸳鸯馆，向北走过一条小桥，就到了留听阁，窗户挂落，都是精雕细刻，剔透玲珑。我们细细体味阁名，原来是从那句“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古诗句上得来的。这个阁坐落在西部尽头处，去莲塘不远，到了秋雨秋风的时节，坐在这里小憩一会，自可听到残荷上淅淅沥沥的雨声的。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是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异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这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眼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了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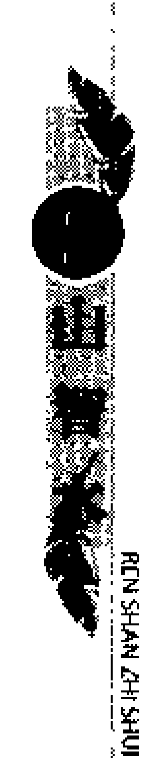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



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馒形的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莅……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展开在大地的边沿。起……起……用力，用力。纯焰的圆颅，一探再探的跃出了地平，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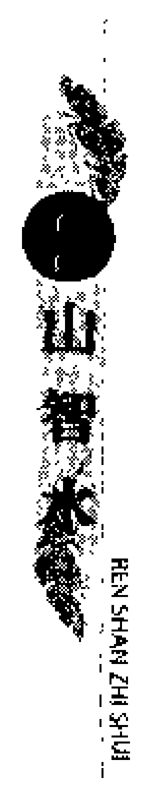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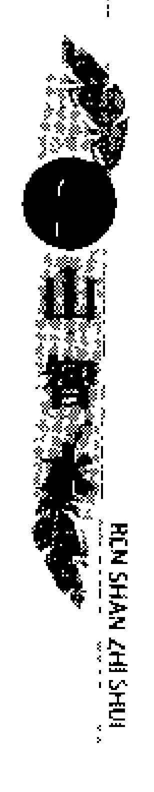


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

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像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竟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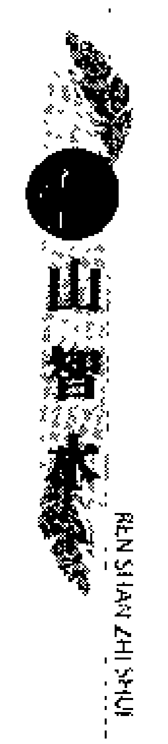
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

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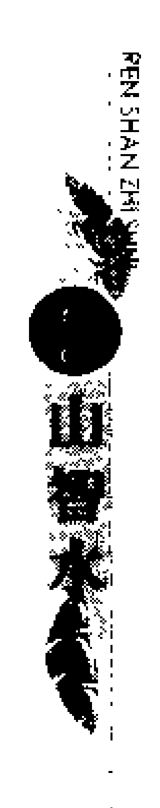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

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伏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①] 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

① 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作者注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着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得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的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访沈园

郭沫若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凤》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和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既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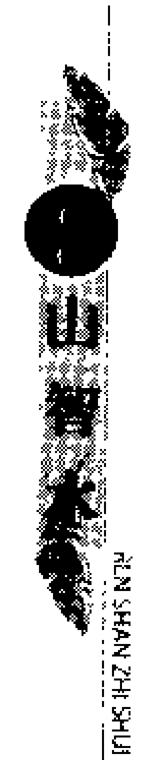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调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



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去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沈园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上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沈园）”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版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像是中学教师，身材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书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括。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像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故事便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我所遭遇的那段插话。我依照着《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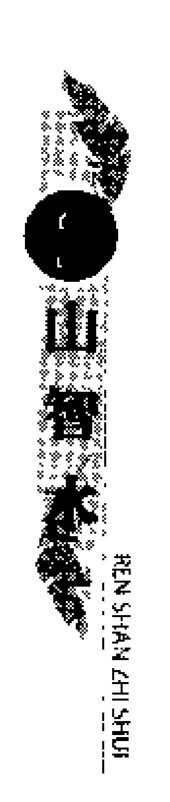
“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景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栽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和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古槐梦遇》、《燕郊集》等。

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两个烧饼之后，以歪歪的脚步踅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就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好郁蒸的江南，傍晚也还是热的。“快开船罢！”桨声响了。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人画的曲栏干，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姐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荡过东关头，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日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啪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着我们，在大船缝里挤着，挨着，抹着走。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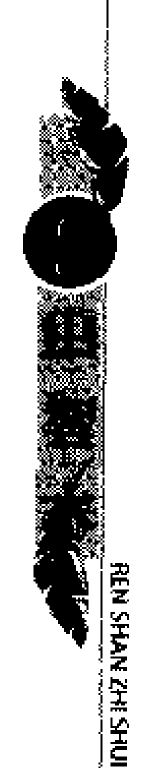
既踏进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窟，谁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说，且舒了恻恻的情怀，暂且学着，姑且学着我们平时认为在醉里梦里的他们的憨痴笑语。看！初上的灯儿们的一点点掠剪柔腻的波

心，梭织地往来，把河水都皱得微明了。纸薄的心旌，我的，尽无休息地跟着它们飘荡，以至于怦怦而内热。这还好说什么的！如此说，诱惑是诚然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至于对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他，其辩解又在何处？这实在非我所知。

我们，醉不以涩味的酒，以微漾着，轻晕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已不可想；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们没法使人信它是有，我们不信它是没有。勉强哲学地说，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空”，既不当鲁莽说它是“无”，也不能径直说它是“有”。或者说“有”是有的，只因无可比拟形容那“有”的光景；故从表面看，与“没有”似不生分别。若定要我再说得具体些：譬如东风初劲时，直上高翔的纸鸢，牵线的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知她是哪一家呢？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彩线，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红的一双素手，卷起轻绡的广袖，牢担荷小纸鸢儿的命根的。飘翔岂不是东风的力，又岂不是纸鸢的含德；但其根株将另有所寄。请问，这和纸鸢的省悟与否有何关系？故我们不能认笑是非有，也不能认朦胧即是笑。我们定应当如此说，朦胧里胎孕着一个如花的幻笑，和朦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它本来是淡极了，淡极了这么一个。

漫题那些纷烦的话，船儿已将泊在灯火的丛中去了。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佩弦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

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向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冷静孤独的油灯映见黯淡久的画船（？）头上，秦淮河姑娘们的靓妆。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随着她们那些船儿荡，随着我们这船儿荡，随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儿荡。有的互相笑语，有的默然不响，有的衬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个，三两个，五六七个，比肩坐在船头的两旁，也无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儿葬在我们的心上——太过火了，不至于罢，早消失在我们的眼皮上。谁都是这样急忙忙的打着桨，谁都是这样向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又何况久沉沦的她们，又何况飘泊惯的我们俩。当时浅浅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怅；老实说，咱们萍泛的绮思不过如此而已，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且别讲，你且别想！这无非是



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明的幻想，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扮戏的咱们，散了场一个样，然而，上场锣，下场锣，天天忙，人人忙。看！吓！载送女郎的艇子才过去，货郎担的小船不是又来了！一盏小煤油灯，一舱的什物，他也忙得来像手里的摇铃，这样叮冬而郎当。

杨枝绿影下有条华灯璀璨的彩舫在那边停泊。我们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侧地歇了。游客们的大船，歌女们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听的歪着头，斜着眼，有的甚至于跳过她们的船头。如那时有严重些的声音，必然说："这哪里是什么旖旎风光！"咱们真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觉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脸是怪不好意思的。咱们本是在旅馆里，为什么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儿，领略那"卧后清宵细细长"；而偏这样急急忙忙跑到河上来无聊浪荡？

还说那时的话，从杨柳枝的乱鬓里所得的境界，照规矩，外带三分风华的。况且今宵此地，动荡着有灯火的明姿，况且今宵此地，又是圆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黄昏时候。叮当的小锣，伊轧的胡琴，沉填的大鼓……弦吹声腾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喳喳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谁是谁，分不出哪儿是哪儿，只有整个的繁喧来把我们包填。仿佛都抢着说笑，这儿夜夜尽是如此的，不过初上城的乡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乡下人，真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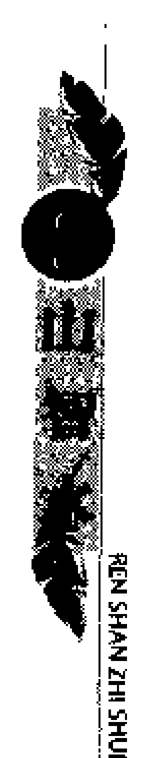
穿花蝴蝶样的小艇子多倒不和我们相干。货郎担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拢近来，这是真的。至于她们呢，即使偶然灯影相偎而切掠过去，也无非瞧见我们微红的脸罢了，不见得有什么别的。可是，夸口早哩！——来了，竟向我们来了！不但是近，且拢着了。船头傍着，船尾也傍着；这不但是拢着；且并着了。厮并着倒还不很要紧，且有人扑冬地跨上我们的船头了。这岂不大吃一惊！幸而来的不是姑娘们，还好。（她们正冷冰冰地在那船头上。）来人年纪并不大，神气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烂的手折，摊在我们眼前，让细瞧那些戏目，好好儿点个唱。他说："先生，这是小意思。"诸君，读者，怎么办？

好，自命为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愈皎，见佩弦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时的我是否也这样？这当转向他。（我希望我的镜子不要过于给我下不去。）老是红着脸终久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默，或干脆说个"不"，

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决不”。如今都已使尽了。佩弦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惟有辩解。好吗！听他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辩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二十分聪明的反语。他想得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因这“为什么！”佩弦又有进一层的曲解。哪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他们平常虽不以聪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聪明，如洞彻我们的肺肝一样的。这故事即我情愿讲给诸君听，怕有人未必愿意哩。“算了罢，就是这样算了罢！”恕我不再写下了，以外的让他自己说。

叙述只是如此，其实那时连翩而来的，我记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打发走路。但走的是走了，来的还正来。我们可以使它们走，我们不能禁止它们来。我们虽不轻被摇撼，但已有一点杌陧了。况且小艇上总载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轻蔑，在桨声里仿佛狠狠地说，“都是呆子，都是吝啬鬼！”还有我们的船家（姑娘们卖个唱，他可以赚几个子的佣金）。眼看她们一个一个的去远了，呆呆的蹲踞着，怪无聊赖似的。碰着了这种外缘，无怒亦无哀，惟有一种情意的紧张，使我们从颓弛中体会出挣扎来。这味道倒许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为倦鸦似的人们所喜。

曾游过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们多给你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啰嗦。”自此以后，桨声复响，还我以平静了，我们俩又渐渐无拘无束舒服起来，又滔滔不断地来谈谈方才的经过。今儿是算怎么一回事？我们齐声说，欲的胎动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微醉的我们，洪醉的他们，深浅虽不同，却同为一醉。接着来了第二问，既自认有欲的微炎，为什么艇子来时又羞涩地躲了呢？在这儿，答语参差着。佩弦说他的是一种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说是一种似较深沉的眷爱。我只背诵岂明君的几句诗给佩弦听，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发钝，反而追着问我。



前面已是复成桥。青溪之东，暗碧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们的船就缚在枯柳桩边待月。其时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惟不觉繁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

似的，又何况人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秾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饧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殊超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就论这一次秦淮夜泛罢，从来处来，从去处去，分析其间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过求得圆满足尽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们合拢来代替刹那间所体验的实有，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能，至少于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己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

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当然的事了。如回头，河中的繁灯想定是依然，我们却早已走得远，"灯火未阑人散"；佩弦，诸君，我记得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将分手时的前夜。

跋：这篇文字在行箧中休息了半年，迟至此日方和诸君相见；因我本和佩弦君有约，故候他文脱稿，方才付印。两篇中所记事迹，似乎稍有些错综，但既非记事的史乘，想读者们不致介意罢。至于把他文放在前面，而不依作文之先后为序，也是我的意见：因为他文比较的精细切实，应当使它先见见读者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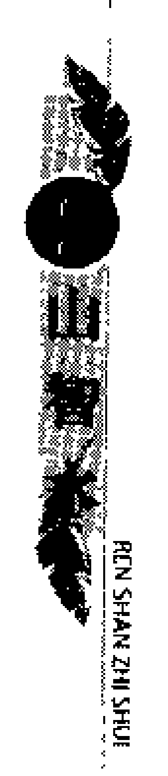
曲阜孔庙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建筑学家。有学术论著《中国建筑史》等。

也许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中国的孔丘（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那样，长时期地受到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他认为“一只鸟能够挑选一棵树，而树不能挑选过往的鸟”，所以周游列国，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终不得志。事实上，“树”能挑选鸟；却没有一棵“树”肯要这只姓孔名丘的“鸟”。他有时在旅途中绝了粮，有时狼狈到“累累若丧家之狗”；最后只得叹气说，“吾道不行矣!”但是为了“自见于后世”，他晚年坐下来写了一部《春秋》。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自见于后世”的愿望达到了。正如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所以从汉朝起，历史的统治者就一朝胜过一朝地利用这“圣人之道”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尽管孔子生前是一个不得志的“布衣”。死后他的思想却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他的后代子孙也靠了他的“余荫”，在汉朝就被封为“褒成侯”，后代又升一级做“衍圣公”。两千年世袭的贵族，也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现象了。这一切也都在孔庙建筑中反映出来。

今天全中国每一个过去的省城、府城、县城都必然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红墙黄瓦的孔庙，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规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庙还大得多。在庙的东边，还有一座由大小几十个院子组成的“衍圣公府”。曲阜城北还有一片占地几百亩、树木葱幽、丛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几代嫡长子孙都埋葬在这里。



现在的孔庙是由孔子的小小的旧宅“发展”出来的。他死后，他的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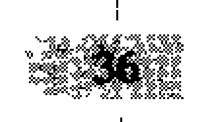
生就把他的遗物——衣、冠、琴、车、书——保存在他的故居，作为“庙”。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过曲阜时杀了一条牛祭祀孔子。西汉末年，孔子的后代受封为“褒成侯”，还领到封地来奉祀孔子。到东汉末桓帝时（公元一五三年），第一次由国家为孔子建了庙。随着朝代岁月的递移，到了宋朝，孔庙就已发展成三百多间房的巨型庙宇。历代以来，孔庙曾经多次受到兵灾或雷火的破坏，但是统治者总是把它恢复重建起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初），孔庙在一次兵灾中毁了之后，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庙的规模基本上是那时重建后留下来的。

自从萧何给汉高祖营建壮丽的未央宫，“以重天子之威”以后，统治阶级就学会了用建筑物来做政治工具。因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来维护封建制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个新的皇朝在建国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庙堂，以阐“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时候，也常常重修孔庙，企图宣扬“圣教”，扶危救亡。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是企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个，当然，蒋介石的“尊孔”，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当时的重修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庙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纪录”外，现存的建筑物也可以看作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建筑标本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一共占地将近十公顷，前后共有八“进”庭院，殿、堂、廊、庑，共六百二十余间，其中最古的是金朝（一一九五年）的一座碑亭，以后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建筑都有。

孔庙的八“进”庭院中，前面（即南面）三“进”庭院都是柏树林，每一进都有墙垣环绕，正中是穿过柏树林和重重的牌坊、门道的甬道。第三进以北才开始布置建筑物。第一部分用四个角楼标志出来，略似北京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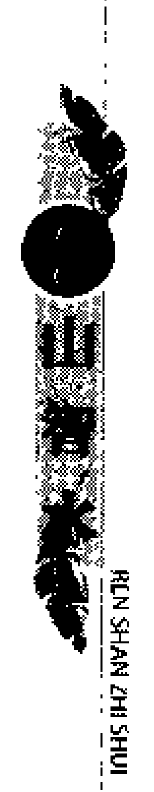
禁城，但具体而微。在中线上的是主要建筑组群，由奎文阁、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和大成殿两侧的东庑和西庑组成。大成殿一组也用四个角楼标志着，略似北京故宫前三殿一组的意思。在中线组群两侧，东面是承圣殿、诗礼堂一组，西面是金丝堂、启圣殿一组。大成门之南，左右有碑亭十余座。此处还有些次要的组群。

奎文阁是一座两层楼的大阁，是孔庙的藏书楼，明朝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年）所建。在它南面的中线上的几道门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组，除杏坛和圣迹殿是明代建筑外，全是清雍正年间（一七二四至一七三〇年）建造的。

今天到曲阜去参观孔庙的人，若由南面正门进去，在穿过了苍翠的古柏林和一系列的门堂之后，首先引起他兴趣的大概会是奎文阁前的同文门。这座门不大，也不开在什么围墙上，而是单独地立在奎文阁前面。它引人注意的不是它的石柱和四百五十多年的高龄，而是门内保存的许多汉魏碑石。其中如史晨、孔宙、张猛龙等碑，是老一辈临过碑帖练习书法的人所熟悉的。现在，人民政府又把散弃在附近地区的一些汉画像石集中到这里。原来在庙西矍相圃（校阅射御的地方）的两个汉刻石人像也移到庙园内，立在一座新建的亭子里。今天的孔庙已经具备了一个小型汉代雕刻陈列馆的条件了。

奎文阁虽说是藏书楼，但过去是否真正藏过书，很成疑问。它是大成殿主要组群前面“序曲”的高峰，高大仅次于大成殿；下层四周回廊全部用石柱，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

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轲……等“十二哲”，它是一座双层瓦檐的大殿，建立在双层白石台基上，是孔庙最主要的建筑物，重建于清初雍正年间雷火焚毁之后，一七三〇年落成。这座殿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前廊的十根精雕蟠龙石柱。每根柱上雕出“双龙戏珠”。“降龙”由上蟠下来，头向上；“升龙”由下蟠上去，头向下，中间雕出宝珠；还有云焰环绕衬托。柱脚刻出石山，下面由莲瓣柱础承托。这些蟠龙不是一般的浮雕，而是附在柱身上的圆雕。它在阳光闪烁下栩栩如生，是建筑与雕刻相辅相成的杰出的范例。大成门正中一对柱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殿两侧和后面的柱子是八角形石柱，也有精美的浅浮雕。相传大成殿原来的位置在现在殿前杏坛所在的地方，是一〇一八年宋真宗时移建的。



现存台基的“御路”雕刻是明代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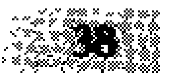
杏坛位置在大成殿前庭院正中，是一座亭子，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现存的建筑也是明弘治十七年所建。显然是清雍正年间经雷火灾后幸存下来的。大成殿后的寝殿是孔子夫人的殿。再后面的圣迹殿，明末万历年间（一五九二年）创建，现存的仍是原物，中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画石一百二十幅，其中有些出于名家手笔。

大成门前的十几座碑亭是金元以来各时代的遗物；其中最古的已有七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孔庙现存的大量碑石中，比较特殊的是元朝的蒙汉文对照的碑，和一块明初洪武年间的语体文碑，都是语文史中可贵的资料。

一九五九年，人民政府对这个辉煌的建筑组群进行修葺。这次重修，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修：过去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反动政权，而今天则是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对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给予应得的评定和保护。七月间，我来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孔庙，看到工程已经顺利开始，工人的劳动热情都很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彩画工人中有些年轻的姑娘，高高地在檐下做油饰彩画工作，这是坚决主张重男轻女的孔丘所梦想不到的。

过去的“衍圣公府”已经成为人民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办公的地方，科学研究人员正在整理、研究“府”中存下的历代档案，不久即可开放。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上次来时，曲阜是一个颓垣败壁、秽垢不堪的落后县城，街上看到的，全是衣着褴褛、愁容满面的饥寒交迫的人。今天的曲阜，不但市容十分整洁，连人也变了，往来于街头巷尾的不论是胸佩校徽、迈着矫健步伐的学生，或是连唱带笑，蹦蹦跳跳的红领巾，以及徐步安详的老人，……都穿的干净齐整。城外农村里，也是一片繁荣景象，男的都穿着洁白的衬衫，青年妇女都穿着印花布的衣服，在麦粒堆积如山的晒场上愉快地劳动。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

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近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

最显著的变化，还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

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亭坊，有许多形态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正是一片久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

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

秋色正在怀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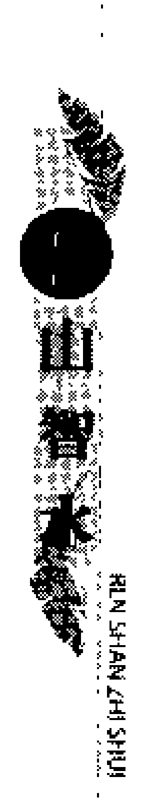
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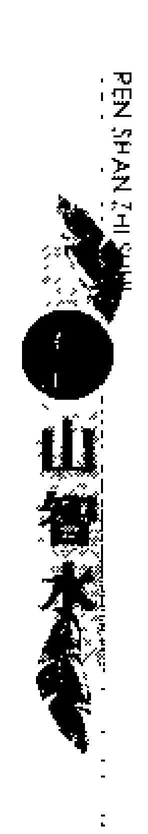
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近了这种动摇的边沿。

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

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

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





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不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

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决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杈的地方，那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桠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桠。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柑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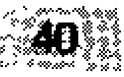
我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

像这样地显明而急速地变化着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娑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面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更是丹黄满眼了。

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为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亦……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

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到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



的。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做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零落，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力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

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着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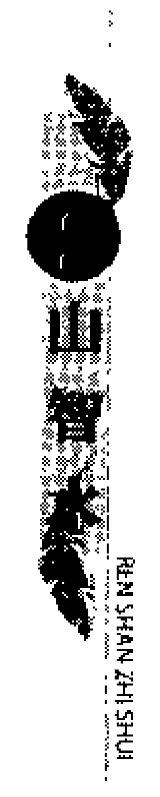
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罢。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十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咱种欢快的感情啊！

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叹惜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广大人民，都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参与着雄伟的新社会建设工程。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觉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

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句），这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



黄叶村”（苏轼句），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此外，如像“红树青山好放船”（吴伟业句）、“半江红树卖鲈鱼”（王士祯句）……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色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这房子里火炉还没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叹息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作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

巴东三峡

刘大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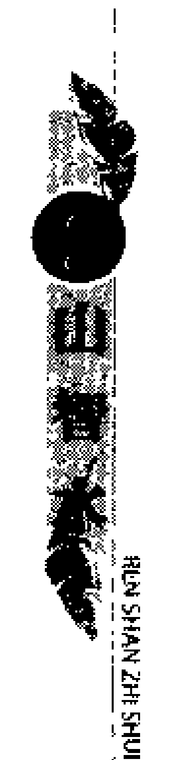
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学者、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三儿苦学记》，话剧《十年后》，学术论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文人思想论》，译作《雪莱诗选》等。

——入蜀散记之一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猴子现在虽说看不见了，三峡中山水的险恶形势，我想同往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在绿杨城郭桃杏林中的江南住惯了的人，一旦走到这种地方来，不知道要生出一种什么样的惊异的情感。好比我自己，两眼凝望着那些刀剑削成一般的山崖，怒吼着的江水，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宗教的感情，只有赞叹，只有恐怖。万一那山顶上崩下一块石头来，或是船身触着石滩的时候，那不就完了吗？到了这种地方，无论一个什么人，总没有不感到自己是过于渺小，自然界是过于奇伟的。

船身从宜昌上驶，不到一刻钟，山就高起来，绵延不断，一直到重庆。在这一千多里的长途中，以三峡的形势为最险恶。在三峡中，又以巫峡为最长，山最高，江最曲折，滩流最急，形势最有变化。船在三峡中，要走一整天，初次入川的客人，都紧张地站在船边上看，茶房叫吃饭也没有人理，我自己早就准备了几块面包，几枝烟，一本蜀游指南，坐在船边的靠椅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个饱。

开始是西陵峡，约长一百二十里，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黄猫峡，山虽高，然不甚险，江水虽急，然不甚狭。三游洞在焉。三游洞者何？唐白居易兄弟和元微之，宋欧阳修和苏东坡兄弟，都到此地游历过，所以有前三游后三游之称。可惜船过下牢溪时，不能停泊，只能从崖缝里隐约地望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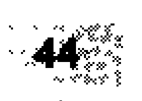


第二段是灯影峡。江北的山虽是险峻，都干枯无味。江南的山，玲珑秀丽，树木亦青葱可爱。黄牛峡黄陵庙在焉。古语有“朝发黄牛暮见黄牛”之语，现在并不觉得如何危险。不过南沱至美人沱一段，石滩较多，江流较急而已。在这一段，我最爱黄陵庙。在南岸一座低平的山上，建立一个小小的古庙，前面枕江，三面围绕着几百株浓绿的树木，最难得的，是在三峡中绝不容易见到的几十株潇洒的竹子，石崖上还倒悬着不少的红色紫色的花。庙的颜色和形式，同那里的山水，非常调和，很浓厚的带着江南的风味，袅袅不断的青烟，悠悠的钟声，好像自己是在西湖或是在扬州的样子，先前的紧张的情绪，现在突然变为很轻松很悠闲的了，船过黄陵庙的时候，我有两句即景的诗，“黄陵庙下江南味，也有垂杨也有花”。不过这情景也很短促，不到两三分钟，船就驶入西陵峡的第三段了。

第三段是空冷峡，山形水势，突然险峻起来，尤以牛肝马肺峡一处最可怕。两旁的山，像刀剑削成似的，横在江中，成一个极曲折极窄的门，船身得慢慢地从那门中转折过去。在江北那一面作为门的山崖上，悬着两块石头，一块像牛肝，一块像马肺。牛肝今日犹存，马肺已被外国人用枪打坏了。在陆放翁的《入蜀记》里，写作马肝峡，想是一时的错误。在离牛肝马肺不远，有一个极险的空冷滩。水从高的石滩上倒注下来，而形势极可怕。上水船在这里都必得特别小心。今年上半年，有三只小轮船都在这里沉了。他们行船的人有一句谚语，“青滩叶滩不算滩，空冷才是鬼门关”，那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想着往日的木船，真不知道如何走得过去的。

第四段是米仓峡，又名兵书宝剑峡，距离虽是不长，水势虽没有从前那么急，在山崖方面，却更加高峻。出了峡，山便低平，有一个小口，那便是有名的王昭君浣装的地方，叫做香溪。昭君村离此四十几里，在秭归县东北。杜工部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要亲自到这地方，才可以领略到前人用字之妙。一个赴字，把那里的山势真是写活了。那里的山峰，高的高，矮的矮，一层一层地就像无数匹的马在奔驰的样子。所谓赴荆门，那形势是一点也不假的。

船过了秭归和巴东，便入了最有名的巫峡，这真是一段最奇险的最美丽的山水画。江水的险，险在窄，险在急，险在曲折，险在多滩。山的好处，在不单调。这个峰很高，那个峰还要更高，前面有一排，后面还有一



排，后面的后面，还有无数排，一层一层地你围着我，我围着你，你咬着我，我咬着你。前面无路，后面也无路。四面八方，都被悬崖阻住。船身得转弯抹角地从山缝里穿过去。两旁的高山，笔直地耸立着，好像是被一把快刀切成似的，那么整齐，那么险峻。仰着头，才望见峰顶，中间是一线蔚蓝的天空。偶尔看见一只黑色的鸟，拼命地飞，拼命地飞，总觉得它不容易飞过那高的峰顶。江水冲在山崖上，石滩上，发出一种横暴的怒吼，有时候可以卷起一两丈高的浪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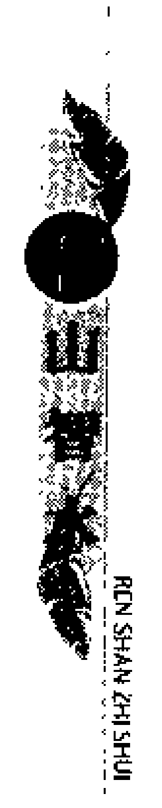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李太白这几句诗，要亲自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才知道他是写得真，写得深，写得活现。在这几句诗里，并没有夸张，没有虚伪，完全是用写实的笔，把巫峡这一段险恶奇伟的形势，表现出来了。

三峡里面的山，以青石洞一带为最高。有名的巫山十二峰，便分布在大江的南北岸。“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树倚绝壁”，正是这地方的写实。望着神女庙的一线白墙，好像一本书那么大，搁在一张山上，真好像是神话中的景致。高唐观在巫山县城西，连影子也望不见。最雄伟的，是松峦峰，望霞峰，朝云峰，登龙峰，翠屏峰，各自呈着不同的状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雄赳赳地耸立在那里，使人望了，发生一种恐怖的感情。

巫山的云，这一次因为天气晴爽，没有看到。据一位老先生说，看巫山的云，要在迷蒙细雨的天气。那时候，望不见天，望不见山峰，只见顶上云雾腾腾，有像牛马的，有像虎豹的，奇形怪状，应有尽有，那情形比起庐山来还要有趣。这一次因为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天上连云影也没有，几个极高的峰巅，我们可以望得清清楚楚。最可爱的，就是在那悬崖绝壁的上面，倒悬着一些极小的红花，映着古褐苍苍的石岩，另有一种情趣。任叔永先生过三峡有几句诗，写这情景极好：“举头千丈逼，注目一峰旋。红醉岩前树，碧澄石外天”，岩前红树，石外青天，要到这地方来，才可领略得到。语堂达夫两兄可惜未来，若到此境界，不知如何跳跃叫喊也？



过巫山即入瞿塘峡。此峡最短，不过十三四里。山势较巫峡稍低平，水势仍险急，因有夔门滟滪堆阻在江中，水不得平流之故。过瞿塘峡，北

岸有一峰突起，树木青葱，玲珑可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白帝城。那一段古城刘皇叔托孤的悲惨的故事，就表演在这个地方。山顶上有一古刹，为孙夫人庙。颜色为瓦白色的墙，隐约地从树林中呈现出来。我们走过的时候，正是下午六点光景，一道斜阳，照在庙前的松树上，那颜色很苍冷。远远地朝北望去，可以隐约地望见八阵图的遗迹。庙里的钟声，同夔府那边山上传来的角声，断断续续地唱和着，那情调颇有些凄凉。所谓英雄落泪游子思乡的情感，大概就在这种境界里产生的。

到白帝城，三峡算是走完了。山势从此平敞些，江面宽得多，水势也平得多了。满船的人，一到这地方，都感到一种“脱去危险”的愉快，心灵中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阵轻松。好像一个人从险峻的山顶上走到了平地，从一个黑暗的山洞里，走出了洞口似的，大家都放下心来，舒舒服服地喘了一口气。不到十分钟，船就泊在夔府的江岸了。天上一轮明月，正在鲤鱼山的顶上，放射着清寒的光。

镜泊湖

臧克家

臧克家（*1905－*　），山东诸城人，诗人。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短篇小说集《挂红》，散文集《臧克家抒情散文选》等。并有《臧克家文集》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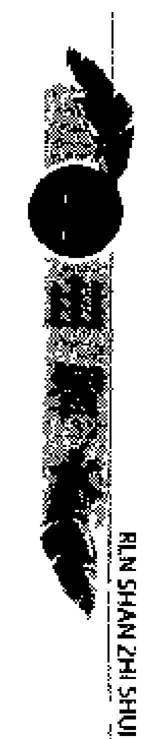
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茫茫千顷，气象万千的太湖，我都是闻名而心向往的。西湖，我曾经踏着苏堤端详过她那动人的姿容，孤舟深夜三潭上看过印月。至于大明湖，那是家乡的湖，我更是一个熟客了：盛夏划一条小船，在荷花阵里冲击，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何止一次和朋友们寒宵夜游，历下亭前狂歌当哭？

镜泊湖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七月间，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业建设，往返三千里，历时一个半月，以抱病之身，登山涉水，使朋友们为之惊讶，叹为“奇迹”。可是东北的同志们却对我说：“到了东北，看看镜泊湖，方不虚此行。”他们说镜泊湖的红鲫如何鲜美，他们给我唱了镜泊湖的赞歌。看景不如听景，我心动了。但一想到那遥远的途程我又踌躇起来，心里怀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惆怅。眼看着和自己住在同一旅舍的客人们一批双一批的出发了，里边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名医，他幽默地说：“不看镜泊湖我死不瞑目！”

“走！”他的话给我作了起身炮。

十小时的火车把我们从哈尔滨送到牡丹江。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像北大荒边边上的一朵花。“八女投江”的故事，使它名满天下。又是两小时的火车，我们已经和镜泊湖一同置身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县境了。

下了火车坐上“嘎斯六九”汽车。牡丹江昨天是好天，镜泊湖附近却落了雨。乍上来，这小卡车在二十几里的平展的公路上轻快地飞跑，高粱、谷子，一色青青，微风吹来，绿波粼粼，扩展到极处和青山与碧天相接，望着眼前的景色，心里惊叹着祖国的辽阔广大。已经接近初秋了，这



里的麦子刚刚上场、关里关外的气候，悬殊多大啊！小卡车好似一只蚱蜢舟，冲开碧波跳荡在绿色的大海里。一个庞然大物，老虎似的迎面而来，一时烟尘滚滚，风声呜呜。原来是一部大型柴油汽车，拖着五六节车厢，上面横躺着粗大的木材，它们高兴地离开森林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地撑天！三三五五朝鲜族的妇女，不时从车边走过，头上顶着罐子，走起来衣裙飘飘，大方而美丽。光滑的路走完了，接着是崎岖的沙泥路，一个坑就是一个小水塘，车子在上面蹦蹦跳跳，像在跳舞。

远远在望的青山看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已经走到山腰上，一盘又一盘地在步步升高。路两旁长满了奇花异草，有的像成串的珍珠，有的像红色的小灯笼，有的像蓝的吊钟，有的像金黄的大喇叭……它们用自己的美色和幽香列队在路的两旁向客人们热情的打招呼。一个猎人从深林里走出来了，长枪上挂着飞禽，身后跟一只猎犬。眼前的景色在游客心里引起清新的感觉，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印象连成了彩色的连环。但是，湖在哪里？

“我们在绕着她走呢。”迎接我们的那位同志回答。

车子转到了山顶，从司机座位上发出了一声：“看！”

呵，镜泊湖，从丛林的绿隙里我看到了你漫长的银光闪闪的腰身！你引领着汽车向它的终点疾驰，又好似望到了亲人，热情地追在车子后面，我的视觉，我的嗅觉，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浸沉在镜泊湖美妙的灵芬里了。

一栋又一栋木头房子，不同的式样，不同的颜色，别致、新颖，彼此挨近着，或隔一条小路对望。里面住着各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还有科学家、作家、教授和名医，他们来自北京、沈阳、哈尔滨……他们要在这幽静的湖边，度过夏季最后的一段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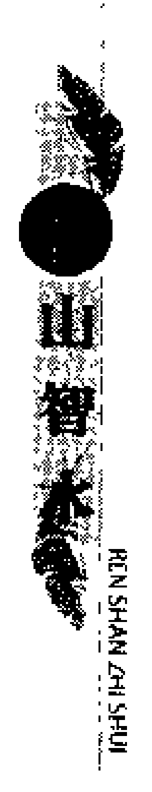
晚上，躺在床上，扭死电灯，湖光像静女多情的眼波，从玻璃窗上射过来，没有一声虫鸣，没有半点波浪声，清幽、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里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浑身舒畅，才知道自己就睡在她的温柔清凉的环抱中。

踏着满地朝阳走到她的身边。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向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曦从半空

里直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像一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震天巨响，地心里的水汹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她纵身在海拔三百五十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地横陈着她长长的玉体。她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僻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她的清静，时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

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深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菌子，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地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她养育着鳌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她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她可以把千条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挡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回“参”孩子、黄芩……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胜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

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粼粼水波，像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深似一点，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地在移动，低视湖心，另有一个天，云影在徘徊。两岸的峰峦倒立在湖里，一色青青，情意缱绻的伴送着游人。眼看到了尽头了，转一个弯，又是同样的山，同样的水，真想她来点变化呵，可是走到南北一百二十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她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她相比，一个像“春山低秀、秋水凝眸”的美艳少妇，一个像朴素自然、贞静自守的处子。镜泊湖，没有半点人工气，她所有的佳胜都是自己所具有的。岸上没有一座庙，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真有“犹恐脂粉污颜色”的意味。早晨，她可以给天仙当镜子从事晨妆，晚上，她可以给月里嫦娥照一照自己美丽的倩影。在炎夏的日子里，如果神话里的仙女到幽静的湖边来裸浴，管保没有人抱走罗衫使她们再也回不到天上去。



两岸山上，青翠欲流，树木丛茂，郁郁苍苍。这全是解放以后植育的“幼林”，那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木，敌伪时代，给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得净光！船，慢慢地走动着，微风轻轻地吹着，真是像画中游。湖面上，一片一片的小球藻在小汽船冲动了的水波上微微地荡漾，水里的大鱼，突然把它庞大的脊背突出水面来使人惊呼。水产公司，撒下了网子，浮标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听说昨天起网，一网就打到了二万四千斤鱼。想想看，如果是在夕阳的金光下，锦鳞闪闪，那景象该多美，多动人呵。

在湖左边的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几座瓦房，耀眼的红，给古朴单调的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景色。我们向司机同志发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水电站。抗日联军曾经在这里消灭过日本的一个守备队。”这话使我深思。使我想到，在哈尔滨参观了两次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烈士的形象和战斗的生平；使我想到，在牡丹江，在休养所里遇见过的那些抗日领袖人物，有的至今脸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留下的未愈合的伤口。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她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她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

镜泊湖上，也有八大名景，大孤山，小孤山，和长江里同名的小山相仿佛。珍珠门，两座圆突突的山，像两颗水上名珠，船从当中走过。最著名的是湖北口的那个天然大瀑布——“吊水楼”。我从彩色照片上，从名画家的画上早已欣赏过她壮丽的面容。镜泊湖水从二十米的簸箕背上一倾而下，像一面水晶帘子，水落潭中，轰然作响，烟雾腾腾，溅起亿万颗珍珠。她的声色不比庐山的瀑布差逊，虽然她的名声还不太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雨后，翻过一层山，有一道拦腰大水把人拦住，使你只能从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遥望着白茫茫的一点水影。是不是因为她太美丽了，自己不愿意轻易以真面目示人？我们在山上停了五天，天天去探水，水势无意消退，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只好怀着美中不足的遗憾，怅惘地辞别了镜泊湖。这“吊水楼”也许她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想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



雨中登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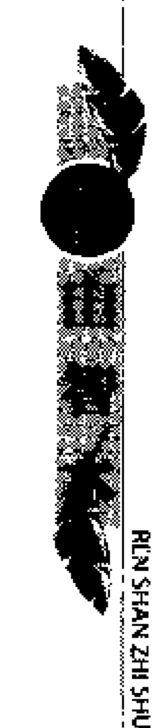
李健吾

李健吾（*1906－1982*），山西省安邑县人。现代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曾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和西洋文学系，并留学法国。长期在大学任教。他写过不少剧本，潜心研究和翻译外国古典文学和戏剧。译作有《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包法利夫人》、《莫里哀戏剧集》等，散文集有《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等。

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惜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

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挎起背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坊出发了。

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濛濛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坊，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铺下去，碰着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这里叫作虬在湾：据说虬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掷翻腾，像又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喑恶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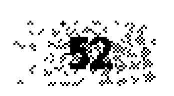
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种瑰奇的景色。

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这里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两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作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

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坊：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挡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朝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嶒，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訇訇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影影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紧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更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墨山水。蹚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经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字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抖擞精神，一气走过壶天阁，登上黄岘岭，发现沙石全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

靠住二天门的石坊，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又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云薄了，雾又上来。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面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跳跳蹦蹦，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了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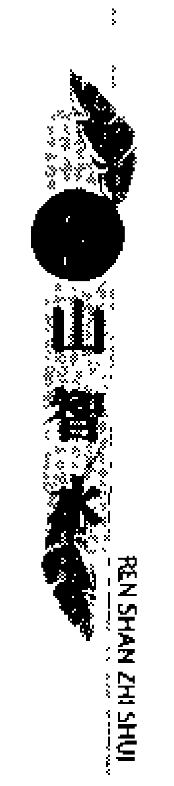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子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水流，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四望，半空挂着一



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想凑近了看，隔着辽阔的山沟，走不过去。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个正着。水面有两三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的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到南天门。

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上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也有，什么颜色也有，挨挨挤挤，芊芊莽莽，要把巉岩的山石装扮起来。连我上了一点岁数的人，也学小孩子，掐了一把，直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在山涧里，随水漂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的，却是那些“吸翠霞而夭矫”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隙缝，身子扭的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紧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搭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应劭引用马第伯在《封禅仪记》里的话，这样形容：“仰视天门，窔辽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应劭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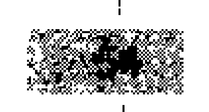
心还在跳，脚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新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



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笊篱，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小的只有炕几，后墙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忽忽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封台让你想像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会有一块石碣，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池叫作洗头盆，据说玉女往常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作白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桂阳三日述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四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淙河，是汶河。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划脚，说长道短，虚象和真象一时都在雾里消失。

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样壮丽了。小瀑布不见，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的。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

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布，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玉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格外感到意兴盎然。



扇子崖

李广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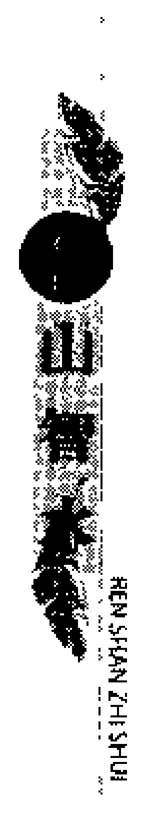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散文家、学者。有散文集《画廊集》、《回声》，短篇小说集《金坛子》，学术论著《文学枝叶》等。

八月十二日早八时，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

从中天门至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得出来，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起来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昭便险哪险地喊着了。

昭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来的好梦，她说凭了她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昭正这样说着时，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山头上的绿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儿啊。”一边说着，指给昭看，昭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哪！朝阳给照得发着宝光呢。”仿佛惟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她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后，又向前进发。

我们缘着悬崖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一个美丽的记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某日的傍晚，太阳已落到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径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则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但见衣裳飞舞，不闻人声嘤嘤。假如嘤嘤地谈着固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她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她们是白种妇女，天之骄子。



我们继续进行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人行，而必须蹲下去用手扶地而动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砥，稍一不慎，便有坠人深渊的危险。过此一段，则见四面皆山，行路人便已如落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着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五六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三四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边却又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式样的白色茅屋时，也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什么人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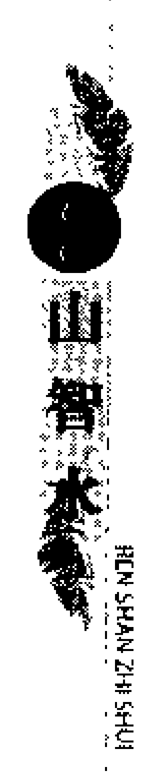
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近那些茅屋时，便已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均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香的乡下人，那是我们的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条编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香馃，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出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几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肴馔，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他们来到这些茅屋旁边，这里望望，那里望望，连人家的窗子里也都探头探脑地窥看里边，谁也不说话，只是觉得大大地稀罕了。等到从茅屋里走出几个白种妇女时，他们才像感到被逐似的慢慢地走开。我们缘着盘道下行，居然也走到人家的廊下来了。那在有桌有椅，坐一个白种妇人，和一个中国男子，那男子也如一个地道的家人一样打扮，正坐在一旁听那白种妇人讲书。那桌上卧着一本颇厚的书册，十步之外，我就看出那书背上两个金色大字，“**Holy Bible**”。那个白种妇人的 **God God** 的声音也听清了。我却很疑惑那个男子是否在诚心听讲，因为他不断地这里张张，那里望望，仿佛以为鸿鹄将至似的，那种傻里傻气的神气，觉得可怜而又可笑。我们离开这里，好像已走人了平地，有一种和缓坦荡的喜悦，虽然这里距平地至少也该尚有十五里路的样子。

这时候，我们是正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砥上流过，将石面刷洗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人深潭，则成澄绿颜色，均

极其好看。东面诸山，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扇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觉得有些傲岸。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为两行榛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榛树均生得齐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极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得到那道洪流在西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见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织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儿。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荫，下有红白杂花点树，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娜娜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均极平坦，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昭说："这便是我们的家呀，假如住在这里，只以打柴捉鱼为生，岂不比在人间混混好得多多吗?"姑不问打柴捉鱼的有否苦处，然而这点自私的想头却也是应当原谅的吧。我们坐在人家林荫路上乘凉，简直恋恋不舍，忘记是要到扇子崖去了。

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觉。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黑龙潭了。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泻下，形成一条白练似的瀑布，注人下面的黑龙潭中。据云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故作深绿颜色。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因为这里非常危险，故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稍逾石纹，便可失足坠潭，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盘道了。这时候天气正热，我们也走得乏了，便到一家霍姓人家的葫芦架下去打尖。问过那里的主人，知道脚下到中天门才不过十数里，上至扇子崖也只有三四里，但因为曲折甚多，崎岖不平，比起平川大路来却应当加倍计算。

上得盘道，就又遇到来来往往的许多香客。缘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上山的辛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人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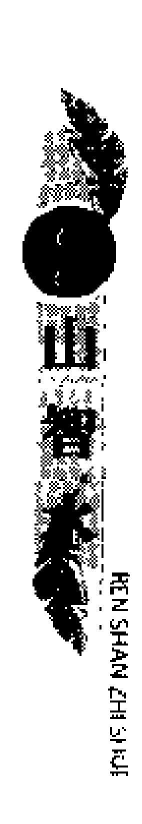


亮。我们为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的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能知道这个，这都是人家南方人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人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方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那个南方人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是一棵棘针树，等那棘针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棘针，就向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个南方人答应三年来之后打开扇子崖，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个南方人却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人家下山，就只好怏怏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棘针，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得，一定早把那树伐下去开石门了。

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时，才遇见一个讨乞的老人。那老人哀求道："善心的老爷太太，请施舍吧。这山上就只我一个人讨钱，并不比东路山上讨钱的那么多！"他既已得到了满足之后，却又对东山上讨钱的发牢骚道："唉，唉，真是不讲良心的人哪，家里种着十亩田还出来讨钱，我若有半亩地时也就不再干这个了！"这是事实，东山上讨钱的随处皆是，有许多是家里过得相当富裕的，缘路讨乞，也成了一种生意。大概因为这西路山上游人较少，所以讨乞的人也就较少吧。比较起来，这里不但讨乞的人少，就是在石头上刻了无聊字句的也很少，不像东路那样，随处都可以看见些难看的文字，大都古人的还比较好些，近人的则十之八九是鄙劣不堪，不但那些字体写得不美，那意思简直就使自然减色。在石头上哭穷的也有，夸富的也有，宣传主义的也有，而胪列政纳者在在有。至于如"某某人到此一游"之类的记载，倒并不如这些之令人生厌。在另一方面说，西路山上也并不缺少山涧的流泉和道旁的山花，虽然不如东路那样显得庄严雄伟，而一种质朴自然的特色却为东路所没有。

至于登峰造极，也正与东路无甚异样，顶上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好看处也还只在于“望远”，何况扇子崖的绝顶是没有方法可以攀登的，只到得天尊庙便算尽头了；扇子崖尚在天尊庙的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倚，高矗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中爬过，可以望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奇险，人立其下，总觉得那矗天矗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倾坠了下来似的，有懔然恐怖之感。南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据云古时有一少年，在此打柴，把所有打得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一阵神火把满谷的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昭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庙南行，去看月亮洞。

天尊庙至月亮洞不过半里。叫做月亮洞，也不知什么原因，只因为在洞内石头上题了“月亮洞”三个字，无意中便觉得这洞与月亮有了关系。说是洞，也不怎么像洞，只是在两山衔接处一个深凹的缺罅罢了。因为那地方永久不见日光，又有水滴不断地从岩石隙缝中注下，坠入一个小小水潭中，铿铿然发出清澈的声音，使这个洞中非常阴冷，隆冬积冰，至春三月犹不能尽融，却又时常生着一种阴湿植物，葱茏青翠，使洞中如绿绒绣成的一般。是不是因为有人想到了广寒宫才名之曰月亮洞的呢，这当然是我自己的推测，至于本地人，连月亮洞的这个名字也并不十分知道。坐月亮洞中，看两旁陡岩平滑，如万丈屏风，也给这月亮洞添一些阴森。我们带了烧饼，原想到那里饮泉水算作午餐，不料那里却正为一伙乡下香客霸占了那个泉子，使我们无可如何。香客中的一个，约有四十多岁年纪，不但身量太矮，脸相也极丑陋，而且顶奇怪的是在左眼上边生一个肉瘤，正好像垂下来的肉布袋一般，把一只眼睛遮盖得非常严密，令人看了觉得有些可怕，那简直像什么人的鬼趣图中的角色了。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可用，却又最爱用他那惟一的眼睛，大概在他的眼里我们也成了什么鬼怪的缘故吧，他一刻不停地用一只眼睛望着我们。这使我们很窘，尤其是昭，她简直害怕起来了。其他的香客虽然都生得平头正脸，然而用了鄙夷的眼光望着我们的那种神色，也十分讨厌。我们并不曾久留，只稍稍休息一会便走开了。



回到天尊庙用过午餐，已是下午两点左右，再稍稍休息一会，便起始

下山。

在回家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时候也正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屹然独立，四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蔽，有时又偶一露面，真是“却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愈远，则那青碧颜色更显得深郁，而那一脉青烟也愈显得虚灵缥缈。不能登上绝顶，也不愿登上绝顶，使那不可知处更添一些神秘，相传这山里藏着什么宝贝，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了吧。道路两旁的草丛中，有许多蚂蚱振羽作响，其声如聒聒儿，清脆可喜。一个小孩子想去捕捉蚂蚱，却被一个老妈妈阻止住了。那老妈妈穿戴得整齐清洁，手中捧香，且念念有辞，显出十分虔敬样子。这大概是那个小孩的祖母吧，她仿佛唱着佛号似的，向那孙儿说：

“不要捉哪，蚂蚱是山神的坐骑，带着辔头架着鞍呢。”

我听了非常惊奇，便对昭说：“这不是很好的俳句了吗？”昭则说确是不差，蚂蚱的样子真像带着鞍辔呢。

过长寿桥，重走上那条仅可容足的小径时，那小径却变成一条小小河沟了。原来昨日大雨，石隙中流水今日方泻到这里，虽然难走，却也有趣。好容易走到那有林荫路的小村，我们又休息一回。出得小村，又到那一道洪流旁边去捧水取饮。

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是傍晚时分。因为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约言完全忘了，昭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她非要我去履行约言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崖，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铃状花，我们给它起名字叫做“紫玉铃”；其二，是白色钟状花，我们给它起名字叫做“银挂钟”。

回到住处，昭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

“我终于拾到了宝贝。”

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铃’‘银钟’会叮当响。”

昭问：“怎么响？”

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

泰山风光

吴组缃

下午两点钟，我的老朋友来找我。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寂寞古城中，这是我惟一的一位老朋友。我说：

“多天没见了啊，近来怎么样？”

“我告诉你，我沾了那几位教官先生的光，搬到泰山住下了。你到这里这些天，还不曾陪你好好逛过泰山，今天特意约你去玩玩。——这几天山上真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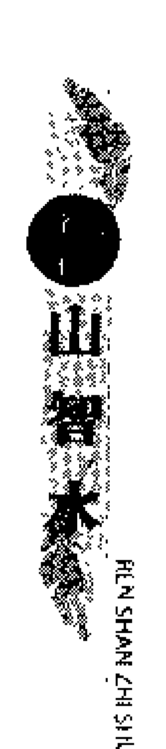
“是不是还是上次说的那个庙。你们叫勤务兵去和道士说，道士不是不大欢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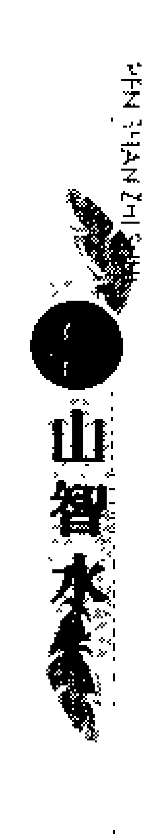
“不欢迎自然要叫他欢迎！教官先生里面一位足智多谋的，想了个主意。第二天，我们亲自去找那道士，说：‘当家的，咱们营房里的屋子已经不够住了，打算开一连弟兄到你们庙里来。你的房子是空的，你不给住，难道叫我们去占人家民房吗？——我们现在来看看，看的合了意就把咱们的屋子让他们，咱们搬到这里来。弄得咱们不高兴，咱们就不搬了，让他们搬吧，横竖一样的。’那道士还算是个知趣的人，给这么一说，立时竭诚欢迎起来，‘那，教官们愿意来住，俺们接都接不到。’……哈哈哈，欺善怕硬，就是这个世界么！”

“那房子还好？”

“房子好，空气好，样样好。比起城里这些破笼子，简直是瑶台玉阙了。——你去看看就知道。”

多天没出门，一到街上，情景有点两样。窄狭的石板街路上来来往往挤满了一种乡下人。他们的样子打扮都大同小异：干枯的瘦黑的脸，敝旧的深色的棉衣。有仅仅只穿一件黑布棉袍的；有在棉袍上面再套一件庞大的黑布棉马褂的。有戴毡帽的，有戴瓜帽的。帽上，衣折上，都堆着一层灰黄色的尘土。有些没戴帽，裸着一头缟色头发（间或还有拖着辫子的）；





有些老年的，焦黑的口唇盖着一丛蓬松黄胡子。胡子上，头发辫子上，要是仔细看，也是沾着一层灰土。有的拄着龙头木拐，手里拿着一些粗劣的玩具之类；有的肩上背一只小小的褡裢，里面装着干粮，铜钞；有的拦腰系一根带子，背后歪插一根旱烟袋。他们的眼眶深陷，放着钝滞呆板的黯光。脸是板着的，严肃而又驯善。在街上挨挨挤挤的走着，每一个步子都跨得郑重而且认真，他们也不笑，也不说话，除非在货摊上买东西论价的时候。

这是一条城中惟一的大街。排着一些门面低矮狭浅的古老店铺。店铺大都是京广洋货铺，书籍纸张铺，图章铺，杂货铺。他们不大进这些铺子买东西，所注意的只是货摊子。这种货摊子都摆在店铺的门口。有的是店老板特意为他们设来应市的，有的是别的小本货贩摆设的。货摊种类不同，要都以小孩玩具为主。铜质的小锣小铛；洋铁的花瓶烛台；泥制的哈叭狗，不倒翁，屁股上能吹出声音来的小雀子；柳条编的元宝小篮；木头大刀，木头小鼓，木头拐杖，木头碗盏，——都用红绿颜料涂得很花骚。除了这一类丑陋粗劣的土货而外，那些京广洋货铺门前的摊子上却摆着另外一种玩具：小汽船，小飞机，皮球，洋娃娃，七星摇铃，翻杠子的小东洋佬，……一些又精巧又古怪的橡皮或赛璐珞的玩意儿。对于这类东西，他们很少过问，顶多也不过站着看一回。——这时候那贩子连忙把发条开足，那小小东洋佬就卖命的“格搭！格搭！”翻起杠子来。看的人松开板着的丑脸，笑得那种傻样子。于是同伴里面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牵一牵衣裳角，走了过去。

这条古旧的大街，平常给我的印象就是个灰黑色。现在堆上这些灰黑色的人——灰黑色的皮肉，灰黑色的衣着，灰黑色的神情。——使我忽然觉得连空气阳光都变成灰黑色的了。

转了几个拐，出了大街，来到岱庙跟前。岱庙是靠着城墙再套一道小城墙，所谓“大圈圈套一个小圈圈”，宛如北京的紫禁城。外墙上平列着三道大门，三道甬路直通到里面。大门口，甬道旁，满都是上面说过的那种货摊；货摊中间的窄路上满都挨挤着上面说过的那种灰黑的人。

岱庙里面一片锣声，鼓声，喧嚷声，灰土飞舞。

空场上东一堆西一堆，有耍把戏的，有卖西洋景的，有唱“托傀儡”

的，有说书的，有摆弄刀枪卖跌打损伤狗皮膏药的。……围成这些圈子的，也大般就是那些灰黑色的乡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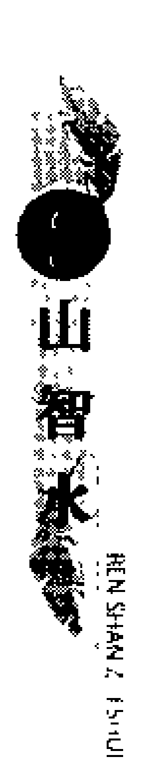
我和朋友随便挤进了一个人圈子。圈子中间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戴一副古式墨晶眼镜，握着一把黑油纸折扇，敲着手心，正在那里说得唾沫乱飞。这人身前没案桌，上面没布篷，不像说书的。围着的听众，都一个个挺着脖子，聚精会神。有的独自点着头，有的愣着两只钝滞的眼睛，无不深深受着感动，五体投地的悦服。我仔细倾听，那人一口济南腔，说得斯斯文文：

"……诸位伯叔兄弟，照小弟这话看来，可见天是没错的，神明是有眼的。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今中外，贫富贵贱，都逃不出这个理数。可是世上人能把这道理记在心里的，却是很少。弄到现在，这里土匪，那里兵戈，哄吓诈骗，奸淫掳掠，卖朋友，欺官府，打娘骂老子，……诸位伯叔兄弟，你做了这些恶孽，别人没法奈何你，你说天可管得了你？神明可放了你？……要不然水旱兵劫，小灾大难，都是那里来的？……所以有一分善行，有一分善报；有一寸善心，有一寸善果，就譬如今天，小弟代表敝社同人在这里和诸位宣说这番道理，这么大的太阳，这么大的尘土，俺说得唇焦口干，腰痛背胀，不想诸位一个大子。——等一回，这地下的书还要奉送，不取分文。——俺不是个疯子吗？俺不是个傻子吗？……请诸位想想看。……"

我挤进一步，颠起脚跟，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这才看见那地上四个小石头平平正正压着一张长条白布，上写道："山东济南崇善社宣讲团。"旁批黑字：一边是"大难降临"，一边是"善者得福"，字旁密密圈着红圈。脚下又有一块布巾，上面推着两迭黄面线装小书。书名《万善同归》。

"这是怎么一个玩意儿？平常倒没见过似的，"挤了出来，我问我的朋友道。

"什么玩意儿？"朋友很熟悉的答道："很简单的一个玩意儿，一些已经'得了福'的富绅阔老，阔老的太太姨太太，诸如此类，看见世界不成个世界了，看见人们饥寒交迫，都要沦为土匪盗贼了，所以慈心大发，一片古道热肠的弄起这么个鸟社花钱雇了些人到处宣善，免得老百姓不安



分，自造罪孽。现在这里是泰山娘娘的香火盛期，鲁西鲁东，甚至河北河南等外省各地农民都来朝山敬香，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

朋友说着话，把我带进一座芦席棚里，棚子的四壁，上上下下密密丛丛挂着大红大绿的画子。画子都是手绘的。《麒麟送子》，《八仙》，《关二爷看〈春秋〉》，《富贵有余》，《招财进宝》之类，另外还有歪脸歪嘴的胖娃娃，驼背扭腰的四季美人。那些人物无不奇形怪状，带着浓重的设色，给人一种浑身觉得痛楚的强烈激刺。

棚子里面川流不息走动着人，比那里的人还多。这时我们旁边一个衔着旱烟袋的老头子同两个年青的黑汉子正在那里瞪着眼珠满壁鉴赏，神气又是严重又是慌乱。弄了半天，决不定那一张好。最后一个年青的牵一牵另一个年青的衣角，指了壁上四张美人画子叫他看。那美人手里都抱着或牵着一个小孩子，大红腮巴，大红眼皮，大红口唇，绿衣，红裙，裙下两只小得不像话的红绣鞋。看了一回，这个年青的在那个年青的耳根下嘟哝一下，那个年青的就去告诉那老头子，大约是说哥哥想买这四张画。老头子走过来仔细端详一回，摇着头，在四张里面指定了一张，问伙计什么价钱。

“要买就四张一起买。”

“只买这一张呢？”

“一张不卖的。”

那老头子嘟哝起来，埋怨他的儿子：“一张不就够了？要四张做什么？这又不是吃的！……”嘟哝着，就走过去指了他自己原先看好的一张。那是一张《富贵有余》：几个奇形怪状的胖孩子合掰了一条大鲤鱼。伙计取下这张来，索价一吊五（五十文为一吊）。老头子把舌头一伸，一面数着那上面胖孩子的数目，数了两次，一共五个半留着“一片瓦”的歪脑袋（身体四肢都画得乱七八糟，除了数脑袋，就没法点得出数目来的）。老头子说：

“大前年俺买了一张七个的，只有七个大子。红的比你这个还多些。”说着话就要走。

“老乡，”伙计说，“货色也有好丑，你只管脑袋数目就对了？——回来，回来，你瞧着给，没有什么意思。”

“五个大子儿。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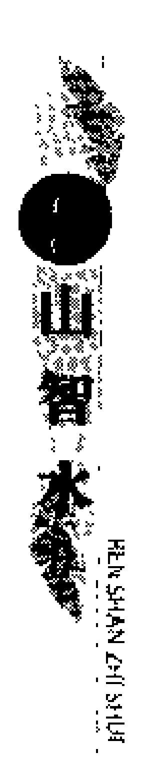
“你再看看，你看我这上面的小孩子多——多——这鲤鱼！——咳，你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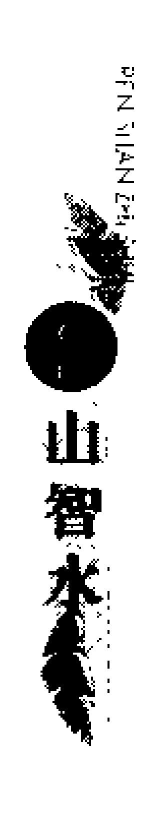
罗唣了半天，好容易十个大子成就了这笔交易。

出岱庙，走进北门。原来北门内外一段街道就是这些香客们的大本营。那些低黯的卖香烟卖花生的小铺子，如今都打出黄纸黑字的招牌：“××香客老店”。店门口，店堂里，进进出出，坐的站的全是这些黑衣黑肉的不大说话的乡下人。天主堂，圣公会，都趁机会在这一带大肆活动，雇了些人满街散发《马可全书》《天国福音》之类的书，也有坐在店堂里和香客们讲道的。

一时也无心细看，和朋友从岱宗坊走上盘道。早先听说，这条盘道上的人家都以在香期中乞钱为职业，自七八十岁的老老以至三四岁的小孩都做这项营生。每人每期所人最好的可多至六七十元以至百余元。很多人家就以此起家，买地筑屋，变做小康。男人则大半不做事，终天悠悠忽忽，过无忧无虑的现成日子。据说这是乾隆爷封了的。现在我眼前的情形却大谬不然，我只看见很少的几个残废的乞丐——有瞎眼的，有没脚的，——坐在路旁，磕头叫嚷，为状甚苦。看看他们身前的乞盘里只有一些“煎饼”的碎片和“麻丝结”之类，虽也有铜钞铜钱，但如月夜的星斗，点得出的几颗。那些乞丐一边偷空拿“麻丝结”在膝上搓细索（为自己扎鞋底之用，或卖给人家），一边胡乱把“煎饼”抓了塞在嘴里，咀嚼着。每有人过，就磕头叫嚷起来。往往叫了半天，无人理会。有一种带有小孩的，自己没讨得着，就叫小孩跟了人家走。这种小孩都不过四五岁，连走路都走不稳，却因要追赶行人，不得不舍尽气力，倒倒歪歪的快跑，一面喘气跑着，一面“舍一个钱吧，舍一个钱吧！”的叫着，一面还要作揖，打恭，到了相当的时候，又还要赶拦上去，跪下，磕一个响头。这种烦重工作的结果，十回有九回是苦窘着小脸空手而回。因为等他磕过头爬起来时，那行人已经早在远远的前头，再也追赶不上了。

这样的一种不景气的情形，说是能有那么多的收人，说是可以依此为业，变成小康人家，想起来未免离奇不经。我把这话问我的朋友，朋友道：





"那一点不假。这是真正的乞丐，那说的都是'丐官'；我叫他们'丐官'，等一回你就明白的。今天晚上你好歹别回去了，半夜咱们起来，看香客上山，那时候你会看见许多有趣的把戏。"

朋友这样说着，其时正有一个清秀的青年人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朋友指着这个低声说：

"你看看这人像个干什么的？"

我一边注意这人，一边赶了几步，走到他前头。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西洋头，苍白清秀的脸，穿一件时髦的青灰色新棉袍，黑丝绒鞋子，一只又白又瘦的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口唇里悠闲的吹着哨子，看样子意像本地一位少爷公子或小老板之类。

这时已经过了玉皇阁，盘道两旁开始有了人家。石头垒起的墙（本地建筑，多以石垒墙，俗谚："泰安有三宝，石头垒墙墙不倒……"），茅草屋顶，——也有盖瓦的，——虽然朴素，但看去很是整齐。家家门框上都贴了新的春联，红红绿绿好不热闹！那苍白清癯的青年汉子就走到一个高门阶的门前，推开两扇新油漆的黑大门，走了进去。

朋友道："这才是你刚才说的乾隆皇帝封了的丐家。你看看吧，像不像乞丐？不像吧？可是他们的祖宗以至他们自己，除了乞钱而外什么事也没干过。他们就一直安逸舒适的寄生在那些傻瓜的身上的。"

左边连着一排屋子都是店铺的派头，敞着三间门面，里边满墙满壁都挂着些大大小小的元宝纸锭，不用说，也是备办了卖给那些敬香的傻瓜的。其中一家店堂里坐着两个妇人，一个年老的，团面白肉，满身福相；一个年青的，抱着一个小孩，穿着都很不错。门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不但白皮细肉，体面干净，而且旗袍皮底鞋，简直是本地十分摩登的了。这姑娘站在那里，和一个男子说笑。男子三十多岁，躺在一把帆布椅上，两腿高高的架着大腿，手里拿着一本"一折书"本的《施公案》在看。朋友告诉我，刚才那个苍白清瘦的青年就是这人家的。这是店铺，那是住宅。"说了你不相信！"朋友说，"这人家有一顷多地，简直是家富户，说是小康之家，还小看了他们！"

这一路之上，都有男女香客下来。女的都穿着大袖大摆的衣裳，红绿棉纱带扎着裤筒，头上挺着一撅"平三髻"，下面一双零仃的小脚，用后



跟点着地，一步一个踉跄，看样子已经疲乏得不能支持。男的就是在城里看见的那种灰黑的人，一手拿着龙头木拐，一手挽着衣裳，也已经走得倒倒歪歪，看去两腿似乎有千钧的分量了。

除了男女香客而外，还有三三两两倦游归去的游客。游客和香客是迥乎不同的。这从外表上第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来。香客都黑皮粗衣，神情严肃得带有苦痛成分，无论从哪一点看显然都是乡下农人；游客则不然，洋鬼子，穿西服的摩登男女，穿绸着缎的白胖绅士，都坐着山轿，气派自然不同；就是那种步行的，也都是小市民或学生之流，一路上谈笑风生，纵然疲倦，但神情是愉快的。这分别，那些乞丐就十分清楚，他们犹如辨认两种不同类的动物一般。对于那种黑衣黑肉的乡下人，他们喊道：

"朝山进香的老爷太太呀，给我一个钱吧。各人修好各人的呀。……"

对于那些华洋绅商学各界的，则喊道：

"游山逛景的老爷太太呀，给我一个钱吧，可怜可怜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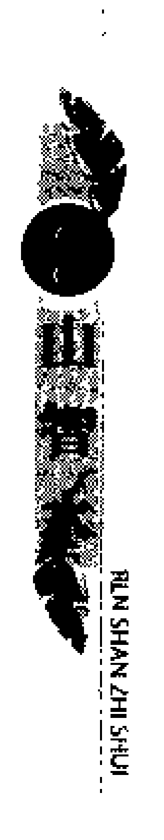
这个认识给我极大的兴趣。我心里想：原来上泰山的人有两种：一种目的是朝山进香，一种是游山逛景。朝山进香的都是农民，游山逛景的则属华洋绅商学各界。我把这话告诉我的朋友，问他这是不是一个定则？

"原则上确是如此。但得有个注解：比如前数天×××和他二夫人来逛山，就在我住的庙里拜了菩萨，进了香。巨绅富商也间有来烧香的，但不只烧香，也带有逛山的目的。他们烧香，无非是'以资表率'的意思。像×××，我知道得最清楚，从前是个思想很新的人物，菩萨不但不信，而且曾经打毁过的。——目的纯粹，专为朝山进香而来的确乎只有农民。"

这样的随口乱谈着，不一会就到了朋友住的庙里。

这庙在盘道之侧，规模很大，是顺着盘道上山的第一处大庙。正殿之前有大厅，大厅之前有戏台。左右两边则有敞大雅洁的院落和屋子。朋友住的是右边高阶台上去的院子。这院子高爽整洁，的确不坏，阶台之下一株夭矫婆娑的大古柏，据说是真正汉柏。院中有石桌，四边围以石凳，高大的柏树两株，梧桐，黄杨各一，正房四间，侧屋三间。朋友和他的几位教官朋友就分住了这个院子。房中窗明几净，家具应有尽有，都是借的庙里的。

那几位教官先生都是见过面的，彼此都如多年老朋友一般，一点不拘



束。勤务兵泡了新鲜“大方”，拿了“白金龙”出来，大家就围着石桌坐下，喝茶抽烟，乱七八糟的谈起来。

教官之中一位胖子，绰号哈代，一位瘦子，绰号劳瑞。瘦劳瑞语重心长的说道：

“他们这些庄稼汉呀，太可怜。饭吃不饱，不要紧；衣裳穿不暖，不要紧，菩萨是一定要信的。可了不得！瞧他们这些疯狂劲儿！唉，我见了，我心里就难过！这都是国家的主人呵，国家主人胡涂昏聩得这样子！开通民智，开通民智，一句话，还是要开通民智！”

“开通民智！叫谁去开通民智？”胖哈代嘻笑着反对道：“人家惟恐他们一朝不信崇菩萨呢！你没听说过吗？宗教是补助法律所不及的。所谓社会秩序，就要这么着才维持得住呀。假如一天他们真的不信菩萨了，他们耐烦辛辛苦苦的替你种田种地？到那时候，比方说吧，你能舒舒服服的住在这样好的地方过神仙日子？……”

瘦劳瑞一口茶没喝完，就生气似的抢白道：

“我舒舒服服的过神仙日子？老兄，你呢？你呢？你自己呢？”

这两位先生不知是真情还是闹着玩，说话老是不和气，一开口就要互相找岔儿抬杠子。我的朋友不愿意听他们这些大道理，另外提出一个问题道：

“真的，有一件事我老是想不明白。这样雄浑伟大的一座五岳之尊，怎么倒是一个娇嫩柔媚的娘儿们执管着？这个娘儿，所谓碧霞元君，到底出自何经何典？她的老爷是谁，是不是就是玉皇大帝？那么西王母和她又是什么关系？”

“中国这些神话，向来只是传说而已，那里有什么系统，任便一个王八蛋——比如说，和尚道士之类——信口来一个胡说八道，人家就拿来欺骗老百姓，盖起富丽堂皇的庙宇来，塑起活龙活现的偶像来，把戏就都这么玩起来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些傻瓜蛋为什么死乞白赖信奉着？……”劳瑞先生说得脸上青筋直跳。

“吓吓，吓吓，”哈代先生笑道，“这个你就不知道。泰山娘娘，老奶奶，碧霞元君，你瞧她秀眉细眼的，骚劲儿满身都是。原来她是个狐狸精，一个八千年的老骚狐！当初洪蒙初开，如来佛在云彩里看见泰山气派

好，就想占领掌管；可巧这骚狐也正在打这个主意。两下里争执了起来，没法解决。没奈何跑到玉皇大帝跟前请求判断。玉皇大帝说，你们俩谁先发现这座山，谁就是山主。如来佛说，我先发现；狐精说，我先发现。玉皇大帝说，口说无凭，你们拿证据来！两个人同驾祥云，来到泰山。如来佛指着一座石岩说，这里面我放了一部佛经为记，就是证据，骚狐正中下怀，暗自好笑。玉皇大帝打开石岩，里面果然一部经书，因和狐狸说道：这样，你该认输了？狐狸道：玉皇公公，请你把经书拿开看看。玉皇拿开经书，下面却是一双纤小的红绣鞋。可不是那骚狐的臭东西！因此如来佛认了输，骚狐一扭一摆来掌管了泰山。——是这个来头，千真万确。”

这故事虽然平常，说得却大有功夫，大家笑了一会。瘦劳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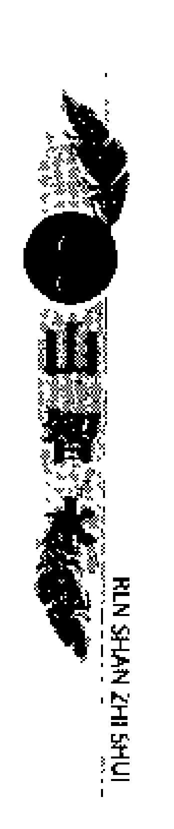
“你这个屁那里捡得来的？”

“庙里当家的谈给我听的，千真万确。——所以泰山上虽然也有和尚尼姑，但究竟还是道教的势力范围。你们看，玉母池，老君堂，红门宫，斗母宫，……那里有如来佛，观世音的地盘？——就是这个来头，千真万确！”

这一个佯真扮假的说，那一个就装模作样的反驳，好像串演相声的一般。我静静的听着，一面把眼睛眺望前面。这院落，前面说过，是在几重高阶台的上面，正殿屋脊，都低低俯伏在阶台之下。屋脊上，展开的是半个泰安城，闾阎扑地，万家在望。东南西三面都是一望无涯的漠漠平畴，东一堆西一块的缀着些七零八落的村庄。这时夕阳映照，淡青的原野抹上一层浅黄，各处村落缭绕着淡淡的炊烟。对面徂徕山泛了淡蓝颜色，弄得变成瑞士风景照片的派头。汶河弯弯曲曲，从那一头绕过山后，又从这一头钻了出来。再远处，是漠漠平原；更远处，还是漠漠平原。渐渐入了缥缈虚无之间，似乎仍是平原。忽然前面几块晶莹夺目的橙黄色东西，山也似的矗立着，旁边衬护着几抹紫红颜色，分外鲜艳美丽。定睛细看，才知道那是云霞，已经不复是地面的东西了。

“你们这地方真不坏，”我打断他们的话说，“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不想这样壮阔的境界，如今却就在你们几席之上。真是几生修来的清福！”

我这样酸溜溜的说着，站起来点上一支烟。劳瑞先生拉我走下台阶，



要陪我到庙里各处看看走走。

一出那个耳门，看见两个人捉迷藏似的隔着一道门在探头探脑，探着了，互相扭了起来，嘻嘻哈哈，滚做一团。两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家伙。一个头上梳着小髻，穿一件齐膝头的长领棉袄，一个秃头，却是俗家打扮。他们在地上扭做一起，这一个探手到那一个腰里去掏，那一个怕嗝吱，笑得软瘫了，一件东西便被抢了去。原来他们是为一包“金砖牌”的烟卷，起了争执。这么一把大年纪的家伙，闹得如此天真有趣，真修炼到家，超凡入仙了！

“你不还了我，我放你！”梳小髻的一个嚷道。

“还你！还你一个蛋！”秃子吓吓的笑着说：“今天早上你偷我的香钱，你当我不知道！”

“狗操的！你的香钱？”嚷着就追了过去，追出了大门。

劳瑞先生告诉我，他们当家的上济南开会去了，所以他们就胡闹。这庙里大小道士以及打杂帮工的一共不下十余人。庙产很不小，香钱是不在乎的，当家的都不要，由着他们分赃，拿去吃烟喝酒，“跳墙头”。他们自己也有章程：每天的香钱，上午归谁收；下午又归谁收；外面还有痘疹眼光娘娘，那儿的香钱又归一个人收；香客丢钱时偶而有丢到地上的，就是小徒弟的“外快”。如此划分，各不侵犯，比关卡税局还要划分得清楚。——这庙香火不盛，几个香钱只可作他们烟酒之资。上面红门宫，斗母宫的香火可了不得，一季下来，连小和尚小尼姑都弄个几十块。所以他们那边分赃的法子也格外严密认真些。

走过正殿，从左边一道门穿过去，那里一个大院子，五间敞大的正屋，派头不小，像是官厅之类。东西两面各有下房三间。下面院子拐角上，安置着一座大磨。其时正有一头骡子，眼睛上罩着块麻布，背着磨架在那里团团转。管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矮子，皮肉焦黑，阔嘴塌鼻梁，丑得要不得。他把桶里水浸的棒子小米之类一瓢瓢舀了，添入磨里；一面忙着又把磨出来的浆糊似的东西刮入一只钵里。骡子在他后面追，他就套着骡子的脚步走。添好了一瓢，刮好一次，瞅个空跳出骡子走的那个圆圈，舀了一瓢棒子小米，重新再跳进去，继续跟着骡子打转转。这样工作着，人是和骡子一样，不看别处，不作声，只沉着丑脸子，打转转。



磨子那儿一道破门，通另一个荒院。那里面一个大猪圈，一群鸡。门阶上坐着一个老头子，身边靠着一根龙头木拐，一只小褡裢，黑衣黑肉，却是个香客。他在咬着手里一块煎饼，挺着两只昏花老眼看骡子打转转，咀嚼着，不作声。

我和劳瑞先生看了好一会。他告诉我，这磨出来的东西就是做煎饼的。磨好了以后，拿一只鏊子摆在地上，下面烧起火，把浆糊一瓢瓢舀到鏊子上，就结成薄块，一瓢糊，一张饼。在山东西部这一带，普通农家都以这种煎饼为正餐，据说比窝窝头好吃，而且非常便于携带，保存。农人早上起来下地，带几张煎饼在身，整天可以不用回家，工人上工，也带这种煎饼；寒苦人家子弟上学，也带这煎饼；做买卖的，小贩子，赶牲口的，出门行远路，一去十天半个月，也是带了煎饼去，歇店时候不用花伙食钱。

“你会摊煎饼吗?”劳瑞先生问那个丑长工说。

“会。”

“摊煎饼可不容易。火头不到，结不起来；旺了，就要烧焦。是不是?”

“……”那板着的丑脸子笑一笑，随即板还原，回复一副苦相。

“你在这里帮了几年工了?”

“两年。”

“喂猪，喂鸡，摊煎饼，还做些什么事？下地不下地?”

“下地。”

“地窖子里那些盆花是不是你经管?”

点点头。

“打扫呢?”

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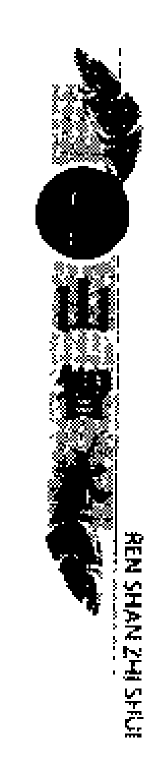
“出毛坑呢？烧茶烧水呢？料理牲口自然也是的罗?”

点点头。

“可了不得，——当家的给你多大工钱?”

“十八块。”伸一只手比着说。

“一个月?”



“一年。一年。十二个月。”伸一只手比着说。

“十八块钱一年?”劳瑞先生像个呆子似的惊叫起来，“他妈的!你瞧。”

那一个不做声，依旧跟着骡子跑圈儿。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那是你谁?”劳瑞先生指着那香客老头子说。

“是俺爹。”

“来进香?……就顺便进来看看你?……”

“…………”

劳瑞先生傻里八气的，把这些话问个没了时，直问到勤务兵来找我们吃晚饭才罢休。

吃过晚饭，又围着石凳喝茶抽烟，胡扯了几个钟头才睡觉。朦胧之间，朋友把我叫醒。我摸出表看看，不到十二点。隔墙盘道上隐约有人声，又听见一个两个的鞭炮响，远处有狗子叫，七零八落的。朋友说：“香客快上来了!咱们出去看去。”

哈代先生被我们吵醒，也起了身，要和我们一起去凑热闹。三个人同出来，庙门已经大开。白天摆在正殿旁边的一个灵官菩萨，此时连同龛子搬了出来，安放在摆在门口路当中的一张方桌上。桌上一盏豆油风灯，一只破磬，中间设有茶叶果子之类供品。那灵官圆睁眼睛，张嘴露舌，红胡子直拖到胸口，手拿一根钢鞭，端的威武。一个道士衣冠端正，眼目惺忪的坐在一条板凳上，不住打呵欠。

“香客快上来了吗?”

“就来了!就来了!”

据说，这道士是当家的胞弟。这庙里香火不旺，惟独这座临时摆设出来的灵官菩萨跟前，因为当着要路，却是个极肥的肥缺。这肥缺别的道士沾不上，当家的放了他的令弟来承乏。每月收入，大有可观。我看这道士，温文尔雅，果然很有身分的样子，不像白天抢烟卷的那两个家伙的下流相。

在这里站了一回，阒无人声。哈代先生不耐烦，提议往下走，去迎头拦看香客上山。往下走了一段。路旁所谓丐官家，都已开了门，点着灯

火。妇人都已出了马，各占据一个要隘，带着孩子，拿着乞盘，火把，一切准备妥贴。所谓要隘，都是他们临时安排的：有的用一条或两条板凳，横着拦住路口，仅仅留下一个人过身的空当，乞盘就放在这空当处；有的则是用石头垒成一段或两段障碍物，横拦去路，自己盘坐着，当着那空口。这些妇人，有年青的，有年老的，都化了装：穿着破衣服，不是白天看见的那种整洁样子了。但是也有化装得很马虎的，往往破衣服下面露出的是粉红色新洋袜，新鞋子，鲜明洁净的印花布裤子。

还有一些男子，在路旁摆七个大石头，每一个石头上摆一盏豆油风灯，意思想是替香客照路，但也摆着乞盘；一路上有小庙，像南边乡间的土地庙，里面却是灵官菩萨。也点了灯，有人守着。

在这些人里面，白天看见的那些残废乞丐，却一个也找不着了。

我们慢慢的走下来，那些妇人看见都忸怩着藏起脸来，有的竟连忙躲避到黑暗处。哈代先生有意找她们谈话，无人肯理睬。直走到一棵大树下面，那儿一个老婆婆，当着路口坐着，旁边还睡一个小孩。哈代先生说：

“老太太，你辛苦呵！”

“不辛苦，哈哈哈！”那老婆婆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先生，你别见笑，我们这里就是这规矩。”

看见老婆婆是个开通的，我们站住了。老婆婆客气之至，拖了一条凳子请我们坐下。那睡在地上的孩子也醒了，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皱着眼皮张看。

“这是你孙子吗？好福气呵。”

“是俺小孙子，哈哈哈，”一边押一押那孩子的被头，笑着说，“冷不冷？你好好睡罢，哈哈哈。”

“一夜讨得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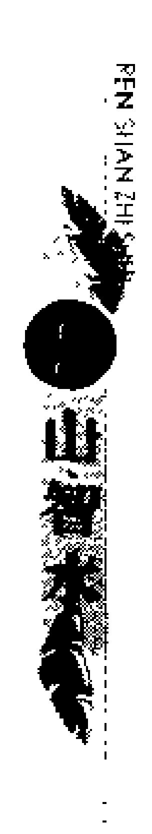
“哈哈哈，没多少意思呵。不过五吊六吊的，好的时候也上过十吊。没多少意思呵，哈哈哈哈。”

“几位令郎，你老人家？”

“三个，三个。”

“好福气呵！……家里有地吗？”

“几亩地。哈哈哈，几亩不好的地。横竖够吃的。哈哈哈。”



这时四野里一片昏黑，只有这条盘道上亮着些红的火光，东摇西晃，此暗彼明。一会儿工夫，西边一团漆黑里忽然钻出几点火，那火点子越来越多，像是从一片树林里绕出来的，渐渐成了一条长串。接着狗子叫了，远处涌起一片妇人叫嚷声。老婆婆也忙了起来，把身边一把高粱秆点上火，瞪着眼等着。从被里小孩子钻出半段身肢，——却是个赤膊。

“奶奶，来了吧？……”

“不忙，不忙，小心招了凉。”老婆婆慌忙把他重新塞进被窝。

静寂的空气顿时热闹了起来。

那串火光越晃越近，妇人的叫嚷声低下一批，又涌起一批。等到前面近处也尖溜溜响起一片声的叫嚷，那串火光里已经隐隐约约的显出一些人和零乱的脚步了。

老婆婆咳了几声，扫清一下喉咙，不好意思的望一望我们，伸长着脖子向前张看着。直到那一长串人影响着一个一个的铜子落入乞盘里，通过了前面一道道嚷声鼎沸的关隘，到了近处约摸一二丈的地方，她才用一种出乎我们意外的最敏捷的手法抱起了她那个赤身露体的孙儿，放到自己怀里，用衣裳掩盖着，同时放开洪亮的声音，唱了起来：

“烧的是平安香呵，舍一个如意钱。看你五谷装满仓呵，添子又添孙。……舍一个钱呵，各人修好各人的呵，舍的快发得快，舍的多发得多呵。老奶奶看在眼里的呵！……”

当她这样唱着的时候，那个行列已经到了跟前。她的孙儿自动的从她怀里钻出来，跪到地上，双手拱在胸口，一上一下的动着，牙齿发颤，清涕直流。

那批香客正就白天所见的一样，有老有少，龙头木拐，小褡裢，手里各秉一枝香，低着头，神气严肃得带着苦痛成分，一步挨一步的从障碍物中间留好的缺口处走过去。每走过三个五个，总有一两个从褡裢里摸出铜子，丢到老婆婆的乞盘里。有时也有摊开手心，或是拍拍褡裢，表示钱已经完了的，那老婆婆就有一种权利伸手去掏查他的褡裢；查看了，实在是没有，才放他过去。如果这样子的香客一连有这么五六七八个，那这个老婆婆就着了慌，一边咒骂似的狠声嚷着，“你是行好的呵！你是行好的呵！”一边就有权利去扭住一个香客的衣裳，不让过去，直到别人代给了

钱才放他走。

这一批香客过完，等这么三五分钟，又上来一批。一回儿，又是一批。老婆婆一回儿把孙儿塞进被窝里，把火把用石头压死；一回儿又把孙儿抱出来，把火把摇亮。间歇的忙着，弄得气喘汗流。一会工夫，看看那乞盘里已经琳琅满目了。

“奶，”那孙儿钻进被窝，探出头来抖颤着说，“今晚上要的钱都是俺的。”

“是哩，是哩。都是你的，都是俺小宝的，哈哈哈哈。”说着，笑望了我们。

“老太太，”哈代先生说，“你这钱该当给你小宝宝，他比你老人家还辛苦。好好给他做几件新衣穿，给他留着娶个漂亮媳妇儿。”

“是哩，是哩！哈哈哈哈。”

这时东南西三面一片昏黑的原野里都不断的有一长串一长串的火光出现。上来的香客二十个一队，三十个一组，过去一批，又来一批，渐渐越来越涌。老婆婆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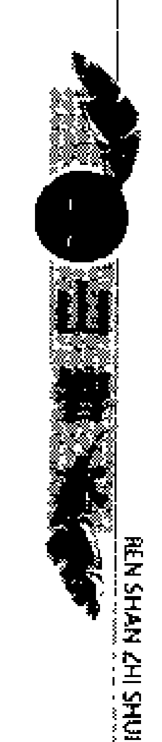
盘路上前前后后摇晃着一片火把，妇人的叫嚷声震彻四野，山鸣谷应。……

我们三个混在一批香客的队里循路回去。这回去，可不像下来时那么容易，每走这么丈把路，就是一个关，一个妇人把守着，叫嚷不已。我不知道有这个情形，出来时竟没带一个铜子，过一道关，就被窘一次，不时有手来掏我腰包，扯我的衣裳，我只好暗暗叫苦。哈代先生却满不在乎，大摇大摆的跟着香客后面走。

忽然一个人扭住了我。按照刚才的经验，只要摆一下身肢就可以脱逃的。这次可不行。我被那人扭出了行列，弄得无可措手。我定睛一看，那人披着一件破衣，白皮细肉，一把粗辫子，不是别人，就是我白天看见的那个体面干净，衣饰摩登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此惶恐狼狈之中，我听得哈代先生呵呵大笑了起来。

“那不是香客呵！那不是香客呵！那是上面庙里的先生呵！”一个男子远远的站在门上嚷着。

我看那男人，也是见过的，正是白天在路上遇见，一块上来的那个苍



白清癯的青年小伙子。

说时迟，那时快，那姑娘给提醒了，羞得要不得，使劲把我一推，就像一只兔子似的窜到黑暗里去了。

脱了险以后，我反对再混在香客队里去，免得受这些无妄之灾。哈代先生一路把我取笑着，一直到了庙里。

庙门口那位守着灵官的二当家的道士，已经不是刚才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一手握着敲磬的木棰，衣袖捋到臂膊上，敲一回磬，嚷一回，唾沫四溅，脸红耳赤：

"开路第一盘，上山第一关，这是灵官爷爷啦！你们拜灵官爷爷啦！替老奶奶报信的啦！灵官爷爷不报信，老奶奶不知道呵！开路第一盘呵！你们都要拜呵！……"

那些香客踉跄的走过来，都驯顺的跪下，磕头，丢钱。有一些不拜的，拜了没丢铜子的，道士就用条凳拦住他，不许过去，如此这般，又要嚷，又要敲磬，又要忙着拦阻不丢钱的香客，——工作竟是十分繁重。因此忙得他脸红耳赤，丢了他温文尔雅的身分。可是看看他那扁盘里，已经满满的半扁盘铜子，比起下面那些没有菩萨顽的，到底不同了。

回到朋友房里，已经快三点了。远处近处的叫嚷声，敲磬声，一直闹到天明。

北武当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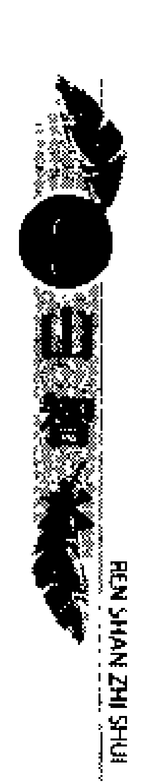
王朝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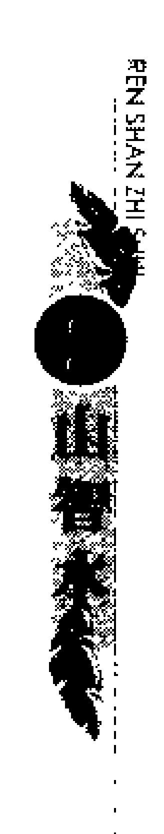
不论是北方诗人的《忆江南》，还是现代人把南泥湾称为陕北江南；无数事实反复表明，人们对待我国风景的态度，普遍地是褒南而抑北的。南国风光的优越性不能否认，但北国风光也有不能被代替的美的独特性。在北国，除泰山、华山这些早已名闻中外，还有许多等待人们去发现、去观赏、去利用的风景区。

离山西方山县六十华里，属吕梁山脉的北武当山，是我从未听说过，只是最近才游览了三天的一处有趣的风景区。我对处女作、处女地这些称呼听得太多，对这种称号早就不大感兴趣。可是，北武当山的绿树，红叶和灰色石头，陡峭如劈的山峰，据说有些地方是没有人去过的；因而说它是带处女地性的风景区，不见得也是哗众取宠的瞎捧。当然，我所攀登过的，有真武庙的这个高峰，气势虽不及华山那样奇险，也没有延安清凉山的古塔和石雕那么出名的文物，但是，正如长江三峡之险不能代替黄河壶口之险，北武当山的山峰那与黄土高原相结合的美的特殊点，不是幽静的青城山的特殊美所能代替的。

我站在那个有路可上的近二千米的山顶，极目眺望，有湛蓝的天穹之下，那一望无际，形态各异、连绵不断的山外有山的吕梁山脉的蓝色连山，好像成了北武当山的天然屏障。我虽不能设想传说中的真武大帝的自得其乐，但也感到心胸开阔，有时，山鹰在天空里从容飞翔，我仿佛也能体验它的自由感……有些在慢慢移动的云朵，使局部的山岗和丘陵的色彩变得格外浓重，使静态的树和庄稼地产生了动的幻觉。

这样使人愉快的感受，当然不一定只有北武当山才能获得。但是，仅就被绿树覆盖着的石头山峰，和长满了灌木和色彩丰富的庄稼地的黄土丘陵相映成趣这一点来说，我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不知多少年代以前，黄土丘陵已经被雨水冲出了一道道纵向的深沟，承受阳光处与背光处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既仿佛有节奏感，又像浑然一体的圆雕那样，显得





坚实而又柔和。在这些山丘的峡谷里，长着色彩各异的灌木；在土丘的圆顶上面，则是人工造成的以横向的线条为基本形的层层梯田，与耸拔的石质山峰相互呼应。那些尚未收割的灰色的莜麦或紫红色的荞麦，披上阳光所以变成金黄色的谷子，……随处都像色彩丰富、变化多端的画面。在山脚下的沟里，最引我们注意的是沙棘果密结成串的黄色，和今年是休息期、暂不结果的沙棘叶的翠绿色，以及在山腰那绿色的松树、黄绿相间的橡树，透过阳光，显得非常耀眼的山桃或野杏树叶，……这些颇有交响乐的意味的各种色彩，丰富得难画难描。

对我来说，并非只有引得起像什么动物感的奇石才是有趣的。但是，在北武当山那暂时称为水火峰上，两块遥遥相对峙的巨石，不仅引起我以静示动的幻觉，而且人们把它们称为龟蛇相斗，这种幻觉之美，不是黄山奇石“松鼠跳天都”所能代替的。

在北武当山自身的群峰之间，那数百米的深谷里，那陡滑而面积很大的石壁，引起一种幻觉：仿佛是什么巨人把它劈成的。石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的浅沟，像长江三峡的石壁那样是亿万年的雨水冲出来的吧。这种不知要多少年代才能形成的特点，不能不引起“念天地之悠悠”的神秘感。对于过分计较自己的生命的人来说，这种自然现象可能引起什么启示，那要看游人自己的兴趣。

尽管前后三到北武当山，我所经到的感受和这一自然对象的美的丰富性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落叶满地，树木上长着青苔的后山，如果有几间小屋可暂住，王维那辋川的幽静美的感受同样可以获得。多么优美的风景，却有待于从容观赏，住在这里才能领略早晚阴晴的变化的美。这里的自然美既有待于发现，也有待于人力加以丰富。不过，千万要保持它那处女般的纯真，村姑般的质朴，农民老汉那自尊而又不故意取悦于人的独特美。



清塘荷韵

季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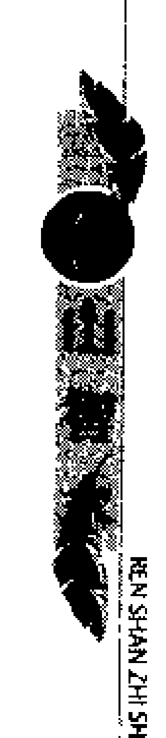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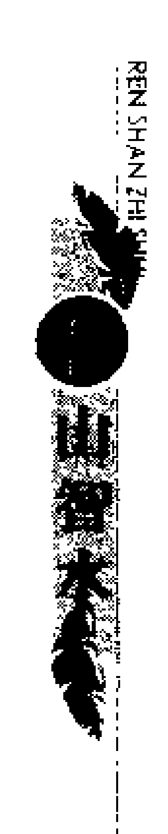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少之又少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籽，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籽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籽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籽，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现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





投莲籽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毕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飘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运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广大，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得无法抵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察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整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莲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

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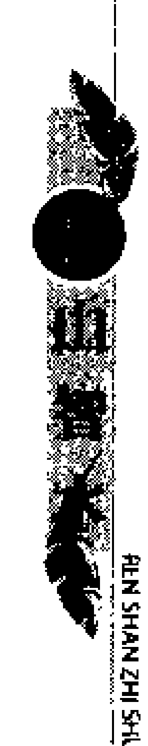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中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骨朵，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了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黄山记

徐　迟

徐　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曾有笔名龙八、唐琅、史纲等。浙江吴兴人。现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及报告文学家、翻译家。主要散文集有《徐迟散文选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及《歌德巴赫猜想》《结晶》《徐迟文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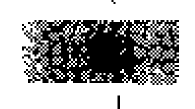
他最早钟情于诗，但随后在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上他才真正地找到了自己。他的《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一次次地轰动了文坛！

我们这里所选的《黄山记》，是一篇非常大气的散文！它构思的奇颖，气势的恢宏，包括文字的豪放等，都是现、当代散文中横山蔻水之作首屈一指的大作品！一般的“游记散文”，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肩。

一

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境。它选中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 120 公里，面积千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三十六大峰和三十六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这些朱砂的，丹红的，紫霭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风峻骨，鼎足而立，撑起青天。

这样布置后，它打开了它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倏来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巅，沉浮其中。然



后，大自然又毫不悭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异萝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峰，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六泉，还有八潭，四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八个乐音。稀世的灵芝草，有珊瑚似的肉芝。作为最高的效果，它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彩色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

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它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三下两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通人胜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托足。它不肯随便把胜境给予人类。它封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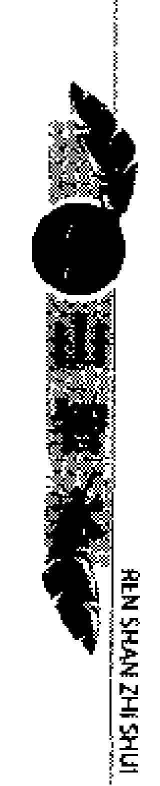
二

鸿蒙以后多少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多少年，才来到了人。第一个来者黄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浮丘公、容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 1840 公尺的光明顶之傍，炼丹峰上，飞升了。

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阻不住他。他是李白。他逸兴横飞，登上了海拔 1860 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惜升绝顶，俯视天目松。李白在想像中看见，浮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风松”。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遗形人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

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翰，“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也是一种享乐。

可是这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极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能登上莲花峰顶。汪璀以“从者七人，二僧与俱”，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



前持斧斤，剪伐丛莽，一仆鸣金继之，二三人肩糗执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翘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之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81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了上去的，没有一个。

登天都，有记载的，仅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夜和徐霞客。

三

白露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瀑，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途，五百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奔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儿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往上铺砌。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装在险峻地方的铁栏杆很结实；红漆了，更美观。林业学校在名贵树木上悬挂小牌子，写着树名和它们的拉丁学名，像公园里那样的。

过了立马亭，龙蟠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胜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然而，现在这边界线的道路全是石级铺砌的了，相当宽阔，直到天都峰趾。仰头看吧！天都峰，果然像过去的旅行家所描写的“卓绝云际”。他们来到这里时，莫不“心甚欲往”。可是“客怨，仆泣”，他们都被劝阻了。“不可上，乃止”，他们没上去。方夜在他的《小游记》中写道：“天都险莫能上。自普门师蹑其顶，继之者惟云水僧一十八人集月夜登之，归而几堕崖者已四。又次为李匡台，登而其仆亦堕险几毙。自后遂无至者。近踵其险而至者，惟余侣耳。”

那时上天都确实险。但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石级，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是不为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后便已到了最险处的鲫鱼背。

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却。方夜到此，“稍栗”。我们却无可战栗，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卫护我们。这也化险为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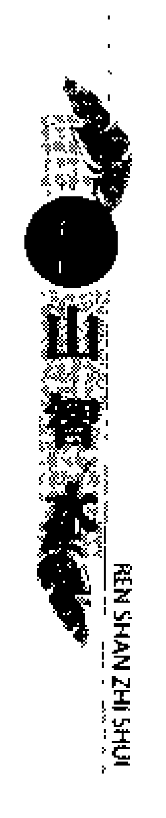
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俱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

我们这江山，这时代，正是这样，属于少数人的幸福已属于多数人。虽然这里历代有人开山筑道，却只有这时代才开成了山，筑成了道。感谢那些黄山石工，峭壁见他们就退让了，险处见他们就回避了。他们征服了黄山。断崖之间架上桥梁，正可以观泉赏瀑。险绝处的红漆栏杆，本身便是可羡的风景。

胜境已成为公园，绝处已经逢生。看呵，天都峰，莲花峰，玉屏峰，莲蕊峰，光明顶，狮子林，这许多许多佳丽处，都在公园中。看呵，这是何等的公园！

四

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飘拂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无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泛滥；一忽儿雨脚奔驰。却永有云雾，飘去浮来；整个的公园，藏在其中。几枝松，几个观松人，溶出溶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华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之翼翅。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舞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万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峰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迷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莲蕊峰顶，揭下了蝉翼似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花峰到了波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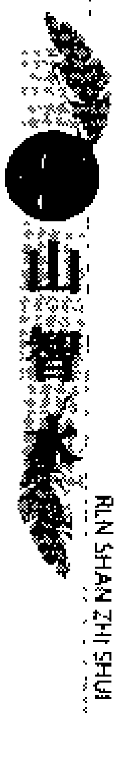


底。耕云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银。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伏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起飞。而当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突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诸色。初升的太阳透露出第一颗微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间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豪光四射。忽见玻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顶。奇光异彩，散花坞如大放焰火。焰火正飞舞，那喑呜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笙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儿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我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数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了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浓了，我又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上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之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摺皱里，载沉载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名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枝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像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缘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了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下来了。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那时我喘息甫定，他们却催促我上观察台去。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的含水的花瓣。轻盈的云海隙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岳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的，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彩虹并不远，它近在目前，就在观察台边。不过十步之外，虹脚升起，跨天都，直



上青空，至极远处。仿佛可以从这长虹之脚，拾级而登，临虹款步，俯览江山。而云海之间，忽生宝光。松影之荫，玻璃一片，闪闪在垂虹下，离我只二十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的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摄身光！摄身光！

这是何等的公园！这是何等的人间！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孔雀开屏，艳丽迷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练。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在那白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丫，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

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在这遮住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不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得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凝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为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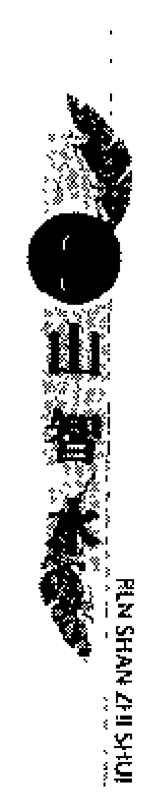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闪烁着白光。

当你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尽情驰骋的时候，处处可见千百成群的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

有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健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位置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雨过后，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那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

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落日映红周围的雪峰，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的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着草原的时候，你就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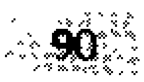
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的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

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东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

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

夜幕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其中一群会立刻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鬣鬃在黎明淡清的天光下，就像许多飘曳的缎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它们由几匹最膘壮的公野马领群，机警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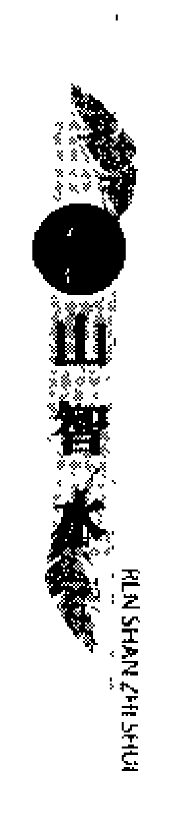


跑，游走无定，夜间混入牧群。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时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地磨擦，然后就合群在一起吃草，嬉逐。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

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这时最便于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大又肥厚，鲜嫩无比。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朝着它策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鲜又甜又浓香。

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外都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洞穴里冬眠半年。到了夏至后，发青的酥油草把它们养得胖墩墩，圆滚滚。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

另一种奇异珍品是雪莲。如果你从山脚往上爬，在那天山雪线以上，就可以看见在青凛凛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它习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根部扎入岩隙，汲取着雪水，承受着雪光，洁白晶莹，柔静多姿。这生长在人迹罕到的海拔几千公尺以上的灵花异草，据说是稀世之宝——一种很难求得的妇女良药。



天然湖与果子沟

在天山的高处，常常出现巨大的天然湖。湖面明净如镜，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上，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

在这幽静的湖中，惟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瞭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像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

就在这个湖边，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放牧着羊群。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青草喂胖了羊群，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这象征着哈萨克族不幸的湖。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

山峦爽朗，湖水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

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水从悬崖上像条飞练似的泻下，即使站在十里外的山头上，也能看见那飞练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练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涧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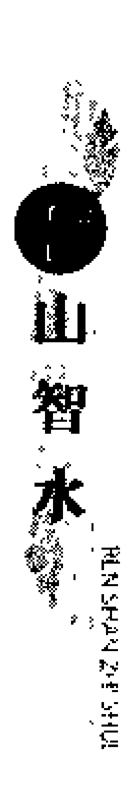
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沿途汇入千百条泉流，逐渐形成溪流，再汇入许多涧流和溪流，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

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苗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而且已经有人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把野苹果酿造成大量芬芳的美酒，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营养，增进

人们的健康。

朋友，天山的丰美景物何止这些，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森林，不论溪流、湖泊，处处有丰饶的物产，处处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也许我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不过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长江三日

刘白羽

十一月十七日

……

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碇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后，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

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会万涪，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的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到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急进，该是多少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为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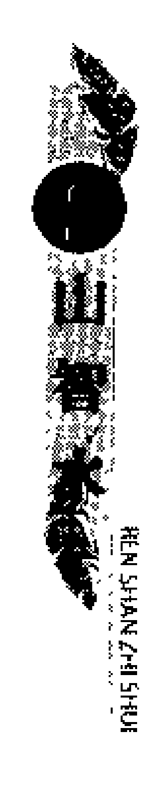
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辄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啸，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枇杷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光、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下荆门呀。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在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

“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

是美极了。”

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绣幕。近岸陡壁上，背纤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呈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

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也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炬，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江津”号昂奋而深沉的鸣响着汽笛向前方航进。



十一月十八日

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

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慑了。"

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启碇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为三峡最险处。杜甫《夔州歌》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时歌谣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滟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巨礁。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想像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厘，便撞得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天，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一注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银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嶂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这一团雾，真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倒影如墨；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八点二十分，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

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斧削，隽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通通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的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狭，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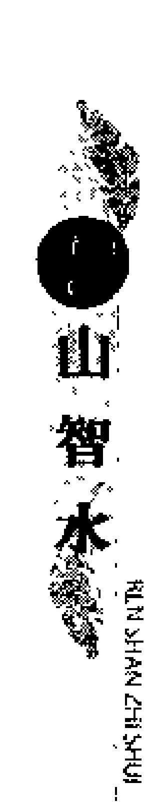
门外，完全是白雾。

八点五十分，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她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

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岩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急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丛山峻岭之间慢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使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十点十五分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十点半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

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处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泄滩、青滩和崆岭滩。初下泄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是在旋转不前，一千个、一万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十一点十五分到秭归。据袁崧《宜都山川记》载：秭归是屈原故乡，是楚子熊绎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民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



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礁石，森然耸立江面，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泄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战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诞生地香溪。它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香溪，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道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到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与天齐，再驶行一段就到了青滩。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岩上一片乡镇告我：“长江航船上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要想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这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途径，也就战胜了大自然了。

中午，我们来到了崆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泄滩青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崆岭滩一条狭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崆岭滩时，果然是一片乱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莽的丛林中找寻小径跋涉前进了。

十一月十九日

早晨，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万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拂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船帆，就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

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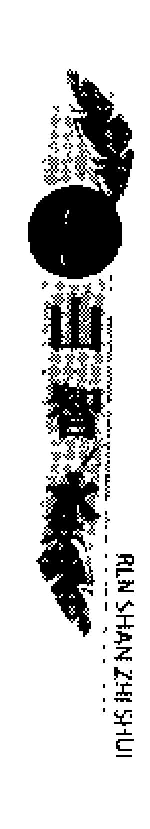
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中。

这个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坚定的领袖，我从她的信中，感到一个伟大革命家思想的光芒和胸怀的温暖，突破铁窗镣铐，而闪耀在人间，你看，这一页：

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地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得像是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得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

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返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隔开，孤零零地浮在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禁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

“江津”号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驶行。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啸、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想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像，过去，多少人，从他们艰巨战斗中想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呀！而当我承受着像今天这样灿烂的阳光和清丽的景色时，我不能不意识到，今天我们整个大地，所吐露出来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这社会主义生活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在美洲还是在非洲，一切先驱者的血液，凝聚起来，而发射出来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我读完了《狱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珊瑚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脉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有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地、轻悄地撒落下来。



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

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近。从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的渐渐的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串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我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升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光。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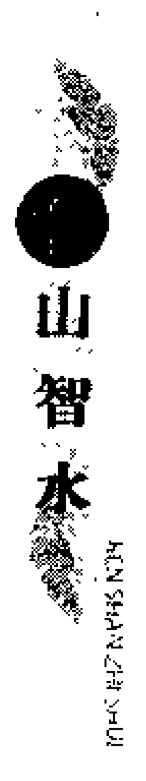
且说黄山

吴冠中

吴冠中（*1919*－　），江苏宜兴人，画家、作家。有散文集《东寻西找集》、《天南地北》、《风筝不断线》、《艺途春秋》、《要艺术不要命》等。

微雨中从后山云谷寺步行上北海，一路游人不绝。从山上下来的人都抱怨，说上山两天什么也没看见，弥天大雾，只能欣赏眼前的松树根和石栏杆。何不多住几天呢？他们是在会议中挤时间上山的，有期限。但也有人说，他上次在黄山一星期，天天大晴天，百里见秋毫，一点雾也没有，可说看尽山石真面目，反感到有些乏味，因此这回是专程来寻雾里黄山的。没有云雾不好，全是云雾当然也不好，云雾，它是画家挥毫中的艺术手法。大自然才是大艺术家，虚虚实实，捉弄游人，诱惑游人，予游人以享受和满足，不，永不满足！放眼一望，茫茫云海中浮现着墨色的山峰，千姿百态。峰峦之美多半在头顶，云层覆盖了所有的山脚、山腰，有意托出顶峰之美，以其银白衬托峰峦之墨黑，以其海浪似的横卧的波状线对比刚劲的山石垂线，抽象，抽象，抽出具象世界中的形式之美，大自然理解抽象之美，也惯用抽象手法！人们每次游黄山都获得不同美感，就是缘于大自然抽象手法的无尽表现吧！朝朝暮暮，辛苦的摄影师和画家们长年累月在守候、捕捉云雾与山峦的幻变、虚与实的较量、抽象与具象的转化！

东边日出西边雨，秋天的黄山更是瞬息万变。登山坐爱枫林晚，老年人吃力地爬上始信峰，只能坐在石头上好好休息，慢慢欣赏脚下“红树间疏黄”的斑斓秋色；稍远处，丛丛红树和黄叶则如漫山遍野的花朵。突然乌云压来，白雾在彩谷间飞奔：团团、条条、丝丝，追逐嬉戏。雨将至，怎办？但从那乌云的窟窿中遥望山下，明晃晃的阳光正照耀着人家白屋。雨并没有来，倒降下大雾，一片迷茫：隐隐丛山、浓淡层林，偌大的水彩画面！细看朦胧处，有人在活动，从画面比例看，人画得太大了，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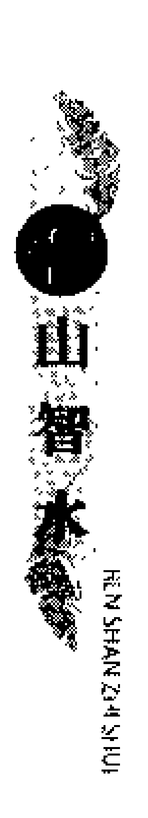
呢，人就在近处，“朦胧”将具象推向了深远！

我并不认为，欧洲中世纪哥德式教堂的建筑师是从黄山诸峰获得的启示，但你从清凉台上观望对面群峰直指天空的密集的线，令人惊叹，这与哥德式教堂无数尖尖的线在指引信士们升向天国，那感觉、感受与美感似乎正相仿佛。许多中国画家从黄山获得了美感的启示，特别是山石的几何形之间的组织美：方与尖、疏与密、横与直之间的对比与和谐。尤其，高高低低石隙中伸出虬松，那些屈曲的铁线嵌入峰峦急流奔泻的直线间，构成了具独特风格的线之乐曲。平时并不接近中国画的朋友，游黄山后再去翻翻黄山派的画集，当更易了解画家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如先已看过石涛等人的作品的，那么，有心人，你在黄山中寻觅石涛等人的模特儿吧？我两次到黄山，总爱在其中寻觅石涛，正如在法国南方爱克斯的圣·维多利亚山前寻觅塞尚。

“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一语道破了艺术效果的关键。大自然的雕刻家创作了无数似与不似之间的佳作。至于是佳作、杰作还是平庸之作，那主要还须从形体的形式美感方面去衡量，像不像与美不美不能等同起来。到排云亭观西海群峰，峰端犬牙交错，石头的形象有尖有方，或起或伏，其间更穿插松的姿态，构成了宏伟的线与面之交响乐。正如歌德说的：“凝固的音乐是建筑，流动的建筑是音乐。”线，从峰巅跌入深谷，几经顿挫，仍具万钧之力，渗人深邃，人称那谷底是魔鬼世界，扶栏俯视，令人腿软。谷外，一层云海一层山，山外云海海外山，大好河山曾引得多少英雄折腰，诗人歌颂！年轻人，有幸早日瞻仰祖国的壮丽；老年人，在告别人生之前，也奋力拄着拐棍前来一睹自家江山。游人挤着游人，刹那间，小小的排云亭挤得已无插足之地，人声嘈嘈：哪里是天女绣花？仙人踩高跷？文王拉车？武松打虎？天狗……老虎的尾巴！仙人的靴子！仙女的琴！像！像！不太像！尾巴太短！大声大叫，吵吵嚷嚷，其间夹杂着欢笑、得意、惊叹，也有人因尚未看清靴子或尾巴而着急，如再认不出来，似乎这趟黄山之行便是白白糟蹋了！

我走在僻静的山径中，道旁有些较大的松树的根部主干却被竹片包裹起来，像套了靴子的腿，看不出腿的体形了，自然不好看，煞风景。我想那是为了防牛群和羊群往树干上擦痒痒吧，因我见过拴牛系马的老树上也有类似的防护，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中的树干上也有同样的防护，以防牲口

对树木的摧残。但当我爬上那些险峰绝壁处，那里的奇松上也包着竹围裙，难道牛羊也会被放牧到削壁险崖吗？原来那是为了防游人刻字留言，有些名松就因被人刻字太多，凌迟而死！人们爱松，护松。“梦笔生花”的那朵花，是石隙中生长的一棵岁月悠久的苍劲的松，那里游人倒是爬不上去的，但衰老是必然的自然规律，松将死！黄山管理处曾邀请专家上去研究抢救，大概已救不活了，“梦笔生花”将只是美丽的回忆了，让下一代的游人们根据那笔，那似笔似笋的石的体形，去想像最美最别致的花朵！



岳阳楼记

汪曾祺

岳阳楼值得一看。

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

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岳阳楼记》一开头就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虽然范记写得很清楚，滕子京不过是"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然而大家不甚注意，总以为这是滕子京建的。岳阳楼和滕子京这个名字分不开了。滕子京一生做过什么事，大家不去理会，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好像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滕子京因为岳阳楼而不朽，而岳阳楼又因为范仲淹的一记而不朽。若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岳阳楼，有那么多人对它向往。《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而尤其为人传诵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可以这样说：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而名闻天下的。这大概是滕子京始料所不及，亦为范仲淹始料所不及。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夫子的事迹大家也多不甚了了，他流传后世的，除了几首词，最突出的，便是一篇《岳阳楼记》和《记》里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像。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岳阳的景色是想像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像，才能把

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深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

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的了。这座楼烧掉了几次。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年毁于火，推官陶宗孔重建。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遇时、知县赵士珩捐资重建。康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直到乾隆五年由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范记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已不可见。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照所书，楼里的大部分楹联是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写的，张、何皆乾隆间人。但是人们还相信这是滕子京修的那座楼，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也很可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滕楼的旧样。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得其仿佛，斯可贵矣。

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全楼为四柱、三层、盔顶的纯木结构。主楼三层，高十五米，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承荷全楼大部分重力，再用十二根宝柱作为内围，外围绕以十二根檐柱，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全楼纯用木料构成，逗缝对榫，没有一钉一铆，一块砖石。楼的结构精巧，但是看起来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很有气魄。

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宜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外，江自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像洞庭湖就在脚底，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是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就不成其为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时又可远看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非虚语。



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游人不多。有三四级风，洞庭湖里的浪不大，没有起白花。本地人说不起白花的是“波”，起白花的是“涌”。

"波"和"涌"有这样的区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雪"的一点新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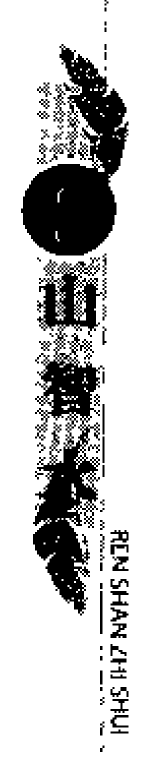
夜读《岳阳楼诗词选》。读多了，有千篇一律之感。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的那一联，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化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蹊径。许棠因为《洞庭》一诗，当时号称"许洞庭"，但"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只是工巧而已。滕子京的《临江仙》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整句地搬了出来，未免过于省事！吕洞宾的绝句："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很有点仙气，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清人陈玉垣《岳阳楼》诗有句云："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主张岳阳楼上当奉屈左徒为宗主，把楼上的吕洞宾的塑像请出去，我准备投他一票）。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两句话，把洞庭湖就写完了！

黄山小记

菡　子

黄山在影片和山水画中是静静的，仿佛天上仙境，好像总在什么辽远而悬空的地方；可是身历其境，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生气蓬勃的，万物在这儿生长发展，是最现实而活跃的童话诞生的地方。

从每一条小径走进去，阳光仅在树叶的空隙中投射过来星星点点的光彩，两旁的小花小草却都挤到路边来了；每一棵嫩芽和幼苗都在生长，无处不在使你注意：生命！生命！生命！就在这些小路上，我相信许多人都观看过香榧的萌芽，它伸展翡翠色的扇形，摸触得到它是“活”的。新竹是幼辈中的强者，静立一时，看着它往外钻，撑开根上的笋衣，周身蓝云云的，还罩着一层白绒，出落在人间，多么清新！这里的奇花都开在高高的树上，望春花、木莲花，都能与罕见的玉兰媲美，只是她们的寿命要长得多；最近发现的仙女花，生长在高峰流水的地方，她涓洁、清雅，穿着白纱似的晨装，正像喷泉的姐妹。她早晨醒来，晚上睡着，如果你一天窥视着她，她是仙辈中最娇弱的幼年了。还有嫩黄的“兰香灯笼”——这是我们替她起的名字，先在低处看见她眼瞳似的小花，登高却看到她放苞了，成了一串串的灯笼，在一片雾气中，她亮晶晶的，在山谷里散发着一阵阵的兰香味，仿佛真是在喜庆之中；杜鹃花和高山玫瑰个儿矮些，但她们五光十色，异香扑鼻，人们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存在。紫蓝色的青春花，暗红的灯笼花，也能攀山越岭，四处丛生，她们是行人登高热烈的鼓舞者。在这些植物的大家庭里，我认为还是叶子耐看而富有生气，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的纤巧，有的壮丽，有的是花是叶巧不能辨；叶子兼有红黄紫绿各种不同颜色，就是通称的绿叶，颜色也有深浅，万绿丛中一层层地深或一层层地浅，深的葱葱郁郁，油绿欲滴，浅的仿佛玻璃似的透明，深浅相间，正构成林中幻丽的世界。这里的草也是有特色的，悬岩上挂着长须（龙须草），沸水烫过三遍的幼草还能复活（还魂草），有一种草，一百斤中可以炼出三斤铜来，还有仙雅的灵芝草，既然也长在这儿，



不知可肯屈居为它们的同类？黄山树木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松树了，奇美挺秀，蔚然可观，日没中的万松林，映在纸上是世上少有的奇妙的剪影。松树大都长在石头缝里，只要有一层尘土就能立脚，往往在断崖绝壁的地方伸展着它们的枝翼，塑造了坚强不屈的形象。“迎客松”、“异萝松”、“麒麟松”、“凤凰松”、“黑虎松”，都是松中之奇，莲花峰前的“蒲团松”顶上，可围坐七人对饮，这是多么有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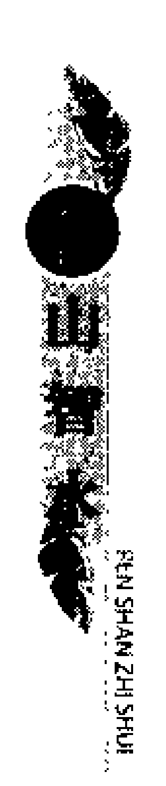
鸟儿是这个山林的主人，无论我登多少高（据估计有两万石级），总听见它们在头顶的树林中歌唱，我不觉把它们当作我的引路人了。在这三四十里的山途中，我常常想起不知谁先在这奇峰峻岭中种的树，有一次偶尔得到了答复，原来就是这些小鸟的祖先，它们衔了种子飞来，又靠风儿作媒，就造成了林，这个传说不会完全没有道理吧。玉屏楼和散花精舍的招待员都是听“神鸦”的报信为客人备茶的，相距头十里，聪明的鸦儿却能在一小时之内在这边传送了客来的消息，又飞到另一个地方去。夏天的黎明，我发现有一种鸟儿是能歌善舞的，它像银燕似地自由飞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难以捉摸它灵活的舞姿，它的歌声清脆嘹亮委婉动听，是一支最亲切的晨歌，从古人的黄山游记中我猜出它准是八音鸟或山乐鸟。在这里居住的动物最聪明的还是猴子，它们在细心观察人们的生活，据说新四军游击队在这山区活动的时候，看见它们抬过担架，它们当中也有“医生”。一个猴子躺下，就去找一个猴医来，由它找些药草给病猴吃。在深壑绿林之中，也有人看见过老虎、蟒蛇、野牛、羚羊出没，有人明明看见过美丽的鹿群，至今还能描叙它们机警的眼睛。我们还在从始信峰回温泉的途上小溪中捉到过十三条娃娃鱼，它们古装打扮，有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书僮，头上一面一个圆髻。一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动物，古来号称五百里的黄山，实在还有许多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最好有个黄山勘探队，去找一找猴子的王国和鹿群的家乡以及各种动物的老窠。

从黄山发出最高音的是瀑布流泉。有名的“人字瀑”、“九龙瀑”、“百丈瀑”并非常常可以看到，但是急雨过后，水自天上来，白龙骤下，风声瀑声，响彻天地之间，“带得风声入浙川”，正是它一路豪爽之气。平时从密林里观流泉，如丝如带，缭绕林间，往往和飘泊的烟云结伴同行。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有人随口念道：“人在泉上过，水在脚边流，”悠闲自得可以想见。可是它绝非静物，有时如一斛珍珠迸发，有时如两丈白缎

飘舞，声貌动人，乐于与行人对歌。温泉出自朱砂，有时可以从水中捧出它的本色，但它汇聚成潭，特别在游泳池里，却好像是翠玉色的，蓝得发亮，像晴明的天空。

在狮子林清凉台两次看东方日出，第一次去迟了些，我只能为一片雄浑瑰丽的景色欢呼，内心漾溢着燃烧般的感情，第二次我才虔诚地默察它的出现。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半圆形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随着它的上升，它的颜色倏忽千变，朱红、橙黄、淡紫……它是如此灿烂、透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为之增色，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可是它自己却在通体的光亮中逐渐隐着身子，和宇宙溶成一体。如果我不认识太阳，此时此景也会用这个称号去称赞它。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住在山上，清晨，白云常来作客，它在窗外徘徊，伸手可取，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有时它们迷漫一片使整个山区形成茫茫的海面，只留最高的峰尖，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它们扮成侠士仕女，骑龙跨凤，有盛装的车舆，随行的乐队，当它们列队缓缓行进时，隔山望去，有时像海面行舟一般。在我脑子里许多美丽的童话，都是由这些游云想起来的。黄山号称七十二峰，各有自己的名称，什么莲花峰、始信峰、天都峰、石笋峰……或象形或寓意各有其肖似之处。峰上由怪石奇树形成的“采莲船”、“五女牧羊”、“猴子观桃”、“喜鹊登梅”、“梦笔生花”等等，胜过匠人巧手的安排。对那连绵不绝的峰部，我愿意远远地从低处看去，它们与松树相接，映在天际，黑白分明，真有锦绣的感觉。

漫游黄山，随处可以歇脚，解放以后不仅“云谷寺”、“半山寺”面目一新，同时保留了古刹的风貌，但是比起前后山崭新的建筑如“观瀑楼”、“黄山宾馆”、“黄山疗养院”、“岩音小筑”、“玉屏楼”、“北海宾馆”管理处大楼和游泳池等，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上山的路，休息的亭子，跨溪的小桥，更今非昔比，过去使人视为畏途和冷落荒芜的地方，现在却像你的朋友似地在前面频频招手。这些建筑都有自己的光彩，它新颖雄伟，使黄山的每一个角落都显得生动起来。这里原是避暑圣地，酷暑时外面热得难受，这里还是春天气候。但也不妨春秋冬去，那里四季都是最清新而丰美的公园。



古今多少诗人画家描写过黄山的异峰奇景，我是不敢媲美的。旅行家徐霞客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阅历不深，只略能领会他豪迈的总评。登在这里的照片，我也只能证明它的真实而无法形容它的诗情画意，看来我的小记仅是为了补充我所见闻而画中看不到的东西。

烟雨醉翁亭

何　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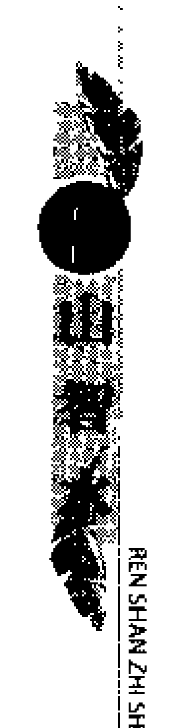
幼时背诵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辄为之神往。那四百来字的文章用了二十一个“也”字，那统率全文首句“环滁皆山也”的非凡笔力，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成为生活语言中的常用典故，那都使人心折。去秋我应邀首次到滁州，终于领略了一番文中历历如绘的琅琊山胜景，觉得这一片名山名水早被欧阳修写完，不知该从何处落笔。

想不到今年十月我又有滁州之行，以醉翁亭命名的首届散文节就在那里举行。不同于上次秋阳明丽，这次是秋雨连绵。同行的市委宣传部长举伞笑着说，《醉翁亭记》写尽琅琊山的四季景观，以及山间晨昏晦明的变化，惟独没有着笔于雨景。这一“点评”使我憬然有所悟。

那天驱车出城，在琅琊古道下车步行。湿漉漉的宽阔青石板道长约二里许，道旁两侧，浓荫蔽空，如入苍黑色的幽寂之境。时或可见古栈道的车辙，使人想像遥远的岁月。行经一座绿苔斑斑的古老石桥，举首可见林木掩映的亭台楼阁，有一组苏州园林格局的建筑紧靠崖壁下，这就是传誉古今的醉翁亭所在地。

醉翁亭在宋朝初建时，其实不过是一座孤立的山亭。史载九百多年前，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任太守，为琅琊山的秀丽景色所迷醉，在职约两年三个月时间，感怀时世，寄情山水，常登此山饮酒赋诗。琅琊古刹住持僧智仙同情欧阳修的境遇，尤钦佩他的文才，特在山腰佳胜处修筑一亭，以供太守歇脚饮酒。欧阳修时年仅四十，“自号曰醉翁”，即以此亭名为醉翁亭，其传世之作《醉翁亭记》盖出于此。

雨中走向醉翁亭，恍如进入古文中的空灵境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幻异感。过了古桥，骤闻水声大作。原来连日多雨，山溪水势湍急，水花银亮飞溅。小溪流绕过一方形石池，池水清澈澄明，此即欧文中所说的“酿泉”。掬水试饮，清甜无比。不知道这立有碑刻的“酿泉”是否即太守酿酒之泉。



将近千年以来，沧海桑田，历经变迁，最早的醉翁亭只能存于欧文之中了。然而，山水犹在，古迹犹在，醉意犹在。人们是不愿《醉翁亭记》中抒情述怀的诗画美景在人间消失的。

想必是为了满足远道而来访古寻幽者的愿望，现在的醉翁亭发展为“九院七亭”，又称“醉翁九景”，都是历代根据欧文中的某些意境拓展兴建的，远非曩时“太守与客来饮于此”的山野孤亭可比。例如门楣上题着“山水之间”和“有亭翼然”这一类小院，其名皆取自欧文。这组建筑中，多半又以“醉”与“醒”为主体，后者如“醒园”和“解醒阁”，似乎欧阳修常常喝得烂醉如泥，非醒酒不可。其实未必如此，这位太守自己说得很明白：“饮少辄醉”，“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我看都是一种姿态。他的本意“在乎山水之间也”，即使带有一点醉眼朦胧中看人生世相的意味，实际上也是十分清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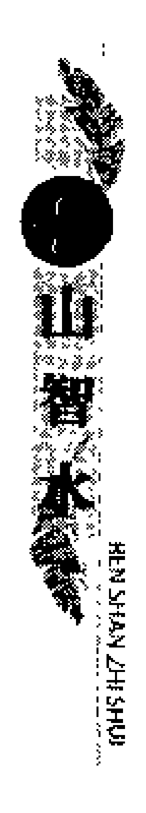
今之醉翁亭位于正门的东院，是一座典雅的飞檐亭阁。亭侧的巨石上刻着篆书的“醉翁亭”三个大字，碑石斜卧，宛然似呈醉态。斜风细雨，在亭内亭外徘徊良久。旋即到亭后的“二贤堂”。这“二贤”有几种说法，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指欧阳修和苏东坡。这里有一座新塑的欧阳修高大立像。屋外漫步时，忽然觉得，有些古迹还是“虚”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更能激发思古之幽情，归根结底这也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我如是想。

从“二贤堂”向西至“宝宋斋”，进入明建砖木结构的狭小平屋。屋内有两块青石古碑，嵌于墙垣之间，高逾七尺，宽约三尺。两碑正反面刻着苏东坡手书的《醉翁亭记》全文，每字足有三寸见方。“欧文苏字”，勒石为碑，稀世珍宝，何等名贵！然而在那灾难的十年间，竟有愚昧狂暴之徒以水泥涂抹古碑上，铁笔银钩，几不可辨。这两块巨型碑石，既是历史文明的见证，又是野蛮年代留下的印证。游人驻足而观，无不为之长叹。虽然近年来另建六角形仿古“碑亭”一座，将“宝宋斋”中的古碑加工拓印后另立碑石于此，然较之原件逊色多矣，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了。

首届“醉翁亭散文节”开幕式的会场，设在碑亭后侧的解醒阁内。解醒阁是仿明代建筑，与醉翁亭各处一端，一醉一醒，遥相呼应。是日也，来自南北各地的散文同行们济济一堂，大有为散文事业扬眉吐气之概，是一次难得的盛会。有几位老朋友未能如期赴会，未免遗憾。会上相继发言

时，我只管眺望廊檐外的美景。琅琊山的层林幽谷，浓淡深浅多层次的绿色，在烟雨迷离中化为漫天绿雾，令人目迷神驰，酩酊欲醉。忽发奇想，这次冒雨游醉翁亭，上溯近千年，当人们追踪当年欧阳修在琅琊山与民同乐的游迹，岂不是介乎时醉时醒或半醉半醒之间，才能约略领悟其中的况味么?

醉翁亭院墙外，迎面一片森森然的参天古木，树冠巨大如华盖，俯临着奔流不歇的山溪。据植物学家鉴定，这片榆树迄今只见于琅琊山上，人称“琅琊树”或“醉翁树”。我以其树名寓有纪念意义，随手采撷一片带回来。



江南三凭栏

公　刘

前二年，很流行过"酒文化热"与"茶文化热"。依我看，那似乎多半是沾了"大批判"的光。有些朋友，企图逃避"大批判"才记起了尘世上还有饮酒喝茶之事。饮酒喝茶，当然纯属地道国粹，既落不下和平演变的嫌疑，又同风花雪月保持着某种距离，于是乎，歪打正着，两不搭界倒成了双保险，一时间闹得颇为欢势。而当去冬今春，又有人提倡"药文化"（指中草药）时，风光就差远了。这也难怪，碰上了号召"换脑筋"的更强有力的声音。其实，酒、茶、药，都不妨继续深人探讨；我甚至愿意做一名好事之徒，提议再增添一个包括居住和旅游在内的题目："建筑文化"，其间恐怕同样大有文章可做。

何为"建筑文化"？窃以为，像北方的长城，南方的边墙（在这点上，有清一代的统治者们，"汉化"得也够到家了，不愧是咱们秦始皇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固然是货真价实的宏伟建筑，其他上自宫阙、寺庙、祭坛、祠堂，下至民居、牌坊、墓茔、神龛，雅如园林、书院、碑廊、浮图，俗若茶肆、酒馆、娼寮、厕所，旁及水上的码头、桥梁，陆上的驿站、兵营，等等，等等，无一不被笼罩在其覆盖面内。

尤其不能遗忘了，各地的万千座高高低低的楼台亭阁，称得上是"建筑文化"的骄子；本文叙述的江南三楼——黄鹤楼、岳阳楼和滕王阁，正是以"楼"的形式，突出表现"建筑文化"的三大著名载体。在下愿从诗文角度切入，试道其详。

自古以来，中国的骚人墨客，大抵都好登楼临阁，观之、赏之意犹未足，进而凭之、吊之，满腹的感激（自然）、感慨（人生），乃油然而生。这种知识分子多与高楼相亲近的传统心态，或许可以名之为高楼情结罢，它确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殊现象，洋人是无从想像也无从比拟的。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名人，必得登上高楼方能显示其标格？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的重楼高阁，必得题记吟咏方能流播其令名？这当中，自有无



穷奥妙，值得好好琢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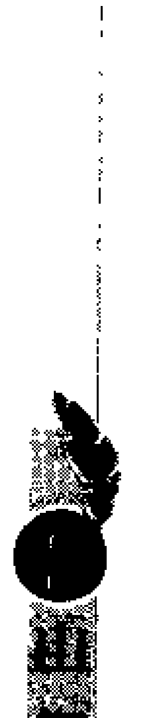
宋人滕子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我以为可供参考。

滕子京，就是主持重修岳阳楼的当事者，《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同僚好友。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年），他和范仲淹等一道，由于主张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打击、贬斥，被迫离开京都汴梁。范仲淹被罢了副宰相的官，前往邓州戍边；他本人则谪放楚地，任巴陵郡守。但，滕子京并不气馁，兢兢业业，操操切切，才一年过去，岳州地界政通人和，民风复淳；铁的事实，令保守派政敌司马光都不禁大加激赏，赞曰："治为天下第一"。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动了重修岳阳楼的念头。翌年二月十五日，他给范仲淹写了一封《求记书》，就中发了这么一通议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一连四个"非"字，语气极其肯定，最末了，还结穴于知识分子精英与山川形胜文物古迹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上。范仲淹果然不负重托，于纷繁紧张的军书旁午，执笔撰写了为数仅有三百六十字却字字珠玑的《岳阳楼记》。有趣的是，范仲淹并未亲临现场，全凭滕子京附寄的一幅《洞庭秋晚图》，竟胜似实地踏勘一遭。仔细辨析起来，《岳阳楼记》之所以震撼人心，传诵不衰，毕竟不是靠模山范水的丽辞锦藻，而主要仰赖于作者的博大胸襟和照人肝胆！这，我以为是解读《岳阳楼记》的惟一的金钥匙。

毫无疑问，岳阳楼的名垂千古，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这就充分证实了滕子京的观点正确无误。以笔者例，早在读初中时，第一次接触范文，便暗许心愿：有朝一日，必去亲眼看一看这座岳阳楼。我想，和我情况相似者，当大有人在。如此说来，文以楼传，楼以文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乃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后人认同这等评价，大体上是公允的，合理的。

黄鹤楼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一则民间传说，说的是诗仙李白，登上了黄鹤楼，意兴风发，块垒欲吐，不料同时代的诗人崔颢着了先鞭，一首与楼同名的七律赫然入目，李白读罢，甘拜下风，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本人只好另起炉灶，强压下满腔诗情交付于日后的《登金陵凤凰台》了。这则传说，既表现了李白的谦虚严肃态度，又表现了李白的竞争求胜精神；



虽然未必可以当做信史稽考，然证之以严羽的《沧浪诗话》："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不难体味到，公众的评价与权威的评价，其趋向是基本一致的。

至于什么子安呀费祎呀相继由此楼（或云黄鹤矶，即蛇山）骑鹤羽化的离奇神话（见《齐谐志》、《太平寰宇记》），倒与黄鹤楼本身并无多少实质性的瓜葛，言者嘻嘻，听者亦嘻嘻，不过是一段了无人间烟火气的谈资而已。

滕王阁不例外。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故事，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初唐才子王勃传。其中流传甚广的一则，连马当神（长江水神）也登场了。话说王勃当年由江宁溯流而上，船行马当遇阻，马当神竟违背天规，私下里泄露"机密"，告以"明日阎都督大宴宾客滕王阁上，汝可参与此会，吾当助风一帆"。于是，逆水七百里，一叶扁舟直撞滕王阁下。不速之客王勃，正当少年气盛；阎都督本意欲借机让自家快婿一显身手，但也不免委蛇表演一番，召请座上诸君，自抱奋勇，当众挥毫；王勃不谙官场应酬的内幕，竟然假戏真做起来。都督听说王勃拔了头筹，满怀不悦，却也不便发作，只得暗中命下人逐句报来。破题数言，他听了捻须微笑，并未在意，后来，发现王勃诗思如潮，文不加点，便渐渐坐不住了，待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骈句出，闻之大惊失色，欣然折腰下拜，表达了破格的礼遇；临别时，又馈赠厚仪缣五百匹，这大概可算做当时的最高稿酬罢。

就在同一年，王勃一气呵成《滕王阁序》后不久，越梅岭，渡南海，在前往交趾省父途中，（其父王福畤任交趾令），突遭风暴逆袭，不幸船沉人亡，大唐王朝痛失了一颗璀璨的文曲星。前些时，越南《文艺》周刊发表了彼邦学者太允晓的考证文章：《王勃死于何处》，作者本人在仪静省仪录县仪海乡意外发现王勃祠的遗址，随后又向居民作了多方调查，所得资料表明：罹难之日是重阳节（按，此处多系附会。作序之日，适逢重九；考虑到关山阻隔，溺水当在九月下旬了）。王勃遗体被海潮冲到了同龙江（今兰江）会通口。其父得悉噩耗仓皇赶来，抚尸恸哭不已。由于王福畤为政清廉，深得民心，老百姓便自动聚金，厚葬孝子王勃。王福畤却因伤感过度，旋即故去；众人乃并立父子塑像，供奉于祠中。千百年香火不断，至今仍双双享有"福神"的美名，并且有夜夜江上会回响"落霞、秋

水”俪句的民间传奇（据《国外社会科学快报》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这真是对《滕王阁序》的美丽补充，虽则充满了悲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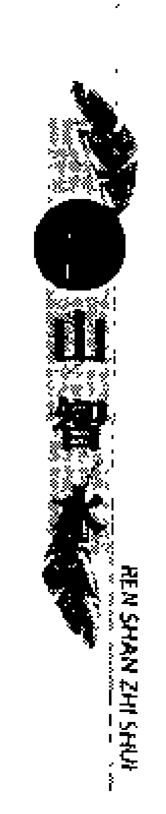
俱往矣。教人替王勃抱屈的是，真正值得称道的内涵，却多为世人所忽略。我指的是，《序》文结尾处的七言诗，胜似绾了一个统领全篇的结，达到了那个时代历史条件所允许的人民性的高峰：“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绵里藏针，含而不露，意味深长；所谓“帝子”，岂不正是那个自恃血统高贵的高祖李渊幼子、太宗李世民胞弟，荒淫无耻，敛财挥霍，作恶多端，终至“坐法削户”的滕王李元婴么？王勃的寓意十分明白：汝曹声名徒煊赫，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很难得的。且不说情文并茂，也不说出手快捷，单凭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就足以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提起人民性，此道已衰久矣，理论界对之表现的冷落与不屑，殊难默忍。

顺着这个话头，不妨回头再说说《岳阳楼记》。我们知道，岳阳楼这座建筑进人经典性诗文，非自范仲淹始。早在中唐，杜甫老夫子于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他以贫病潦倒之躯，拉家带口地最后离开了四川，起居饮食，俱不离船，真个是江湖漂流了。暮冬时节，杜甫舟泊岳阳，写下了气势磅礴，感人至深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细细咀嚼这四十个字，纵横开阖、顿挫沉郁之风，丝毫不减盛年，但遥望中原战火，关爱众生之情，毕竟更多地是从个人遭际引申而出，因之，在老杜的众多佳构之中，这一首未必能夺得最好的名次。相比之下，范仲淹便后来居上了。范氏在提纲挈领地悬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一种崇高境界之后，立即直奔主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以自己的毕生言行，为一切“仁人”做了示范。我觉得，尽管时代不同了，范仲淹的最后一声感叹：“啊，只有具备这等抱负的人，才是我应该追随学习的榜样。”同样是今日所有真正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血性志士的共同心声。

我在许多场合，一贯反复强调：忧患意识是个宝，不可丢弃。至今，



我依旧坚持这一观点。前些时，偶读某位女作家的文章，对我和不少朋友认定的这一神圣信念，出语轻慢，甚至不无调笑；她写道，凡是谈论忧患意识的人，不是骗人，便是矫情。这，很教我感伤了半天。我想，一个人身负了作家称号，就有权这般放肆么？难以理解。

我是幸运的。在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头尾三年中，曾连获良缘，分别登临三楼，其中有两座还各获二度！环顾域中，抚今追昔，不免仰望前贤，俯首自愧。检点了一下时序，记录如下：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偕同来自全国的参加中正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列位学长，前往滕王阁；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又随安徽省文联考察团，于南方观光结束的归途中，路经南昌，旧地重游。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五日上午，由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两位诗人副主席弘征、于沙，《洞庭湖》杂志编辑部冷述冬陪同，初上岳阳楼；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更独自一人在那儿凭栏远眺，下而复上，一张门票直徘徊到薄暮时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而在此之前的两日，即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还畅游过黄鹤楼，饱餐了两水三镇的秀色。不过这篇文字，关于黄鹤楼的部分，涉笔较少，可能也同自己只去过一回，感受尚浅有关。在黄鹤楼，我买到《黄鹤楼古今楹联选注》一册，粗略浏览，惟觉清人胡林翼所撰“黄鹤飞去且飞去/白云可留不可留”，以及晚清贡生、南社成员王文濡所撰“鹤去已千年，笑仙人阅尽兴亡，王几人，霸几人，都付与大江东去/高楼仍百仞，叹末世争将权利，为公战，为私战，问谁是当日南能”（按，南能系佛教禅宗南宗的创始者慧能和尚），这二联，颇为切合目下的个人心境，当然，但愿不至因此而被讥为灰色情绪或者小子狂妄。

黄鹤楼和滕王阁，早先的构筑俱毁于兵燹，眼下这两座，全是新建不久的。前者竣工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后者开放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岳阳楼则仅仅大修过一次，时在一九八三年三月至一九八四年五月间，得以基本上保持着古楼风貌。论高度，它已完全无法与黄、滕比肩，论结构与防火性能，也远不如黄、滕的现代化。孰优孰劣，似已昭然若揭，毋需评判。然而，倘若问我：江南三楼，你最倾心的是哪一座？那么，我将谨答：都爱，但本着“谢公最小偏怜女”的心理，我的感情更倾向于文弱且单薄的岳阳楼。这种选择，未知能获宽容和谅解否？



湖光塔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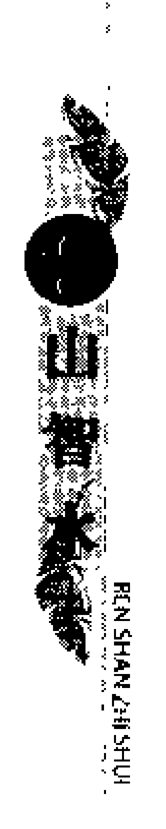
宗 璞

从燕园离去的人，难免沾染些泉石烟霞的癖好。清晨在翠竹下读书，黄昏在杨柳岸边散步，习惯了，自然觉得燕园的朝朝暮暮，和那一木一石融在一起，难以分开。在诸般景色中，最容易萦绕于人们思念的，大概是那湖光塔影的画面了。但若真把这幅画面落在纸上，究竟该怎样着笔，我却想不出。

小时候，常在湖边行走。只觉得这湖水真绿，绿得和岸边丛生的草木差不多，简直分不出草和水、水和草来；又觉得这湖真大，比清华的荷花池大多了。要不然怎么一个叫池，一个叫湖呢。对面湖岸看来不远，但可要走一会儿，不像荷花池一跑便是一圈。湖中心有一个绿色的小岛，望去树木葱茏，山石叠翠。岛东有一条白色的石船，永恒地停在那里。虽然很近，我却从未到过岛上。只在岸边看着鱼儿向岛游去，水面上形成一行行整齐的波纹，“鱼儿排队！”我想。在梦中，我便也加入鱼儿的队伍，去探索小岛的秘密。

一晃儿过了几十年。这里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我在经历了人世酸辛之余，也已踏遍燕园的每一个角落，领略了花晨月夕，四时风光。未名湖，湖光依旧。那塔，应该是未名塔了，但却从没有人这样叫它。它矗立在湖边，塔影俨然。它本是实用的水塔，建造时注意到为湖山生色，仿照了通州十三层宝塔的式样。关于通州塔，有许多优美的传说故事，而这未名塔最让人难忘的，只是它投在湖水上的影子。晴天时，岸上的塔直指青天，水中的塔深延湖底。湖水一片碧绿，塔影在湖光中，檐角的小兽清晰可辨。阴雨时，黯云压着岸上的塔，水中的塔也似乎伸展不开。雨珠儿在湖面上跳落，泛起一层水气。塔影摇曳了，散开了，一会儿又聚在一起，给人一种迷惘的感觉。雾起时，湖、塔都笼罩着一层层轻纱。雪落时，远近都覆盖着从未剪裁过的白绒毡。

月夜在湖上别有一番情调。湖西岸有一座筑有钟亭的小山，山侧有树



木、草地和一条小路。月光在这儿，多少有些局促。循小路转过山脚，眼前忽然一亮，只见月色照得一片通明，水面似乎比白天宽阔了许多，水波载着月光不知流向何方。但那北岸树丛中的灯火，很快显示了湖岸的线条，透露了未名湖的秀雅风致。行近岸边，长长的柳丝摇曳着月色湖光。水的银光下是挺拔的塔影，天的银光下是挺拔的塔身。湖中心的小岛蓊蓊郁郁，显得既飘渺又实在。这地面上留住的月光和湖面上的不同。湖面上的闪烁跳跃，如同乐曲中轻盈的拨弦；地面上的迷茫空灵，却似水墨画中不十分均匀的笔触。

循路东行到一座小石桥边，向右折去，是一潭与未名湖相通的水。水面不大，三面山坡，显得池水很深。山坡上树木茂密，水边石草杂置。月光密树中照进幽塘，水中反射出冷冷的光，真觉得此时应有一只白鹤从水上掠过，好为那“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诗句作出图解。

冷月有知，当能告诉我们从建园起这里发生的各种悲剧。鹤影诗魂，难逃封建统治的魔掌。更不说这湖山中渗透的民脂民膏，埋葬着的累累白骨了。这园初建于乾隆年间，原名淑春园，是当时军机大臣、一等公、权臣和珅的私产。“芳园筑向帝城西”，那时颇有些达官贵人在这一带经营园囿。燕园北部的镜春、朗润、鸣鹤诸园，都是私人园林，现已融人燕园，成为一体。园外的蔚秀、承泽两园还自成格局。园内西南部的勺园，五十年代初还有这地名，我还到过其中的亭榭，只不知是否米家旧物了。后来因建筑过于陈旧而拆除。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至燕园后不久，在那一带造起了校医院，许多年来，为北大数万师生员工治疗疾病。勺园以北原有一片稻田，想必设计园林的人也想要一些“稻香村”的天然野趣，现在正修建留学生楼，以接纳各国学生。这都是大好事！

然而切莫忘记，封建制度以后我们还经历了半殖民地时代。从那幽塘边上行，到了千百竿翠竹掩映的临湖轩，那便是当初燕京大学的神经中枢了。到此时已不必仰仗月儿，亲身经历过的大有人在。燕大于一九二六年从城内迁此。同年，在抗议北洋军阀卖国行径的游行中，便有燕大学生惨遭杀害。三十年代中，多少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离开了湖光塔影奔向延安；四十年代中的动荡、忧虑、苦痛和欢喜的岁月，虽然没有给这里的景物留下痕迹，却写下了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从圆明园废墟搬来的各种精美雕刻，西门内的华表，办公楼前的麒麟，永志着侵略的大火。我们的祖

国毕竟结束了贫弱、愚昧的日子，向富强的道路做出准备动作了——这一切，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呵！经过各种凄风苦雨的湖光塔影，今天应该为祖国的富强作出新的见证了。

又是清晨的散步。想是因为太早，湖畔阒寂无人，只有知了已开始一天的喧闹。我在小山与湖水之间徐行，忽然想起，这山上有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骨，我此时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斯诺墓已经成为未名湖畔的一个名胜了。简朴的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的字样。这墓地据说原是花神庙的遗址。湖边上，正在墓的迎面，有一座红色的、砖石筑成的旧庙门，那想是原来的庙门了。我想，中国的花神会好好照看我们的朋友。而朋友这个名词所表现的深厚情谊正是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关系的内涵。

站在红门下向湖中的岛眺望，那白石船仍静静地停泊在原处，树木只管各自绿着。但这几年，在那浓绿中，有一个半球状的铁网样的东西赫然摆在那里，仰面向着天空。那是一架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接收其他星体的电波。有的朋友认为它破坏了自然的景致，我却觉得它在湖光塔影之间，显示出人类智慧的光辉。儿时的梦在我的眼前浮起，我要探索的小岛的奥秘，早已由这架望远镜向宇宙公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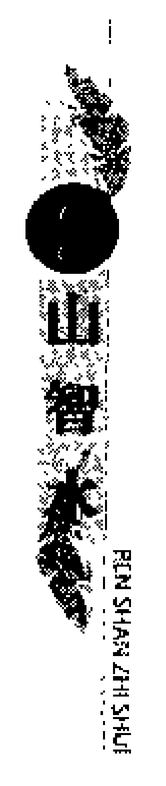
沉思了片刻，未名塔的背后已是一片朝霞。平日到这时分，湖边的人会渐渐多起来。有人跑步，有人读书，整个湖上充满了活泼的生意。这时却只有两个七八岁的学生在我旁边。他们不知从何时起，坐在岸石上，聚精会神地观察水里的鱼。我想起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孩子才有时间清早在水边留连。

“看！鱼！鱼排队！”他们高兴地大叫大嚷，一面指着水面上整齐的一行行波纹，波纹正向小岛行去。

“骑鱼探险去吧？”我不由得笑问。

“你怎么知道？”他们冲我眨眼睛，又赶快去盯住大鱼。我不只知道这个，还知道这个小岛早已不在话下，他们的梦，应该是探索宇宙的奥秘了。

我怕打扰他们，便走开了。信步来到大图书馆前。这图书馆真有北京大学的气派。四层楼顶周围镶嵌的绿琉璃瓦在朝阳的光辉里闪闪发亮，正门外有两大片草地，如同两潭清浅的池水。凸出的门廊阶下两长排美人蕉



正在开放，美人蕉后是木槿树，雪青、洁白的花朵缀在枝头。馆门上高悬“北京大学图书馆”七个挺秀的大字。这里藏书三百二十万册，有两千左右座位，还是终日座无虚席。平时，每天清晨，总有许多人在门前等候。有几次，这些年轻人别出心裁，各自放下装得鼓鼓的书包，由书包排成了长长队伍。书包虽不像鱼儿会游泳，但却引导人们在知识的活水中得到营养，一步步攀登高峰。这些年轻人中的一部分已经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用学得的知识从事建设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学习，汲取知识的活水。

这时，我虽不在未名湖畔，却想出了一幅湖光塔影图。湖光、塔影，怎样画都是美的，但不要忘记在湖边大石上画出一个鼓鼓的半旧的帆布书包，书包下压着一纸我们伟大祖国的色彩艳丽的地图。

九寨沟纪行

林　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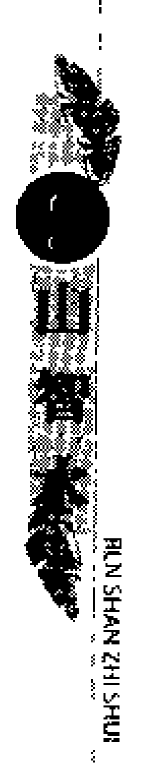
黄龙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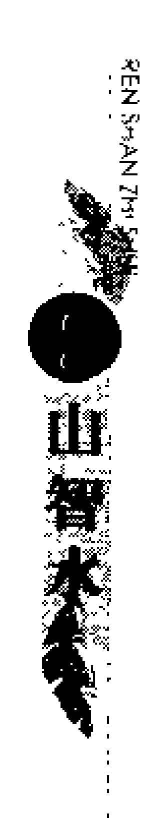
已经闻名全国的黄龙美景，静悄悄地藏在玉翠峰底下的峡谷里。穿过一片苍翠的松林，就可以看到涓涓的流水，从倾斜的乳黄色山坡上，隐隐约约地淌了过来。

这银白色的水流，淌得这么缓慢和细微，虽然分成了几股支脉，却也遮不住那黄色的山岩。我往山顶望去，只见这一长条乳黄色的山坡，莽莽苍苍地夹在郁郁葱葱的山谷中间，夹在飘飘荡荡的云雾底下，简直看不到尽头。听一位来此重游的旅伴说，水势旺盛的时候，一股激流像从天而降，在山岩上迸出的浪花，纷纷溅在人们的身上，真够雄奇的。只怪自己没有碰上这样的机缘，摇了摇头，沿着搭在山岩旁边的栈桥，穿过一丛丛的杜鹃树，张望着枝头盛开的红花，往山顶攀去。

走不多远，在一棵硕大的红桦树底下，瞧见了一个绿色的水塘，真像绿宝石那样地熠熠闪光。走近岸边，俯着身子细细地瞧，这水又变得没有任何颜色了，竟像阳光底下的空气那样，清澈、透明和稀薄。池塘底部那浅灰色的岩石，像满地的积雪，像天空的乌云，可是这一泓在微风里轻轻荡漾的池水，却为何凝成了如此迷人的绿色？却为何绿得那样令人心醉？对岸的一排沙柳树和背后满山满坡的青松林，把那半边的绿水，映照得更浓郁，更深沉，更使人遐想着童话般的世界。

快坐下来吧，伴着头顶上缥缈的云，迎着山谷里呼啸的风，将这碧绿的水，好好看个够。我曾云游过杭州的西湖，我也曾云游过乌鲁木齐的天池，在那里我都曾一唱三叹，留连忘返，然而只有在这布满石灰华的黄龙，我才头一回看到了绿得闪闪发光的水。这样迷人的色彩和光泽，怎么能不让人幻想着去创造美丽的生活呢？





从几千里外跋涉而来，冒着从悬崖上掉进岷江的危险，终于见到澄清和碧绿的水，实在是太值得了，实在是不虚此行啊。人多么应该鉴赏山山水水的美景，用这些纯洁、明朗和神奇的印象，谱写出自己生命的乐曲，使这些乐曲也变得美好、丰满和崇高，这样才无愧于自己所徜徉的大自然。

听说在这十五华里长的山坡上，布满了三千四百多块色彩鲜艳的水塘，总得都将它们寻觅个遍，于是我默默地往前走去，在一座深壑的顶部，竟瞧见十多个水池，曲曲折折地毗连在一起，太像那高矮相接的梯田了。每一块水塘，几乎都不会超过半亩地的面积。这四周的田埂，自然不是由农人所筑，而是溪水里的石灰华，随着自己汩汩的流淌，天长日久地凝固而成，显得十分光滑和洁净，像一座座亮晶晶的堤坝，这鬼斧神工的力量，真令人叹服。

不过更使我惊奇的，还是这些池塘都在闪烁着缤纷的色彩。同样都是从山顶流下的溪水，为什么有的是一片浅蓝，有的是一片墨绿？在黛色的池塘旁边，竟又是赭黄色的水和另一片淡红色的镜面？沉落在池底的树枝和树叶，都像被裹上了一层层茸茸的雪花，分明变成了海底的珊瑚。

我坐在石凳上，望着这变幻无穷的色彩，真不想再往前走了。短短的半日游程，哪儿看得完这几千块奇妙的水塘？还是静静地坐在这儿，仔仔细细地玩味和揣摩一番，如果能够将这迷人的美景，纤毫不差地搬进自己的心坎，我的生命不是可以变得十分绚丽和完美吗？我真想在这充满了色彩的水边，永远地徜徉下去。

初探九寨沟

比起黄龙这一方方小巧玲珑的水塘，九寨沟的一百零八个湖泊，都显得浩淼和寥廓。如果说黄龙是由鬼斧神工雕成的精致盆景，那么九寨沟就是大自然本身浑厚涵茫和无比美丽的表现。那一片碧绿澄澈的水，汪洋恣肆，十分壮观，正是凭着它雄奇而又秀美的姿势，才衬出了群峰的挺拔和天空的高远。那一朵朵翱翔的白云，那一株株突兀的大树，那一簇簇鲜艳的野花，掉在多少湛蓝的湖泊里，留下了深沉而又缥缈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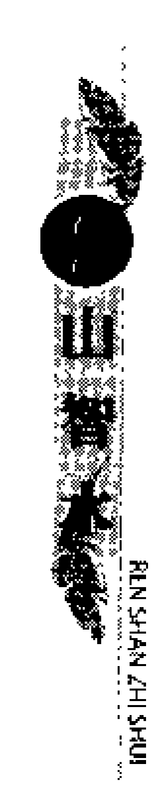
那透迤相连的树正群海，是多么迷人的去处，沿着它绵延十余华里的

长堤，一汪汪都是深蓝色的流水，有时被山峦掩映得幽深深的，泛出了暗沉沉的光；有时从一排柳树顶端泻下的日光，又将它照成柔嫩的绿色。瞧这波光粼粼，浓淡辉映，像是谁在调色板上跳起了轻盈的舞蹈。河滩上红黄相间的野花，又给这蔚蓝色的湖泊镶上了缀边。在这云蒸霞蔚的氤氲中，真使人目迷五色，像是飞进了一种无限神秘的境界。正陷入美妙的幻想时，从山坳里垂下的瀑布，白花花的，轰隆隆的，猛的把我惊醒了，又细细地品味起这变化无穷的景色来。

往前走不多远，我瞧见了更宽阔的犀牛海。好多从香港前来的男女青年，正在这碧蓝的水面上驾舟航行，欢声和笑语在湖面上升腾，顷刻间就融在鸟声与风声里。听河滩上几个香港的小伙子聊天，说是老困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瞧不见广阔无垠的土地，瞧不见山山水水和葱茏的树木，从弹丸之地的小岛，来到这九寨沟的美景中，简直太使人陶醉了，说着话他们就唱出了喜悦的歌。

有个在上海留学的美国青年，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告诉我，他几乎游遍了北美洲有名的湖泊，却还没有找见过这样湛蓝的水。他神往地眨着一双大眼，藏在眼眶里那一对碧蓝的瞳仁，闪烁出一阵多么热烈的光芒。这些游人们自然都要回到大城市里去的，不过我深信他们必定会将这山壑和湖泊的美，深藏在自己心里，并且唤醒和鼓舞自己去医治现代大都市的病症：污染、噪音、人口拥挤、缺乏阳光和树木。怎么能够在现代的大城市里，也听到清脆的鸟声，也看到明亮的湖泊，也在密密的大森林里徘徊？如果每个旅游者都能从九寨沟带回这样的启示，也许会成为全世界许多大城市的福音吧。

我继续走到了诺日朗瀑布，只见那数不清的银练，有粗有细，有浓有淡，从一株株杉树背后的山崖顶上飞腾而来，沿着陡立的峭壁，往布满了沙柳树的山沟里泻去。这一道道雪白的水光，有的纽结在一起，像一朵朵垂直的云；有的分成不少支脉，像一把把寒光逼人的剑。峭壁上凹凸不平的岩石，弹出了一阵阵的水珠，像飞起纷纷扬扬的细雨，透过树叶的阳光，落在朦胧的浓雾中，折射出彩虹的颜色。我恋恋不舍地走出丛林，来到了一个分开的岔道旁边，左侧的则查洼沟，走到尽头是浩荡的长海，右侧的日则沟，走到尽头是苍翠的藏马龙河沟原始森林，听说都得长途跋涉十七公里，才能够分别抵达目的地。



今天已经走得很累了，我得在诺日朗瀑布底下找个住宿的地方，听一夜风声、雨声和瀑布声，等黎明时分听到鸟声的奏鸣曲，再沿着蓊郁的山峦，去寻找湛蓝的湖泊。

走向长海

在则查洼沟里跋涉，真舍不得大步流星地走，道路两旁一座座高耸的山峦，竟以世间最缤纷的色彩，给游人贡献出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油画。山坳里的松柏，替大自然涂上了苍莽的底色，夹杂在四周的白杨和水杉，显得分外的碧绿青葱。小溪对岸的一丛丛枫树，被悬崖上掉下的日光，映照得像一团团鲜红的篝火。垂着枝叶的柳树，用自己柔嫩的绿色，像唱出一支青春年华的歌，河滩上的芦苇在微风里飒飒地响，那一片淡黄色的根茎上，摇曳着白绒绒的花，竟像是紧贴在地面上的云彩。

当我正看得心旷神怡时，忽然飞来一阵浓雾，将眼前一大片鲜艳的色彩，不由分说全遮掩了起来，山谷里变成灰蒙蒙的，失去了丰盈的颜色，也失去了自己的影子，我站立在飘荡的浓雾里面，犹豫着怎样跨出自己的脚步，这时浓雾却又飘散了，剩下的一团水气，也赶紧往树丛里逃，立即变得无影无踪。我抬头望去，只见蓝天丽日正映照着晶亮的峡谷。

一声嘹亮的歌，也许是云雀的鸣叫，却找不见它的踪影，只见一对山鸡，拖着金黄色的长尾巴，在树丛里啁啾。一路上，山风呼啸，白云滚滚，像是禁不住要吟咏这神奇的山光水色。我踏着一路的岩石，来到了浅浅的季节海。为什么从山崖里流出的清水，淌过这平滑的河滩，就泛出了一阵阵的绿光呢？我伸出手指，触摸着水底的泷滩，张望着一块块白色的石灰华，这儿没有苔藓，也没有水草，正是它变出了碧绿的水流。

小小的五彩池更是奇妙了，一潭碧水，藏在几棵松树底下的洼地里，映照着浮云的白色，野花的红颜和森林的墨黛，一起都在日光里闪耀和旋转，千变万化，令人眩目。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藏族神话，说是身高四千多公尺的达戈山勇士，热恋着也是颀长的沃洛色莫山女神，用风和云打磨成一面宝镜，送给她用来梳妆打扮。有一天，达戈去探望她，在激动和狂喜中，她慌张地跌落了手中的宝镜，摔碎在山谷里，成了一百零八个湖泊。我已经瞧见的不少湖泊，如果说是硕大的镜子，那么这明媚、鲜艳、



秀丽和神奇的五彩池，真可以说是小小的玻璃碎片了，不过它同样也都显得如此的美，总因为是留下了女神绝世的容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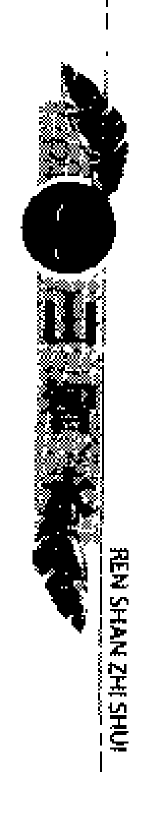
在前边不远的长海，比起这五彩池来，真是一座辽阔的湖泊。一汪青色的洪水，却也平静得像镜面似的。往远处望去，只见一片浩瀚，熠熠放光，对岸的山峦隐约可见，满湖碧水从那挺立着的峭壁旁边，转过自己宝石似的身躯，轻轻地流淌而去。假使能够乘一叶扁舟，也在这绿水上折往背后的山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可惜湖里空荡荡的，只好默默地站着，幻想着去攀登对岸的崇山峻岭。

这围住绿水的群峰，凝聚着一团团雪白的浓雾，渐渐笼住了树，笼住了山，笼住了蓝天，笼住了整个的湖泊，终于化成一阵细雨，在我头顶飘扬起来。我撑着小伞，张望着岸边一株挺立的柏树。树干左侧的枝叶都已枯萎，右边却还伸出了明亮的绿叶，传说这是一位藏族猎人的化身，他为了拯救被恶龙劫走的少女，在搏斗中被那恶龙抓断了左边的手臂。这充满了正义感的勇士，忍着伤痛，朝朝暮暮站在长海边上，要跟恶龙决战到底。面对着这傲岸的身躯，真让人从心里生出一种崇敬的情怀。

每一方的山水，都涵养着每一方人们的精神。我多么想在壮丽的长海之滨，把它的美质和气概也都领略个够。

九寨沟原始森林

黎明，汽车从诺日朗瀑布出发时，仰望着暗蓝色的天空里，还可以找到几颗孤独的星星，在夏日的寒风里闪烁。刚走到碧波浩荡的镜海边上，突然从山峦的顶端，飞来阵阵的浓雾，遮住了湖泊，遮住了树林，遮住了山岭，遮住了眼前的一切。汽车像是在朵朵的白云里颠簸，快要抵达藏马龙河沟的原始森林时，云雾才散开了，只见峡谷两边的悬崖上，覆盖着皑皑的白雪，阴沉沉的天空里，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来，多么轻盈和柔情，掉在苍翠的青松株上，顷刻间就将深绿色的山野，染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



吹来一阵凛冽的风，把云雾和雪花都刮得干干净净，拨开头顶上湛蓝的天，露出了一团火球似的太阳。在清澈的阳光底下，我们这群旅游者乘坐的汽车，终于到达了原始森林的边缘。一簇簇参天的云杉，摇晃着碧绿

的枝桠和嫩叶，像是在欢迎远方的客人。

穿过一行行白桦树底下的小径，我踏着白雪，踏着青苔，踏着飘落的树叶，踏着锋利的岩石，走进了密密的森林。我站在高高的云杉树底下，抚摸着被熊猫啃光了叶子的箭竹，想透过蓊郁的树丛，寻觅天空里的日光和云彩，却无法找见它们完整的影子。当我低下头，想寻觅同来的旅伴时，却也找不见他们的踪影，不知道究竟躲在哪儿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只听到呼啸的风声，簌簌的树叶声，却听不到人声，瞧不见人影，也找不到很想瞧见的熊猫，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悄悄地漫步。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瞧见人挤着人，中国的人口实在膨胀得太厉害了，像九寨沟这样安静的地方，真是很不容易找见的。我多么想在这儿长久地坐着，多闻一下峡谷里野草和树木的芬芳，多闻一下清香和纯洁的空气，好把尘世的纷扰和混杂的噪音，一股脑儿都暂时忘却了。

这高山上的原始森林，真是个变化无穷的地方，我刚才还从树叶的缝隙里，看到掉落的一缕缕阳光，一会儿却又乌云密布，浓雾滚滚，像是夜幕降临了，树林里幽暗得真有点儿令人害怕，能在这儿露宿过夜吗？正在惊惧中间，四周却渐渐明亮了起来，原来是飘着一片片的雪花，还夹着霰粒，飒飒的，啪啪的，打在红桦树上，打在我脸颊上。我正想躲避时，太阳光亮晶晶的，像多少璀璨的珍珠和玛瑙，在闪闪地发亮。

我想起了一路上见到的淘金者，想起了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贪婪地谋求财富和权势，不知道他们可有功夫在大自然中徜徉？而且在山光水色中云游之后，会不会得到足够的乐趣，多少净化一点自己的精神？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里，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正在冥想时，几只云雀冲上了天空，迎着明媚的阳光，清脆和嘹亮地鸣叫着，打断了我随意的思索，于是我坐在林间的空地上，尽情地品味起大自然神秘的气息来。

五花海和珍珠滩



从藏马龙河沟原始森林回来的路上，我终于瞧见了五花海的美景。清

晨路过的时候，早就闻名的这一片湖泊，被满天的云雾笼罩着，还未曾露出自己绝代佳人似的容颜。

为什么从这一汪迷人的碧波里，竟泛出了湛蓝的涟漪？像一粒粒璀璨的宝石，像一块块蓝得发亮的天空，给宁静和纯洁的碧波，抹上了多少神奇的色彩。在荡漾的微风里，我仔细地往湖面看去，只见那澄清的碧波，竟是深一层，浅一层，浓一层，淡一层，真正是千姿万态。而在这明澈的碧波底下，一株株躺着的树桠，像是许多雪白的珊瑚，诉说着大海里的童话故事。在这一串串珊瑚顶上，晃动着紫色的光点，粉红色的云霞和鹅黄色的树影。为什么在五花海里，蕴藏着这么多迷人的颜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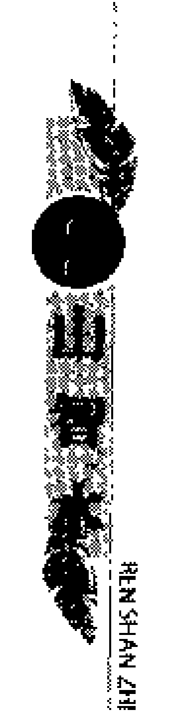
当白云飘过山峦的顶端，万顷碧波中又浮动着乳白色的倒影，衬着这白茫茫的一片，旁边的碧波显得更明媚和鲜艳了。往远处望去，对岸山坡上黄杨树的倒影，在绿水中间轻轻摇荡，一簇簇浅黄色的光影，缥缈而又朦胧，还有那一束束墨黛色的光柱，悄悄地竖立在里面，原来是一颗颗枞树的倒影。这一团团蓝色的光波，密密层层地凝聚在一起，竟像是从未见过的海市蜃楼，在蓝天和白云底下，不断地变幻着色彩与光泽。

当太阳冲出云围，在蔚蓝的天顶露面时，立即像一团火球掉进了碧清的湖泊中，炽热的火焰被撕得粉碎，闪烁出数不清的阵阵金光，有的像孔雀的翎毛，有的像火树银花，有的像满天的星光。我曾神往过法国的印象派绘画《日出印象》，惊叹于莫奈竟如此敏捷地捕捉住光和影瞬间的变化。比起《日出印象》凄清和迷茫的光影来，五花海的颜色简直太丰富了，太浓郁了，像多少绘画大师永远都用不完的调色板，真是变幻无穷，神秘莫测。

当我离开五花海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幅充满色彩的油画，永远悬挂我的心坎上了。如果有谁要问我，什么叫做色彩的美？我就可以大彻大悟地告诉他，“你上九寨沟去看五花海吧！”

在五花海看完了大自然最美丽的色彩，我就兴冲冲地走往珍珠滩。这一泓洁白和冰莹的溪水，从岩石嶙峋的河滩上倾泻而过，真像是一道光亮的长虹，从半空里掉人了山谷中间，这寒气逼人的白光，这砰訇震响的声音，这急湍奔腾的雄姿，真使我有些肃然起来。

从岩石间不住地溅出点点浪花，多么像迸出了一颗颗玲珑的珍珠。多少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卷起裤管，提着皮鞋，光着脚在凛冽的珍珠滩



上嬉闹。我瞧着他们活泼的背影，走过了架在水上的栈桥，往山峦的背后信步而去。在这珍珠滩的背后，原来是一座挺立着的悬崖，于是哗哗的流水，纷纷在这儿争夺着前进的路，飞快地越过崖顶，一起都跌落下来，聚成了一道道银色的瀑布，有的像一面面折光的镜子，有的像一张张晶亮的窗帘，有的像一根根玛瑙的柱子，有的像一把把锋利的长剑，透过这些明净的水流，可以瞧见山洞里一株幼嫩的青松，显得分外的苍翠。

这奔腾不息的瀑布，将自己全部的水流，都倾注在山脚下的幽潭里，响起了一阵雄浑的轰鸣声，像半空中打雷，像有人在敲鼓，像千万块岩石在崩塌和滚动。

不管这一切，珍珠滩的水流永远在默默地倾泻，它要跃出水潭，它要穿过山坳，只要还有一丝的力量，它就永远要放射出珍珠般的光芒，它就永远要不倦地流淌，珍珠滩真像是一位无比坚韧的壮士。任凭那团团围住的山崖，也阻挡不住它遥远的征程，我挺着胸膛，在心里讴歌它这种伟大的精神。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一个扰攘喧嚣，一个肃穆幽静；一个珠光宝气，炫人耳目，一个雄奇深邃，浑然天成；一个灯火辉煌，城开不夜，一个月色迷离，万籁俱寂；一个矗起沙漠间，蓝天绿地，却置身万丈红尘，一个历经千百劫，刀劈斧斲，反化成胸中丘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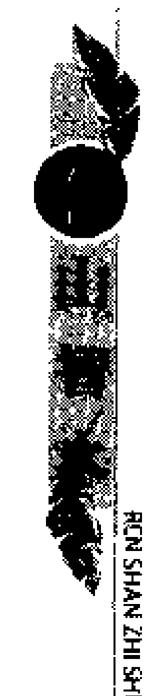
一个是美国三个赌城中之最大者拉斯韦加斯，一个是以壮丽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的大峡谷。

无意为赌徒呼卢喝雉，更没有千金一掷的本钱，只要一瞥大峡谷。去大峡谷必得在赌城中转。

九时半从华盛顿登机，由东向西，飞过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米苏里河，越落基山，从山中科洛拉多河隐隐可见，大峡谷国家公园就在此河流域中小山一段。下午当地时间三时半到达拉斯韦加斯。实际在空中飞了约四个小时，航程横跨了美国的三个时区。

计程车司机说："我愿意迎接到这里来的旅客，不愿意送离开这里走的。"他以为我也是到这里来做黄金梦，并且将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么？

希尔顿饭店门前的雕塑，庞然一大金盆，就像芝加哥阿冈核研究所广场上塑得一朵凝重的蘑菇云一样，卖什么吆喝什么。每家旅馆的底层大厅，不含糊，都就是赌场。一片吃角子机声。赢钱是吐出硬币，哗啷哗啷的，输钱是静悄悄的，没有声息。越是只有机器声，没有人声，越显得气氛紧张，一排排坐在角子机前的客人，仿佛值班员在什么中央控制室操作时一般兢兢业业。一位中年妇女，看来是华裔，她也发现了我这个中国人，侧过头打量我，大概一眼看见我胸前的相机，急速转过脸去。其实我不会那么没有礼貌，不得同意就揿快门。我加快脚步走开。在这里除了老板和领班，顶多加上便衣警察四下里照顾以外，没有像我这样闲荡的人，都是脚步匆匆，穿梭而过，或是专心致志，远筹下注。抓紧每一分钟，抓



紧每一次机缘，寸金的光阴随着硬币从指缝间淌过。而赌场中没有钟表，不计时间，没有窗户，不知东方之既白。

于是旅馆的房间里，常是窗帷紧闭，而床上彻夜无人。米高梅电影公司不拍电影了，全部资金转来开米高梅饭店。希尔顿跟米高梅暗中较劲：你两千九百床，我就三千床。我也宁肯让这三千床之一空着，从新区逛到老城。

世纪之初，1900 年，这里还只有来自北方犹他州的移民从山谷中开掘的一泓清泉，成了片丰饶的牧场。1960 年这座沙漠上的绿洲城市已经有了十万人，而今天人口突破了五十万。

灯红酒绿的闹市，哪里有沙漠的影子。只有一家赌场名叫“撒哈拉”，另一家“阿拉丁”饭店，门前有几棵棕榈，使人想到《天方夜谭》，阿拉伯的神灯能导引我们开启宝窟吧？

这里有“韦加斯世界”的俗不可耐的霓虹灯明明灭灭，也有“恺撒皇宫”灯饰的淡雅庄严。两千家大小赌场，通通用的是著名的胡佛水坝发电厂供应的电。你亮，它更亮，恍如白昼；据说如在盛暑来，那夹道赌场室内的冷气，会飕飕地刮到街上来。

出生在四川的诗人刘庶凝在当地一家大学开英国文学课。他们夫妇都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我说赌博也是一种文化。销魂当此夜，在豪赌与酣舞的优势之下，不但只营饮宴的中华酒家、红鹦酒家黯然失色，就连浓油赤酱的黄色书店也因为无人光顾，打烊熄灯了。

我在香港看赛马、读《马经》后，写过一句诗：“认真地干着无聊的事情。”来此赌城，一开眼界，觉得其事其人，又不是说无聊和认真所能尽意。旅伴杰伊·赛莱说：“我不喜欢读诗，但是你如果写了关于拉斯韦加斯的诗，一定寄给我看看。”“为什么？”“我想知道你怎样把赌博写进诗里去。”

几乎与赌城相毗连的大峡谷，却另是一番夜色。

说相毗连，你不要查地图；是我搭十人小飞机，只飞了一小时，心理上觉得转瞬就到了。

我先就在华盛顿的太空馆通过立体电影，随着飞机上的镜头，鸟瞰过大峡谷；时远时近，时而低空飞行，时而扶摇直上。现在从小飞机的舷窗



望出去，平稳中透着呆板。直到快降落时俯看大峡谷群峰冈峦巅顶，如冠，如砥，平阔开朗，常青的针叶树如锥、如球，苍然老绿。今天是11月8日，阳光很好，无法想像大峡谷北沿公路已经封闭，会是大雪封山。

在空中，虽然一览众山小，但是还领略不到大峡谷的特色。只管在回忆中搜索着对黄山以至西南横断山脉的种种印象，比高比低，不得要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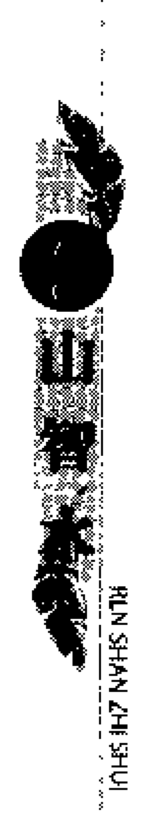
等到黄昏时分，步行到天使角，顺着纡盘的山路下行，眼前层峦叠嶂，沐着万古如斯的夕阳斜晖。在寥廓的天地间，人竟这般渺小；在亘古的断崖峭壁面前，生命显得多么短暂。只从那一抹落日余光的移动，可感到时间在无声地流，不留痕迹而又稍纵即逝。远远近近向西的山壁都被一条水平线截成上下两段，上面反射着金黄的光，下面是褐色的山石和土层退人阴影。暮色渐浓，仿佛从谷底升起的阴影，伴着飒飒的晚风，无声地推了上来，把那金黄的光亮带逼得愈来愈窄。有谁目睹过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有谁目睹过古罗马斗技场的日落黄昏？有谁目睹过金字塔在暝色中隐去？……谁才能多少体味一点古与今，兴与衰，变与不变，依恋与超脱；虽然稊米之微，却也感受着历史的脉搏，虽然孤独地伫立，却有无形的脐带同整个的人类相联……一下子，天黑下来了，大峡谷深不见底，回首大峡谷村旅舍的灯火，比遥远的星辰亲近温暖得多了。

半夜，醒来，拨开窗帘，依稀有朦胧的月色。不是被什么声音吵醒，而是因为静，寂静，绝寂静。听人说过在低于十至十五分贝的寂静中，呆长了人要发疯的。那该是因为万籁俱寂产生了四顾无援的孤独吧。孤独会使人发疯。

然而在大峡谷之夜，我并不感到孤独。不光因为隔壁有旅伴，而且，这千山万壑，默然相对，先我而来，迟我以往，似曾相识，使我有会于心，要更阔大，更凝重，更坚忍。明天纵然远去万里，却将永远记住这无言的Grand Canyon，这山的壮伟，谷的幽深。

上帝的安排，人事的凑合，出奇地把大峡谷和赌城并列在一起，互相对比，互相映衬。

取道66号公路返回拉斯韦加斯。又来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当中。离开赌城的游客，似乎确是比初来的人们沉默些，矜持些。我随着人们登上飞机，飞机是往返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与拉斯韦加斯之间的，然则这是个国际



化的旅游胜地了。

游大峡谷的要经由赌城，来赌城的不一定游大峡谷。我在飞机里合上眼，眼前交织着两地分不开的幻象，好像新结识的两个朋友抢着对我讲话，一个浮躁，一个深沉。

苏州赋

王 蒙

左边是园，右边是园。

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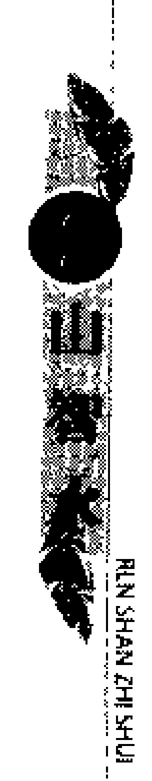
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凝，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应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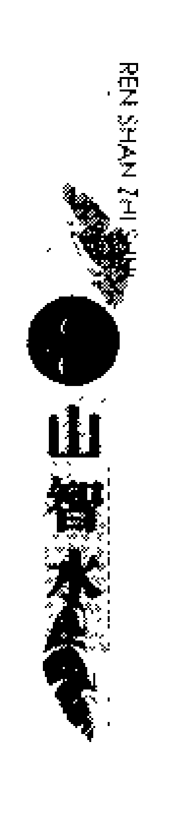
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

苏州已经建城二千五百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七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

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江苏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的生日的时候，一九八六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一千五百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惟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她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

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得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她的太平盛景





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的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再失去吗？

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她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剧、吴语吴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我真怕听到这些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国语。那迷人的庭园，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神话里。这神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她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她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心上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她碰她亲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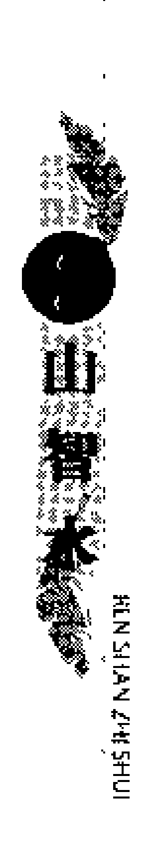
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愚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

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地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清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呆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

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曲，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恬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她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嗡多灾多难的时代！

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盗名、大轰趋时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设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

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读三峡

王充闾

“船窗低亚小栏干，竟日青山画里看。”我满怀着四十余年的渴慕，放舟江上，畅游三峡，饱览着山川胜景。

伴着船行激起的沙沙的水声，迎来又送走那峥嵘嶙峋的山影。江轮在危岩绝壁间宛转穿行，眼看要撞在迎面横过来的陡壁上，却灵巧地一闪，辟出一片生面别开的天地。真是“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古诗用字的贴切。老杜笔力的雄健更是令人心折，群山万壑，的确像无数匹高高低低的骏马，脱缰解辔，挤挤撞撞，奔赴荆门。谪仙作诗，惯用夸张手法，但他刻画三峡之险峨：“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则全是写实。峡中景色变化无常，适才还是“高江急峡雷霆斗”，令人目骇神摇，霎时烟云浮荡，一变而为倘恍迷离，幻成一幅绝妙的米家山水。游人也随之从现时的有限形象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玲珑球相见，灵犀互通，开掘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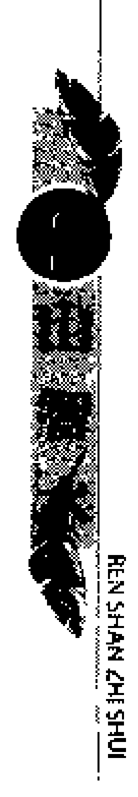
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年风雨剥蚀，岩石现出许多层次和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船过兵书宝剑峡，这种“书”的观念更加浓重了。相传诸葛亮入川时，路过三峡，曾把神人赐给他的兵书藏在峭壁之上。清代诗人张船山煞有介事地咏叹道：“天上阴符定不同，山川终古傲英雄。奇书未许人间读，我驾云梯欲仰攻。”而另一位诗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去做文章：“兵法在一心，兵书言总囿。弃置大峡中，恐怕后人误。”平日嗜书如命的我，座前、案边、眼中、心上，无往而不是书卷。孤寂时，有书相伴，会觉得“书卷多情似故人”；夜阑人静，手倦抛书，也习惯于“三更有梦书当枕”。此刻，面对着峡江胜境，书痴自然要把它捧起来当书读了。

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比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不，应该说早在“混沌初开，乾坤

始奠”之际，它就已经摊开在这里了。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接刻着岁月的展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我们不能设想，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读尽它的无限内涵，但总可以观擅变于烟波浩渺之外，启哲思于残编断简之中。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们徜徉其间，一种对山川形胜的原始恋情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激动，会不期然而然地被呼唤出来。

在这锦山绣水之间，早在五千年前就曾闪烁着大溪文化的异彩。两千年前，扁舟一叶从那条唤做香溪的小河里，载出一位绝代佳姝。“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不独阁里之荣，也是邦家之光。两汉之交，公孙述枭踞白帝城，跃马称帝。过了三周甲子，这里又成了吴蜀争雄的战场。年轻的陆逊创建了“火烧连营七百里”的赫赫战功；刘先生永安宫一病不起，将他的嗣子、未竟事业连同未来的千般险阻一股脑儿托付给他的军师；诸葛公神机妙算，在鱼腹浦摆下了“八阵图”。“自从归顺了皇叔爷的驾，匹马单刀取过巫峡。”老将黄忠的行迹，至今还留在《定军山》的戏文里。但是，“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今日舟行访古，不仅史迹久湮，而江山亦不可复识矣。

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屈平词赋悬日月”，船过秭归，人们面对着万树丹橘，总要联想起那以物拟人的不朽名篇《橘颂》；而当朝辞白帝，放舟三峡，又必然记诵起李白的流传千古的佳作。在这里，杜少陵经历了创作的极盛时期，二年时间写诗四百三十七首，占了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刘禹锡出守夔州，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首创了文人笔下的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竹枝词。前后相隔二百余年，白氏兄弟与苏家父子的诗章，使三游洞四壁增辉，名闻遐迩。洎乎现代，“江山仍画里，人物已超前”。陈毅元帅的三峡诗，蕴藉沉雄；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词，堪称千古绝唱。面对着意念中的历代诗屏和眼前的山川形胜，我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七绝：“轻舟如箭下江陵，高峡急江一水争。短梦未成千嶂过，巫山何处听猿声？”布鼓雷门，非敢附骥，也不是要作谪仙的翻案文字，纪实而已。



就诗而言，巫山十二峰可以说是一部不是靠语言文字而是由境界的氛

围酿成的朦胧诗卷。两岸诸峰时隐时现，忽近忽远，笼罩在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万古空蒙之中，透出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朦胧意态。“一首《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神女生涯”为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像空间，成了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也许这样远远望着那万古烟云，谛听着她的模糊的默示，更富迷人的魅力；如果过于刻板、认真，率性攀到峰头去照视一番神女的芳姿，恐怕那风化的照岩会令人意兴索然，大失所望的。比之于绘画，巫山十二峰无疑是整个三峡风景线上一条最为雄奇秀美的山水画廊。在这里，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疏密虚实等各种表现手法兼备毕具。那群峰竞秀，断岸千尺的高峡奇观，宛如刀锋峻劲。层次分明的版画；而云封雾障中的似有若无、令人神凝意远的万叠青峦，则与水墨画同其韵致。

整个三峡，也并不都是怡情悦性的画境诗笺，它还是一部描绘奋斗人生、满布着坎坷与风浪的惊险之作。我看到过一幅题为“巴船下峡图”的古画：在狭窄湍急的滩口中，船工们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地使篙撑船，同无情的礁石、激流做殊死的决斗。际此“天下至险之行，行路极危之时”，“摇橹者皆汗手死心，面无人色”。白帝城中一幅古碑上也有着“瞿塘峡口波涛汹涌，奔腾万状，舟行至此，靡不动魄惊心”的记载。至于流传在两岸世代人民口头上、记忆中的，更是举不胜举。今日舟行江上，耳畔还仿佛鼓荡着古老的黄牛峡歌和滟预滩谣。在这种生死系于顷刻，战战兢兢，提心在口的情势下，赏玩江峡奇景，根本无从谈起。正如《水经注》引袁山松所述：“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解放后，三峡航段经过了彻底整治，山川人川，流缓波平，从容稳渡，再不用“愁水又愁风”了。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有人却又感到到尽崎岖，平淡寡味，嗒然若有所失。这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也自有他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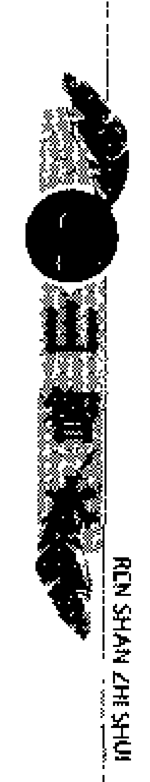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有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的说法，还有人把绘画分为写实、传神、妙悟三个层次。我以为，读三峡可能也有三种灵境：始读之，止于心灵对自然美的直接感悟，目注神驰，怦然心动。这种灵境，有如晋人袁山松对三峡的观赏：“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再读之，会感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景物交融互渗，物我融为一体，亦即辛弃疾词中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卒读之，则身人化



境，浓酣忘我，“冲然而澹，悠然而远”，进入《赐经》上讲的那种“天地絪组，万物化醇”的灵境，此刻该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了（现在，我还能剌剌不休地饶舌，说明离这种“化境”尚远）。

读三峡，有乘上、下水船两种读法。乘上水船，虽然体味不到“轻舟飞过万重山”的酣畅淋漓的快感，但颇有利于从容玩味，沉思遐想。“读书切忌太慌忙，涵泳工夫意味长。”读三峡，也是如此，不能心浮气躁，囫囵吞枣。下水船疾飞如箭，过眼烟云，留不下深刻印象，其弊正在于此。但下水船又有其独特的美学效应。本来两岸的青松、丹橘、翠峦、粉堞，彼此相距甚远，但由于船行疾速，拉近了它们的距离，造成眼前多种物象重合叠印的错觉，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视觉形象，即使物象渐渐消失，也能留下一种雄奇的意境与奋发的情思。鉴于两种读法各有得失，我们通过双程往返，兼取了二者之长。

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三峡惊险场面的失落。惜因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但是，也还有另一面的道理。美学上讲究余韵悠然，有余不尽，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像的翅膀。踏不上的泥土总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像的天地，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无穷了。



山庄湖色

郭秋良

清代画家的著名山水长卷“避暑山庄全图”，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片翡翠的世界，那独具特色的山庄七十二景，像颗颗明珠在这生机勃勃的绿海里闪闪发光——这是有幸看到这幅名画的人，留在脑海里难以磨灭的印象。

避暑山庄在河北省承德市北部，是我国古代著名优秀园林之一。她虽然名为山庄，但规模是很宏大的，那随着山势蜿蜒起伏的宫墙里，有着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的湖光山色。当你走进山庄的丽正门，从玲珑精巧的宫殿区开始，尔后是峰峦叠翠的山区，景色明丽的湖区。漫游山庄诸胜时，那么，你就会亲身领略到，那以山林野趣为特色的塞外风光，远比挂在墙上的名画更有生命力，更富牵襟扯裾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庄里每一颗明珠，无不使人观之辄喜，每一处胜景，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但是，奇妙得很，不知为什么，我在这山庄纵览诸胜时，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有那么一瞬间，要把视线投向那碧波粼粼的塞湖。我不能不看她，她有着一种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我。在我看来，她是绿中之绿，胜中之胜，她是镶嵌在这翡翠画屏上的鲜美晶莹的碧玉。

塞湖是山庄上湖、下湖、澄湖、银湖、镜湖、如意湖六湖的总称，那喷珠吐玉的热河泉，就活跃在澄湖的东北隅。湖上的早晨是迷人的，也许是因了热河泉的缘故吧，轻纱笼罩的湖水显得那样温柔、清澈，像多情少女的眼睛。朝霞仿佛格外垂青这湖上的晨光，她似乎等不及水面上轻柔的白纱散尽，就把自己的全部艳丽倾注进湖中了。这时，是湖上最绚丽多彩的时节。水是浓绿的，像碧玉；霞是艳红的，像胭脂。碧玉般的绿，胭脂般的红，这自然界中最鲜明、最美妙的色彩交融在一起了：绿水温情的拥抱着红霞，胭脂尽情地在碧玉上流丹。当人们为这湖上的奇观深深陶醉，一时竟闹不清究竟是湖水飞上了霞中，或是红霞落进了塞湖的时候，朝日又把万道金光射向湖面了。这时湖上微风乍起，细流跳跃，直似搅起满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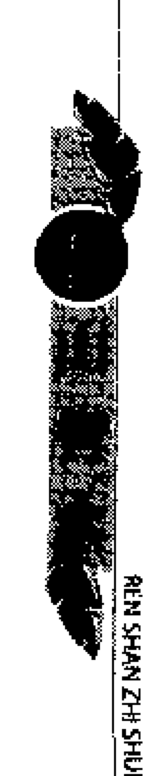
碎金。当嬉戏的细浪潜到湖底憩息的时候，湖水又恢复了平静。那乱真的倒影，把山庄的胜景都摄取进了湖中，于是，塞湖上出现了奇妙的“水中天”。

以正宫的正殿“澹泊敬诚”领衔的宫殿群，清晰地在下湖水面上伫立。画面是宁静的，但我似乎隐约听到了细细的鼓乐声，眼前仿佛出现了康熙和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蒙、藏、回、维吾尔、苗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盛大场面……鼓乐声骤然间强烈起来，变成了令人恐怖的枪炮的轰响，眼前出现了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和慈禧仓皇逃进避暑山庄的画面。就是在康熙三十六景中名列第一的“烟波至爽”，咸丰指使其弟在北京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最后在这古殿一命呜呼。慈禧则在避暑山庄策划，而后在北京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垂帘听政”，从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耻的一页。这水中静静的宫殿啊，好像是一部活的历史，记载了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

如意湖是富有诗意的，那挺拔蓊郁的古松，那苍翠欲滴的山峦，那千山万壑中闪光的明珠——“南山积雪”、“锤峰落照”都愿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倩影。

辽阔的澄湖似乎更为多情，她不光把“金山亭”和湖畔的“万树园”、“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间想”、“水流云在”等胜景都拢进了自己的怀抱，且欲把山庄外远山上的普乐寺、伊犁庙、磬锤峰、蛤蟆石邀进境中。

若说到湖上的胜景呢，那就更可以让人领略湖水的魅力了。红柱彩檐的“水心榭”，声色俱佳的“月色江声”，都是因水而名的；青莲岛上的“烟雨楼”，环碧半岛的“采菱渡”，更是湖水赋予了特殊的美。在这避暑山庄，处处使人感到水的活力。几乎是无处没有她的踪迹，就是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前，她也汇聚成小巧玲珑的“月牙湖”。但这里还不是湖水显示其美姿的绝妙所在。那水上的奇珍在如意洲上假山嵯峨的沧浪屿，这里有湖中之湖，一个不满十弓的袖珍湖泊，在这里，我听到了一种美妙的声音——不，这不是你所想像的细浪拍岸或喷泉出水之声，这是一种只有在这“湖中之湖”才能听到的音乐。这美妙的声音，是从一个斜倚栏杆的女孩子口里发出来的，她的声音是那样圆润，那样甜美！而且，它并不是飞向天外，而是因了假山和湖亭的遮拦而飞向水中，尔后又带着鲜凌凌



的水音，飞出这湖中之湖的水面，就是那钢琴弹出的音符也难媲美的。我听得出，她在用日语读科技单词。我没有问她在哪个学校读书，或是在哪个单位工作。这是用不着去问的，像她这样准备或者正在献身“四化”的青年，多得问得过来吗？有几位日本游客，也许是寻声，也许是访胜，走进这沧浪屿中来了，他们望着专注地朗读单词的姑娘笑了……

湖上的风光是迷人的，有人说过，她像闪光的镜子，也有人说，她像明亮的眼睛。可在我看来，她却像录音机上的磁带。五盘录音带朝朝暮暮、忠实地记录着山庄的变迁。如果把她已经录制的声响播放出来，我们会听到北洋军阀和日本侵略者滥伐古松的锯木声，国民党军队的拆殿筑堡声；如果把她正在录制的节奏播放出来，我们会听到那振奋人心的新长征的脚步声。随着承德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对外开放，她将要录进多少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欢声笑语啊……

居延海

朱增泉

一

居延海在哪里？居延海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额济纳旗。古时候，居延海有东西两个水泊，丰水时二泊相连，枯水时二泊分离。汉时称居延泽，魏晋一称西海，唐时统称居延海。居延海的源流是弱水河，弱水河发源于祁连山。祁连山的冰川雪水自古孕育成条条河流，弱水河从祁连山北坡流下，流经甘肃张掖地区时称黑河，再向北流入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称额济纳河，在额济纳河沿岸形成居延绿洲，最后注人居延海。在古代，碧波浩淼的居延海很有名，史书上屡屡提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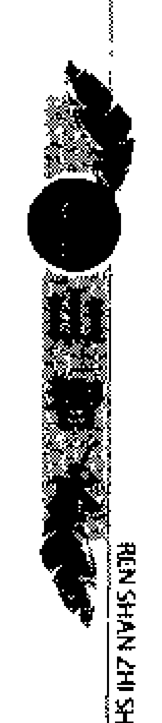
可是，居延海现在已经干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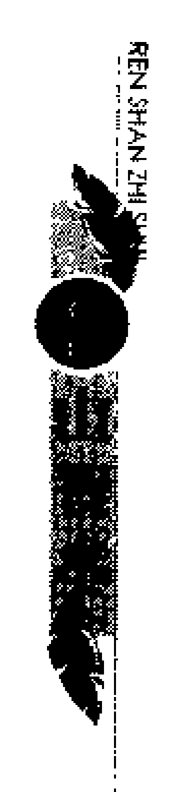
居延海畔有我们的卫星发射基地，它使我有机会一次次走近干涸后的居延海，一次次目睹这里的荒漠景象。

在草原、沙漠、戈壁这一组生态系统中，水源是关键环节。有水源，这些地方便是草原牧场；水源枯断，草原很快退化成荒漠戈壁。居延海干涸，同黄河、塔里木河断流一样，是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的大事件之一。它不仅对西北，而且将对更大范围的生态、人文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这几年，北京每年春天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专家、媒体组成的联合考察队溯风而上，一路向西追查风沙之源，一追追到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额济纳旗。在这里，人们发现历史上有名的居延海已经干涸，湖底一片砂砾，广袤的居延绿洲已全部沙化，大片胡杨林在枯死，满目“大风起兮尘飞扬”的昏黄景象。终于真相大白：风起额济纳，沙落北京城。

居延海的干涸引起了普遍关注。北京人开始关注这件事，因为沙尘暴影响了北京的空气质量，进而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质量，使北京人无法舒





畅地呼吸，早上出门会有沙子吹进眼睛里。内蒙人在关注这件事，因为居延海已干涸几十年了，那里的草场早已沙漠化，许多物种已灭绝，水鸟已不再飞来，牧民的生存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可是盼水一直盼不来。现在好了，沙尘暴刮到了北京，北京人急了。只要北京人一说话，事情说不定就会有转机。甘肃人也在关注这件事，因为居延海的源头在甘肃，居延海干涸与上游截水太多有直接关系。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他们身在利害之中，不能不关心。中南海也在关注这件事，因为居延海干涸引起的生态恶化后果日益严重，各方面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是得下决心、想办法了，再不能目睹居延海继续干涸下去了。

二

居延海是不该干涸的，这一带自古就是战略要地。

祁连山——弱水河——居延海，从南向北形成一条绿色走廊，它的东面是巴丹吉林沙漠，西面是千里戈壁。这条绿色走廊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命线、繁息地，从这里向南可达青藏高原，向西可至准噶尔盆地。同时，这里也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两条走廊在这里交叉成一条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了这条南北走向的绿色走廊，也就拦腰切断了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阻断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谁控制了这一地带，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这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击败匈奴、开拓西域，关键之役就是派遣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牢牢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在这片干旱地带，一个内陆海的重大军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汉武帝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这一带的守备。如，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强湾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带修筑遮虏障，“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

可是，居延海现在已经干涸了。

居延绿洲从汉代开始就是著名的屯垦区，曾为历代固守西北做出过贡献。汉代在这里大量屯兵守备，军粮供给是个大问题。汉军发现这里水源丰沛，土地广袤，便组织士兵挖渠灌溉，垦荒种粮，就地解决了这一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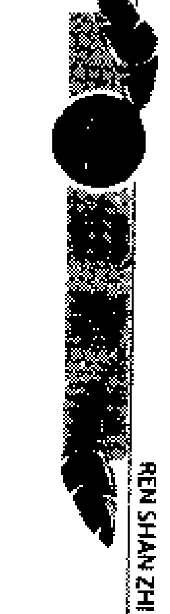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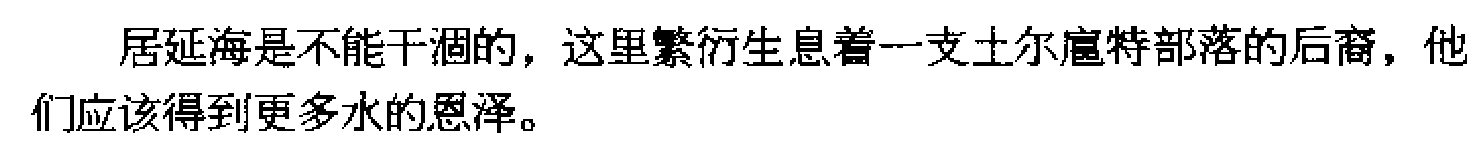
盾。屯垦戍边成为汉代实行的重要军事制度。居延垦区周围构筑有城、障、烽、台等一系列防御工程，屯垦军民有患作战，无患耕作。直到今天，这里的戈壁荒漠中仍留有大量汉代屯垦遗迹。这一次，我到现地去看了“甲渠塞”遗址，它也叫“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即排列首位的渠，“候官”是守渠官的等级职称。这是荒凉戈壁滩上的一个大土墩，土墩四周已被千百年刮向这座土塞的沙砾掩埋壅塞，土墩中央尚可看出一间间房间轮廓。大土墩前立有一块大理石石碑，标明它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对这个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先后出土汉简 12000 余枚。我站在大土墩上极目四望，只见四野里一片浑浑沌沌，苍苍茫茫，狂风乍起，飞沙走石。两千多年前，这里却是阡陌纵横，水波涟涟，稻秧油绿，蛙声四起。

可是，居延海现在已经干涸了。

又看了西南面十多公里处的“甲渠第四燧”废墟，当年它是归甲渠候官管辖的一个小塞。废燧用铁丝网围着，铁丝网里围着一圈堆得很高的新土。陪我到现地去的额济纳旗旗委副书记永红同志对我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刚来这里发掘过，又从这个废燧里挖到了一批汉简。我从铁丝网的一个入口处走进去，发现四周新挖开的一圈沟壁上烟熏火燎，是当年烤火取暖的火墙。房间里有一个灶台痕迹，墙上耷拉下来的墙皮一层又一层垒加在一起，估计是住进一拨人就泥一次墙，以盖住墙上的污迹，开始新一轮起居生活。古人在两千多年前留下的这些生存痕迹，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们刚刚离去，气息尚存。

经考证，在居延海周围，除了汉代的屯垦遗址，还有唐、西夏、元等不同朝代的屯垦遗址。卫星遥感图像显示，古代居延垦区的屯垦范围最大时达到 46 万亩以上。西夏时这里的屯垦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居延海畔的黑城废墟就是西夏王朝的“黑山威福军司”所在地，沙俄利兹洛夫曾从这座黑城废墟中挖走了轰动世界的大批西夏文物。“额济纳”即西夏语“黑水”的意思，因注入居延海的弱水河上游是黑河。又因远处有黑戈壁，狂风刮来空中黑云蔽日，黑城由此得名。元代在这里设立亦集乃路，“亦集乃”由“额济纳”转音而来。





三

居延海是不能干涸的，这里繁衍生息着一支土尔扈特部落的后裔，他们应该得到更多水的恩泽。

土尔扈特部落的每一页历史都富有悲壮色彩。土尔扈特是古代游牧在西北地区的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另外三部是杜尔伯特、和硕特、准噶尔。1628 年前后，准噶尔部在卫拉特四部中坐大，土尔扈特部落势力较弱，经常遭受其排挤、骚扰和欺凌。无奈之下，在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走他乡，向西漂泊至伏尔加河流域停留下来，在那里创建了土尔扈特汗国。在异国他乡，土尔扈特人又受尽沙皇势力的欺凌，他们的思乡之情、归乡之心一直没有泯灭。1698 年，汗国第四代汗王阿育奇，派遣他的侄子阿喇布珠尔回西藏觐佛进香，陪同阿喇布珠尔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母亲，随从 500 多人。据说，阿喇布珠尔还负有一项秘密使命，顺便试探清廷对土尔扈特部落归来的态度。阿喇布珠尔在西藏居留了五年，1703 年起程返回伏尔加河流域。途经西域时，被土尔扈特宿敌准噶尔阻挡，断了归路。阿喇布珠尔遣使人京，向康熙帝“乞请内附”。康熙准奏，将嘉峪关以西至敦煌之间的地域赐封给阿喇布珠尔。阿喇布珠尔死后，其子丹忠承袭。由于他们的牧地西部靠近准噶尔，常受侵扰。雍正年间，丹忠又呈请内迁。经核准，迁进嘉峪关以内，随后进人额济纳河流域，在居延绿洲定牧，一直延续至今。陪我去看“甲渠塞”遗址的旗委副书记永红就是土尔扈特后裔。他们是土尔扈特人当中最早东归的一支。后来渥巴锡率领整个土尔扈特部落东归，那是 1771 年的事了，比他们晚了 70 多年。

六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额济纳旗时，土尔扈特人按照他们的古老风俗，盛情接待了我这位远方来客。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开到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旗领导早早远迎十几里，已站在路边等候我们了。我们一下车，就向我们献哈达，敬下马酒。中午又按他们的最高礼节，用烤全羊款待我们，由土尔扈特长者、旗政协主席割下第一块羊肉递给我，又切下肥羊尾巴上的一条白油要我吃下去。席间，用小银碗向我们一杯又一杯地敬酒。土尔扈特人的热情好客，令我久久难忘。



可是，那次他们就告诉我说，居延海已经干涸了。我听后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们才好。

土尔扈特人祖祖辈辈一直在寻找一片宁静的水草丰美之地，以结束部落的漂泊。居延绿洲是这支最早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最终找到的定牧之地，他们已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了二百年。居延海干涸，对于北京人来说意味着每年春天会从远方刮来沙尘暴，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土尔扈特人来说，则意味着更直接、更严重的后果。面对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莫非又将使这个古老部落再次被迫迁移，远走他乡？

土尔扈特人曾漂泊了几个世纪，他们再不能漂泊了。在这个古老部落的身旁，就有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个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应该有能力改变居延海的面貌，更有责任改善土尔扈特人的生存环境。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际位置不在酒泉，在酒泉以北 300 公里处的一片戈壁荒漠中，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这里是土尔扈特人的家乡。当年，为了建造这个卫星发射场，土尔扈特牧民向北迁移了一段距离，把弱水河旁的一片草场让了出来，实际上是让出了一处水源，让给卫星发射中心在此建立生活基地。土尔扈特人则向北迁到更加靠近居延海的地方，当时居延海还有水，还有成群水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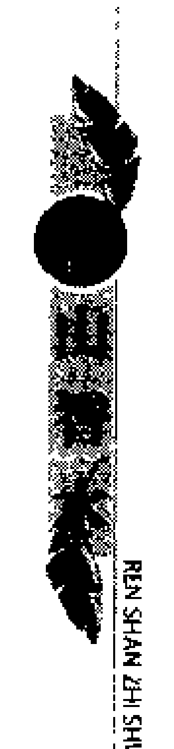
可是，居延海现在已经干涸了。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片沧海桑田、海枯石烂的古老土地，难道我们能够为居延海的干涸去责备先人吗？不能。先人们毕竟是荒漠中留下了他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的文明痕迹。他们曾为这片土地带来过军事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带来过农事上的繁忙和稳熟，带来过文化上的喧闹和灿烂。而我们这个时代，又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留下些什么痕迹？

居延海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让它干涸的。

四

居延海干涸，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有些关系。祁连山的冰川雨雪来自天，天候变化，降水量减少，此其一；居延海地处荒漠干旱地



带，蒸发量大，渗漏率高，加速了水的消耗，此其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爆炸，弱水河上游过度垦植，处处截流浇灌，使弱水河下游变成了无水河。此其三。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居延海干涸，说穿了就是甘肃、内蒙如何分水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关键是要做好人的工作。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矛盾明摆着，总得有人把话挑开，又有人出面决断，事情才有希望办成。

初春的一个晚上，到北京来开会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自治区主席乌云其木格，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居延海有望重新蓄水了。刘明祖说，他向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解决居延海干涸问题的建议。朱镕基总理很重视，立即作了批示，要解决。

几天后，我又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之余，又到额济纳旗去了一次。通往额济纳旗所在地达来呼布镇，已经铺设了一条柏油公路。沿途是过去被称作居延绿洲的地带，却见不到一丝绿色。荒漠中，一丛丛枯蓬全被沙尘蒙得灰头土脸，在风中摇晃。远远地，却看到了地势低洼的地方有白晃晃的水在流动。永红副书记告诉我说，今春开冻以来额济纳河的水流还没有断过，这是前些年没有过的。但是，他们目前还舍不得将水放到居延海里去。他们要抢在开春以前，尽可能多地将上游来的水灌到额济纳河两岸的地里去，要让居延绿洲重新绿起来。

这片土地真的渴坏了，上游放了那么多日子的水，居延海东泊还是没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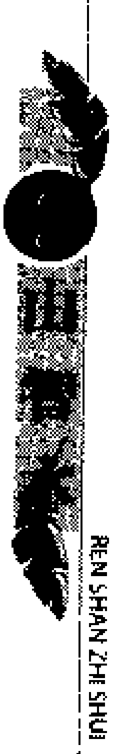
从卫星基地返回北京时，我们先坐车到了张掖。张掖地委的王炳书副书记热情地陪我们一起吃晚饭，半夜里又赶到火车站送我们上火车。他告诉我们说，朱总理考察甘肃时明确指示，黑河上游要下决心搞成节水农业，要为下游额济纳河多放水。甘肃省为了落实国务院的调水方案，对张掖地区来了个“约法三章”：不再从其他山区向张掖地区移民，张掖地区不再种水稻。浇地不再漫灌。王副书记说，他们曾组织领导干部看了一部20世纪初由德国人拍摄的、反映居延海景色的电影，那时候居延海还是一派苇绿鱼肥的水乡风光。现在居延海干涸成这个样子，大家心里觉得真有些说不过去，所以多为下游调济一些水，大家没有意见。



看来，做“人和”的工作见效了。

回到北京后，又在4月2日人民日报《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献计献策》的专栏中读到一篇文章，是专门讲黑河流域水资源调度问题的。文章说，2001年2月，国务院第九十四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决策，加大力度，加快步伐，用3年时间实现黑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调度目标，实现东居延海“波涛汹涌”。

我想，这是居延海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听到的好消息。



皋兰夜语

雷 达

久居兰州的人都知道，深夜出门，不用抬头，即能感到，或身后，或眼前，定有一庞然大物在冥色中谛视着你，那就是皋兰山了；也不必引颈四顾，定能听到一种哈气似的嗬嗬声在空气中鼓荡，那就是黄河的涛声了。

记得一九八六年前后，有位兰州的故交到了北京，闲谈中顺便说起："皋兰山上建公园了。"兴许他的语调太平淡，兴许当时我未及细想，反正我没当回事。我估计，那无非是在皋兰山腰的某处修了个凉亭罢了。我的想像力再丰富，也是断乎达不到山巅的——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皋兰山仰不可攀，直薄云汉，如壁立的屏障守护着兰州，兰州则是偎在它脚下的羊群。实难想像，在这陡峭的几乎寸草不生的皋兰山之巅，能建个什么公园？

终于，在一秋日傍晚，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兰州。下火车后猛一抬头，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皋兰山还是那副熟悉的静卧了千万年的姿势，老熟人似的对我歉然一笑，但仰观山顶，却全然陌生了，著名的"一棵树"没了踪影，只见原先最高处烽火台的位置上，隐约飞起层层亭台楼阁，与秋夜的星斗混成一团，细辨则有角翼然，在雾霭里明灭，如神话里的蓬莱仙境一般，好像一阵风来，那缥缈的楼阁随时有升入霄汉的可能。这就是友人所言"兰山公园"了吧，果然奇幻至极。由于地面是万家灯火的闹市，山顶是星光灼灼的亭台，而中间部分的大荒山完全溶入了沉默的夜色，所谓山顶公园便有了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似的飘游感。我盯视片刻，觉得眼睛发酸，真不知是天宫在轻摇，还是夜气在浮动。

我也算是到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就说夜景吧，曾登上国际饭店看上海（听说现在该去登东方明珠电视塔了），也曾登上枇杷山看重庆，还在飞机上看过夜的法兰克福和罗马，但我敢说，它们尽可以其富丽或壮丽炫人，却都不如夜的皋兰山那么富于梦幻之感。我早就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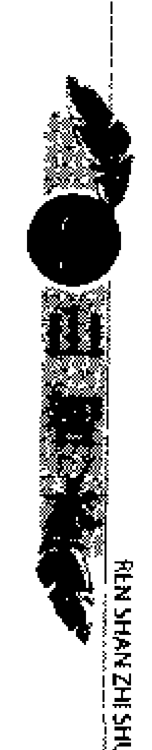


兰州含有某种说不清的神秘和幽邃，暗藏着许多西部的历史文化秘密，凡只到过西安没到过兰州的人，绝对不能算到了大西北；只有到了兰州，而且流连黄河滩，驻足皋兰山者，才有可能摸索到进人大西北堂奥的门径。

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王之涣的《凉州词》，只能作于兰州，而且描写的也只能是襟山带河的兰州。“凉州词”乃古乐府惯用的诗题，并非只能写凉州或只有亲临凉州者才能用它，这就犹如唐人写“出塞”、“人塞”的诗很不少，并非每个人都非要出一回塞一样。可是，单就这首诗的意境观之，恐怕诗人不亲自来到一个高山、长河、古城三者奇绝地扭结在一起的地方，是断难杜撰得出来的。

我想像，王之涣是在一个早春的正午，一个假阴天，来到兰州雷坛一带的河谷的，他极目西眺，觉得黄河上接白云，仿佛是从云端挂下来的，就有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句子出唇；再侧目一看，发现身边的孤城兰州紧贴着崔嵬的皋兰山，四围群山如簇，使山愈大而城愈小，便生出了“一片孤城万仞山”之概。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兰州一带的杨柳还没有吐芽，王之涣打了一个寒噤，猛听得有羌笛声若断若续飘来，心里想，兰州尚且如此，那凉州以西的古战场，还不知道会怎样的苦寒呢，遂叹息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啊。我这样解，唐诗专家可能要引经据典地起来反驳，但据我所知，只有兰州才具备诗中所写的特殊地貌，往西去，甘、凉、肃、瓜四州不是这样，沿黄河上下逡巡，济南、郑州、西宁、银川等地，也都不是这样。

兰州这地方确乎有这种非凡气象，黄河穿城而过，环城则是山的波涛，好似一座天然的古堡，外面的东西不易进来，里面的东西也难出去，铁桶也似的封闭。要是在西安，你会感到关中大平原的坦荡与敞开，而身在兰州，你就没法不体验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禁锢感，连走路的步子都会放慢。从地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心。老人们常说，环绕兰州盆地的群山是一条逶迤的巨龙，皋兰山是龙头，九州台是龙尾，确实越看越像。小时候，我就经常好奇地久久凝视着它，盼望着又惧怕着它会抖动头颅。及长，渐渐知道了龙的传说，就想，这里是否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发祥地？惜乎只是猜想，并无如“黄陵”之类的有史可征。但凭着直觉，我相信这是一块神秘的土地，以前必发生过或不见史籍却惊天泣地的事，以后也必会弄出震憾神州大地的响动。



考证起来，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右郡，汉置金城郡，隋置兰州，皆为兵家必争之险要，到了今天，它更是西北重镇，交通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汇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青海新疆西藏的产物要运到内地，大都须经兰州这个“瓶颈”。兰州的得名，一说来自于夹峙着它的一山一河，即皋兰山（兰）和黄河之滨（洲）；一说古时的兰州四季如春，盛产兰花，故有此名。对后一说，我有些怀疑。古兰州府或古金城郡，其实是一个小文化圈的别称，它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一大片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面。新石器时代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化，老窝都在这里，前者因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后者因广河县的齐家坪而得名，你想找最地道的三足鬲和鱼纹盆，恐非此地莫属。曾使举世惊愕，众学者争执不休的“舞蹈纹彩陶盆”，即出土在这个文化地带。此盆也确实奇特得很，盆沿上的舞者，咱们的老祖宗们，头上之饰物似为发辫，披于脑后，而下体之物，就很像男性生殖器，舞者裸体而踏跳，奔放恣肆，性器官非常之突出，这就不能不使学人们大费猜详，一定要破译它的意义了。列祖列宗，你们何以豪放如此？它的笔势、动感、构图、线条均出奇的成熟，却出自五千年前的先民之手，怎不令人惊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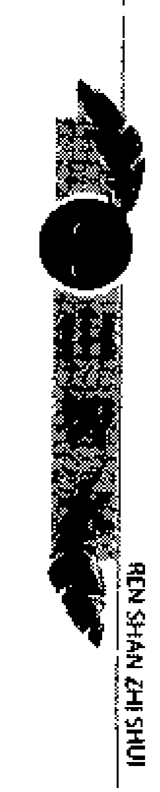
所以，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北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据说现在的黄河冬天也不结冰了，于是不存在解冻问题，但在我小时候，看春天的“开河”，那刺激不亚于惊雷奔电，若是一个人独立河边，或会被它骇人的气势吓得战栗。看啊，一块块硕大的排冰，像一个个满怀仇怨、冲锋陷阵的生灵，互相追逐着、撞击着，那高扬着手臂的冰块杀过来了，那低头冲刺的冰块迎上去了，时而惊天动地的轰鸣，时而粉身碎骨的呻吟，有的冰块狂暴得简直要扑到岸边来捉你，于是冰水都溅湿了你的棉鞋。四野岑寂，整条大河犹如低吼着的、厮杀不断、尸横遍野的战场。夜幕降临，就益发骇人心目。这不由让人想起《吊古战场文》里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声析江河，势崩雷电一类的句子，遥想发生在著名的兰州河谷里的无数部落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的征战和杀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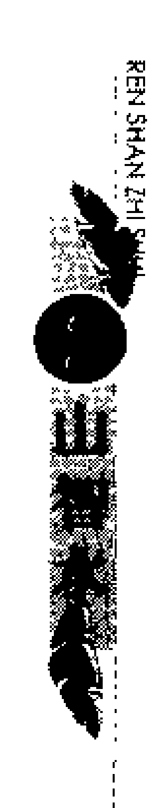
翌日，天一放亮，我便急于寻觅登皋兰山的途径，想弄明白夜气中仙山琼阁的来由。我虽在兰州长大，却从未登上过皋兰山，在过去，那几近妄想，这回该偿还宿愿了。此时，王作人先生来了。王是我当年在兰州大学的同窗密友，现为该校教授，新闻系主任，他约我同去拜访另一同学杨临春女士。杨的寓所恰在皋兰山脚下，窗明几净，我们就坐看通往山顶的缆车缓缓上下，以及游客们的嬉笑状。杨说，千万不要白天坐缆车游山，那太没想像力了，一定要夜里上去，你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神秘的兰州。

饭后，三个老同学散步在通往五泉山（皋兰山脚下的一处名胜）的路上，互相打量一番，感慨油然而生。作人是当年班上的英俊小生兼饱学之士，如今业已头顶微谢，一脸沧桑，他那曾经俊逸的脸庞，平添了不少岁月的沟壑。临春是著名的“校花”。当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虽不明内情，倒也听说，她的追求者就有十八罗汉之多。那可能是夸张，肯定有冤枉，比如仅写了一张小纸条者之类。现今的她，已是五十出头的人，正遇上私人生活的坎坎坷坷，脸色就颇显憔悴，明亮的眸子流露着呆滞，只有秋风中依然苗条的背影，还能想见昔日的丰韵。按老话说，她的出身不好，解放后家境败落，举家作为移民被遣到河西走廊某县，上高中时，寒暑假没钱回家，她就住在学校里，三九天还穿着一双球鞋。她后来的境况时好时坏，似乎一直摆不脱出身的阴影。她是在外面闯荡多年后回到兰州的，我们开玩笑地说，这叫归正果。看着她背影，心头忽然升起一种苍凉感：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真像小鸟一样不回来了么。

他俩都说我不见老，我惟有苦笑，我说，这可能因为咱们西北人的皮肤“厚黑”，少不显少，老不显老吧。临春忽然向我提了个严肃问题，她说，当年咱们班分配到北京的十几个人，为什么除了一二个，不出几年全都纷纷回来了，有的是老婆拖后腿，有的是生活不习惯，一个个直到回到老家的热炕上方觉安妥，你说，这仅仅是甘肃人家乡观念太重，畏惧交往，习性保守的缘故吗？我想了想说，这问题太复杂了，几句话何能说清，直到今天，在北京的甘肃人仍颇为寥落，牛肉拉面的打遍全国并不证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比如，中直系统的全国作协会员近千人，而多年来其中的甘肃人竟只我一个，陕西人则多得多，你说怪不怪？也许，这些都与眼前的这座大山有关系吧。



我小时候就觉得，兰州这座城市有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当地俗谚



云，“兰州地方邪，说龟就是鳖”。比如，过日子禁忌特别多，一言一动，甚至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能引起大人们的一番指责或恫吓，而大人们自己，也似乎个个寡言罕语，说出话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叫你摸不着头脑。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害怕，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希望的事总是落空，担忧的事总要发生。后来渐渐明白，兰州地面，哪方人氏都有，汉藏蒙回无不麇集，而且教派繁多，关系复杂。从老人嘴里，偶然能听到血脖子教与关里爷、苏四十三血战华林坪，马五哥与尕豆妹、新兴教、随教汉人、西路军、民国十六年大地震、民国十八年大旱、血洗邱宅一类的传说，无不染着血腥气，而这些传说反过来就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有一段话说：“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国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仍以兰州为止。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范公这番话虽说在一九三六年，对揭开兰州历史上的文化密码，却具有高度价值。

但兰州人也并不缺乏幽默感，有一首年代久远的谣曲，俏皮而无奈地表达了劳动者对苦难的反讽，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绝妙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倘用沙哑的嗓子哼唱起来，定叫人鼻酸而笑：

走了个阿干县哪，买了个破沙锅。
试着去吃饭哪，倒把那嘴划破，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末句感叹，以下每段最后都重复一遍）

买了个破皮袄啊，虱子虮子多，
穿在了我身上啊，雀儿它来作窝。

娶了个大老婆啊，脸上的窝窝多，
买了一升面啊，倒搽去了一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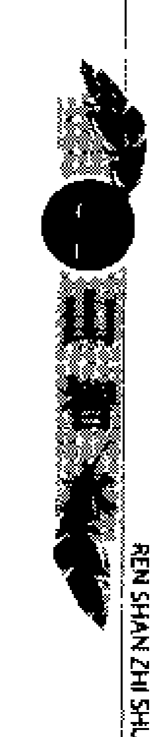
盖了个破房房啊，窟窿眼眼多，

鸽子来踩蛋啊，倒把那梁踏折（读舍），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我觉得，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马化龙、马明心、苏四十三们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已在张承志沉郁苍凉的笔下复活，虽然我早在几十年前就听过这些回族英雄的传说，却无力写出。作为西北人，我感谢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但我认为，哲合忍耶诚然是一种宗教精神，但它的根须却是深扎在西北的大漠中的，这里的人民不论信教与否，都曾表现出同样万死不辞的血性，这就不单单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广为流传的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是民间艺人根据真人真事编唱的，老兰州人都会哼哼几句“马五阿哥的好心肠呀，羊肚子手巾者包冰糖”之类。这故事叙述一对受封建宗法和门阀观念压制的男女青年，婚姻不幸，就不顾一切地“通奸”，向着阴沉而凶残的宗族势力挑战，遂招致了杀身之祸，终以“血脖子精神”喋血刑场。使我奇异的是，这故事中“性”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其反叛性的异乎寻常的决绝，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但我又觉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

大概就因为这一切，我十分看重皋兰山顶上建公园这件事，觉得它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兰州要超越，要登攀，要与山外世界对话，要升高立足点，打破万年的闭锁，汇人大时代的冲动。传说霍去病西征到兰州，正赶上黄河冰封，战士喝不上水，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皋兰雪满山啊，他一怒之下跨上红鬃烈马，要冲到皋兰山外去，却没能上去，只在山根下用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遂有了名胜五泉山。这自然是传说而已。但民族英雄苏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坚守在皋兰支脉华林坪，被切断了水源，他欲翻山突围而不可得，终于悲壮就义，可就不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传说也好，史实也罢，似乎都在证明，皋兰山不是那么好超越的。

到兰州第三天的深夜十二点左右，机缘来了。我们看完秦腔回来，司机小马忽然说，你不是想上皋兰山吗，走。我以为小马在开玩笑，半夜三



更的，找死啊。然而，说话间车已窜出闹市，箭镞一般沿伏龙坪逶迤直上了。此时，不见有下山的车，夜在前方展现出一个庞大黑影，黑影的顶端有点点灯火在夜气里浮游，极为缈远。我们的汽车便向着这黑絮般的夜和星星似的灯奋不顾身地扑去，我想它远看一定像一粒萤火虫罢。虽然疾驰的车子左面不断闪出闹市灯海，我哪里顾得上细看，只是屏住气，死死攥住扶手，直到攥出满手的汗。我决不是一个胆小鬼，走过很多夜路，但我要说，像这样紧偎着绝壁，下望着夜市，一边是命如悬丝，一边是赏心悦目，将死亡与闲适奇妙糅合的地方，在任何一个都市也难觅到。

蓦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皋兰山重现在眼前，我又看见马步芳的骑兵沿山上临时公路昼夜转移。从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见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五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同骑兵一起被挤翻下来，那只能是当场摔死。那时，不及六岁的我，就专门痴痴地清点着摔死者的人数。兰州战役是著名的恶仗，皋兰山支脉狗娃山战役，在战史上也很有名。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当马家军一败如水，土崩瓦解时，马步芳神情黯然地对其子马继援说过，我们由当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又由现在的十几万人，回到原来的十几个人，真是天意难测啊。他好像怀着一种对自身命运和地域文化的秘密无力索解的遗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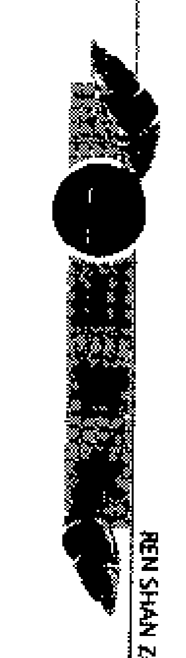
的确，在西部，有些事是很邪乎、很不可思议的，譬如，河州有个叫而摩尼沟的荒远村落，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它竟然培育并输送了近代以来统治西北的一大串政治首脑，尤其是主宰青、宁的所谓“西北五马”，除马鸿逵系河州另一村庄人，其余的皆出其里，而耀武扬威了几十年的“马步芳军事集团”，最早也从这里起家。不过，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叫马占鳌的人联系在一起。此人名声并不特别彰显，但所起作用极大，他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幽灵，少数几个改变过西北史的人之一。由于张承志的《心灵史》，人们爱谈哲合忍耶，其实更应注意的也许是马占鳌。如果说，哲合忍耶的领袖马明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伟大的，不可企及的，那么，叛变者马占鳌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是无节操的、投机的、阴郁的。然而，可怕的是，历史在很长的时期里，竟然选择了、肯定了、袒护了马占鳌式的自全之策。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马占鳌原是河州摩尼沟的一位回民领袖，又是一位道行颇高的阿訇，

主要活动在满清同治年间。由于他抑富济贫，敢作敢为，曾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面对左宗棠的血腥镇压，他曾高张义旗，在新路坡一役中，巧施“黑虎掏心”战法，打得左宗棠部损兵折将鬼哭狼号，溃不成军。他的军事奇才，使左宗棠惊骇万分。就在他的反清事业如日中天，人望几达顶峰之际，他突然提出降清的叛主张，不免惊呆了他的战友。他先是派遣本族的十公子到左营投诚，继而他自已披戴枷锁亲到左营请罪，并为满清的征剿和屠杀出谋画策，于是深得左氏的器重与赏识，那丑态很像洪承畴、钱谦益之流。但历史好像并没有惩罚这个叛徒，反而由此奠定了他的家族基业，开创了一个马氏家族统治甘、青、宁的漫长时代。有篇文章说得好：“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地善终，而且由于他的青云直上，形成了此后七八十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离奇的情况，一方面表现出马占鳌投机取巧、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毒辣”[①]。我感到，马占鳌其人虽已湮没无闻，但他那保守与狡黠、愚昧与精明相结合的消极的智慧，他的家族门阀利益至上的顽固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并未完全散尽，至今还想在暗中挽住历史的脚步呢。

过去常说陕甘不分家，又说青甘不分家，它们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陕甘传统中含有较多开放的、向内地文明靠拢的因素，但它却柔弱、苍白，青甘传统带有更为封闭、蒙昧、保守的游牧文化色彩，但它犷悍、蛮勇，更富于生命强力。青甘传统的实质是封建化、家族化、门阀化，当年马步芳、马鸿逵们的用人，就曾有“甘、马、回、河”之说，必须是同教门、同地域、同家族之三同者，方可信用。近代以来到建国之前，兰州似经历了从陕甘传统向青甘传统的倒退，直到解放后，这一倒退的态势才被遏制了。但这种封闭性，作为一种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态，一旦成形，要改造就恐非一夕之功。



十五公里提心吊胆的险路总算跑完，这辆无畏的汽车也终于在山顶的平坝上歇了脚，车里的几个人全都汗津津的，气咻咻的，好似狂奔的不是车而是人，大家相视而笑，笑意中藏着历险后的庆幸和宽慰。“看哪”，谁向山下遥指，紧张立刻转化为兴奋，发出一片惊呼。就在我们眼底，呈现

① 马培清《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

出一片狭长的、璀灿的、深邃的灯光之海，宛若颠倒了的银河。灯光有白的、黄的、蓝的、橙的、红的，各个闪动着慧眼，于是，它们涌动着、呼吸着，如同有生命的潮汐。兰州并未睡着，愈是暗夜，它愈是光彩射目。黄河呢，这白昼奔腾不息的长龙莫非躲起来了？不，在两岸长串灯光的夹峙下，明显地有一条“黑河”，那就是她。我推想，在她的深渊，一定奔涌着黑色的、凶险的波涛吧。这时我才留意到，天上的星宿离我们极近，大有“扪参历井仰胁息”之感，再转身向南望去，好不吓人，但见夜暗里蹲伏着无数弓起脊梁的巨兽。同行的甘肃作家王家达告诉我，那是比皋兰山更高的马含山峰群，要在黄昏时辰看，别是一种阔大气象。

夜深沉，寒气袭人，我却伫足山顶不愿离去。我在想，对兰州来说，皋兰山无疑是它的见证。四十六年前，马家军企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终究不敌，兰州遂告解放，现在，古龙要彻底翻身了，古城要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了，人们干脆在皋兰山顶建起公园，这太有挑战性和想像力了，一条龙紧锁兰州的历史结束了，人们已擒住了龙头，真正的驯化自然的时代开始了。我猛然觉得，此刻我登上的何止是山的峰顶，实乃一种精神境界的峰峦。回头一瞥，心头一惊，更高的马含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兰州呢！



鼎湖山听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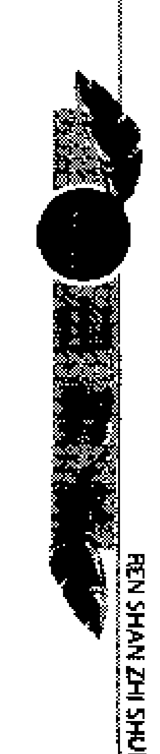
谢大光

江轮挟着细雨，送我到肇庆。冒雨游了一遭七星岩，走得匆匆，看得蒙蒙。赶到鼎湖山时，已近黄昏。雨倒是歇住了，雾漫得更开。山只露出窄窄的一段绿脚，齐腰以上，宛如轻纱遮面，看不真切。眼不见，耳则愈灵。过了寒翠桥，还没踏上进山的石径，泠泠淙淙的泉声就扑面而来。泉声极清朗，闻声如见山泉活脱迸跳的姿影，引人顿生雀跃之心。身不由己，循声而去，不觉渐高渐幽，已入山中。

进山方知泉水非此一脉，前后左右，草丛石缝，几乎无处不涌，无处不鸣。山间林密，泉隐其中，有时，泉水在林木疏朗处闪过亮亮的一泓，再向前寻，已不可得。那半含半露，欲近故远的娇态，使我想起在家散步时，常常绕我膝下的爱女。每见我伸手欲揽其近前，她必远远地跑开，仰起笑脸逗我；待我佯作冷淡而不顾，她却又悄悄跑近，偎我腰间。好一个调皮的孩子！

山泉作娇儿之态，泉声则是孩子如铃的笑语。受泉声的感染，鼎湖山年轻了许多，山径之幽曲，竹木之青翠，都透着一股童稚的生气。使进山之人如入清澈透明的境界，身心了无杂尘，陡觉轻快。行至半山，有一补山亭。亭已破旧，无可驻目之处，惟亭内一楹联："到此已无尘半点，上来更有碧千寻"，深得此中精神，令人点头会意。

站在亭前望去，满眼确是一片浓碧。远近高低，树木枝缠藤绕，密不分株，沉甸甸的湿绿，犹如大海的波浪，一层一层，直向山顶推去。就连脚下盘旋曲折的石径，也印满苔痕，点点鲜绿。踩着潮润柔滑的石阶，小心翼翼，拾级而上。越向高处，树越密，绿意越浓，泉影越不可寻，而泉声越发悦耳。怅惘间，忽闻云中传来钟声，顿时，山鸣谷应，悠悠扬扬。安详厚重的钟声和欢快清亮的泉声，在雨后宁静的暮色中，相互应答着，像是老人扶杖立于门前，召唤着嬉戏忘返的孩子。



钟声来自半山上的庆云寺。寺院依山而造，嵌于千峰碧翠之中。由补山亭登四百余阶，即可达。庆云寺是岭南著名的佛教第十七福地，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寺内现存一口“千人锅”，直径近二米，可容一千一百升，颇为引人注目。古刹当年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晚饭后，绕寺前庭园漫步。园中繁花似锦，蜂蝶翩飞，生意盎然，与大殿上的肃穆气氛迥然相异。花丛中，两棵高大的古树，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根部护以石栏，显得与众不同。原来，这是二百多年前，引自锡兰国（今名斯里兰卡）的两棵菩提树。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得道于菩提树下，因而，佛门视菩提为圣树，自然受到特殊的礼遇。其实，菩提本身并没有什么高贵之处，将其置于鼎湖山万木丛中，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分辨得出。

鼎湖山的树，种类实在太多。据说，在地球的同一纬度线上，鼎湖山是现存植物品种最多的一个点，现已辟为自然保护区，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作生态观测站。当地的同志告诉我，鼎湖山的森林，虽经历代变迁而未遭大的破坏，还有赖于庆云寺的保护。而如今，大约是佛法失灵的缘故吧，同一个庆云寺，却由于引来大批旅游者，反给自然保护区带来潜在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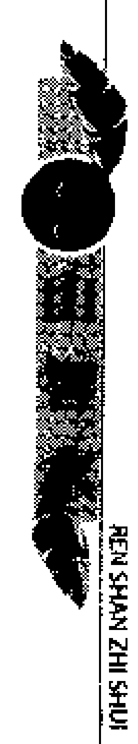
入夜，山中万籁俱寂。借宿寺旁客房，如枕泉而眠。深夜听泉，别有一番滋味。泉声浸着月光，听来格外清晰。白日里浑然一片的泉鸣，此时却能分出许多层次，那柔曼如提琴者，是草丛中淌过的小溪；那清脆如弹拨者，是石缝间漏下的滴泉；那厚重如倍司轰响者，应为万道细流汇于空谷；那雄浑如铜管齐鸣者，定是激流直下陡壁，飞瀑落入深潭。至于泉水绕过树根，清流拍打着卵石，则轻重缓急，远近高低，各自发出互不相同的音响。这万般泉声，被一支看不见的指挥棒编织到一起，汇成一曲奇妙的交响乐，在这泉水的交响之中，仿佛能够听到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生命的诞生、成长、繁衍、死亡，新陈代谢的声部，由弱到强，渐渐展开，升腾而成为主旋。我俯身倾听着，分辨着，心神犹如融于水中，随泉而流，游遍鼎湖。又好像泉水汩汩滤过心田，冲走污垢，留下深情，任我品味，引我遐想。啊，我完全陶醉在泉水的歌唱之中。说什么“山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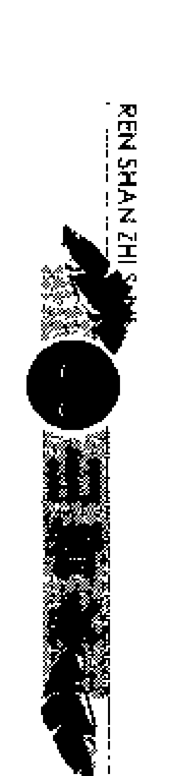


高，有仙则名”，我却道，“山不在名，有泉则灵”。蕴育生机，滋润万木，泉水就是鼎湖山的灵魂。

这一夜，只觉泉鸣不绝于耳，不知是梦？是醒？

梦也罢。醒也罢。我愿清泉永在。我愿清泉常鸣。





河西走笔（节选）

杨闻宇

祁连雪色

两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名儿谁起的，起于何代？谁也弄不清。走廊的地面太空旷、太阔野了，西上的列车，速度显得慢，气势也不雄壮，旅人静坐窗口，常常凝望南面的祁连雪峰，沉思，默想。

千里素白，横亘长天，不同于中原的青翠山峦，不同于岭南的雾峰云岭。伏天，雪水融汇成万千条无名小溪向下奔流，山中雪线便徐徐地往上方推移，下奔的溪流是那么湍急、紧迫；上移的雪线又那样的迟缓、冷静。雪花飘落人间，纯洁是纯洁，却从来是短暂的。祁连山，却将纯洁素练似的摊开得这样长远，贮存得这么永久，旅人留恋它，它又总是与旅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高度。

掠过绿洲，走廊地带没有多少草，芨芨、沙蒿、骆驼刺，呈灰黄色，又紧紧地贴住地皮，仿佛是几个黄干腊瘦的老人的剪影贴在戈壁上似的。这辽阔而贫瘠的画面上，动物里最肥的是宽角绵羊，最高的是褐色的骆驼，羊与驼是靠细致、耐心地，一遍一遍地啃啮稀寥、带刺的草，一枝一叶，一撮一股，才成就了自身的肥巍。没有祁连雪山抛下的流苏一样的无数细流，漫漫戈壁会连这可怜的小草也没有。小草，是雪山乳汁滋养着的绿色的琴键，驼、羊，是键盘上缓缓弹出的流动的音符，丰满的音符。

走廊里常走风沙，风沙用粗糙的巨掌，用野性的脚板，踢踏得千里长廊光秃秃的，外表上简直存不住什么有价值的物什。因为有了祁连雪，很古的珍宝，反倒给保护住了。酒泉西南五十里的文殊沟里，有创建于南北朝及北魏、隋、唐的庵观寺庙三百余座，石室、洞窟三十余处；安西县城南70公里，是万佛峡，在踏实河切割成的两旁崖岸上，还存有四十多个洞窟，窟里有座唐代的佛爷坐像，22米高，头还没有顶出踏实河岸；敦煌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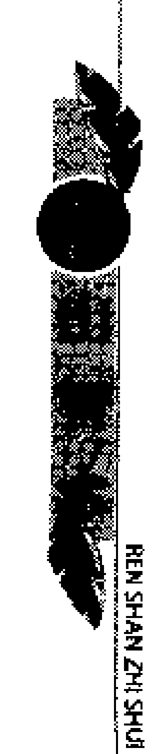


高窟，在大泉河西岸的鸣沙山下，存住了四百九十二个洞窟，数千身塑像，最高的33米。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我没有去过，单是这文殊沟、踏实河沟、大泉河沟，不都是祁连雪水千秋万代地奔流、切割，才形成的么?!祁连山上倘若没有雪，在这暴戾、残酷的大漠上，永远微笑的佛爷群、非男非女的菩萨们，哪儿去栖身呢？平川洼地聚湖泊，高原沟壑藏墟落，沙漠里深深的河谷，是神仙们的安乐窝，人们世世代代给佛爷、菩萨晋香、礼拜，佛爷、菩萨也应当向祁连山叩首作揖的。

走廊北侧，断续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比祁连山矮多了，祁连山是屏风，它们就只是屏风下的茶几、小凳。这里燥寒交袭，剥蚀严重，砾石裸露，分布着地质队的钻塔。钢质钻杆，金刚石钻头，呼隆隆向地心钻探。下面不见土，尽是一层层大理石岩、灰岩、花灰岩，钻机日夜高速运转，钢石研磨，钻杆里得不断地进水，降温。这水，是一辆辆卡车从疏勒河运来的，是祁连山的雪水。刚柔相济，冷热并进，工人们才从千米深的岩芯里探出了闪光的钼、银、铅、锌等矿藏。一旦断了水，要不上几秒钟，价值昂贵的钻头就会烧毁。在人手里，要用空际的雪，浇灭地下的火，地底才肯奉献出宝藏。

祁连雪从高处所输送下来的是生命，是珍宝，是力量，另外也育过一系列顶风而进的人物。除精骑轻行的张骞、虔诚合掌玄奘、“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的林则徐之外，“卤薄山河暗，琵琶道路长”，还有那和亲远嫁的细君公主、金城公主、文成公主，他们含辛茹苦，仰对祁连，也深深地吮吸着祁连清气，领略空际琼瑶的高洁情愫了。“燕颔虎项，飞而食肉”的西域都护班超，居塞上三十一载，晚岁上疏乞归：“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年轻时从高洁的雪山底走出去，暮年里也乞求归骨于始终高洁的雪山下，磊落襟怀存得住冰雪，所以也就是名垂青史的“英雄”。肃州酒泉里涌流的雪山水，真不愧是天地间最纯洁、最清醇的酒。俗世的酒瓮酒缸十年二十年封埋于地下，走廊的酒，却永远贮存在寒素彻冷的云天里，拂晓昏暮，祁连山巅云山苍茫，惟见雪峰一道，银龙似的，蜿蜒浮游在白云里，在白云里酿酒哩，龙体透亮，比白云亮多了。

河西走廊不能没有祁连山，祁连山又绝对不能没有雪。遗憾的是，当代的走廊仍嫌太空旷了。矮树零散，泥屋小小，乘车穿行，不像关中，中



原，幽燕，江南那样，村树簇簇，城垣似地隔断视野，望不出多远。这儿静物中最显的，一是被长风切断剥蚀着的汉代长城，二是牛腿粗的杨树。汉长城乃打垒夯筑而成，原本结实，对当地居人已毫无用场，就像报废的列车车厢，历史的负载太重，一节一节被甩脱在走廊，再不能动了。有的被风沙揉搓成马、羊、狮、驼的模样，石相生似的，孤落落列成一行。杨树生长在一片片一坨坨的绿洲上，它们能苟活于渠畔，与长城相反，恰恰是因为对人有用（且是速生材，很快就有用）。松槐生长慢，周期长，急用的人们就不大种植，在内地，松槐多高擎于寺刹梵宇，山沟野陵，在这儿，松树就只好长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山里了。取用过急，走廊上这杨树也就长不大，把掐手卡，够材料了，明晃晃的斧锯就上来了。用这等木料作栋梁盖房造屋，又怎能高大、怎能宽敞呢？树矮，风就厉害，风疾，小泥房只好学那枯黄的刺草的样儿，匍匐在地上，从生态来讲，这就是恶性循环。

这缺陷，有负于祁连雪山的高情厚意了！人间尚高洁，大地要春色，雪水乳汁哺育着的河西走廊，人事理应是坚韧的、顽强的，草木也应是华滋的、繁茂的。



莫高窟

余秋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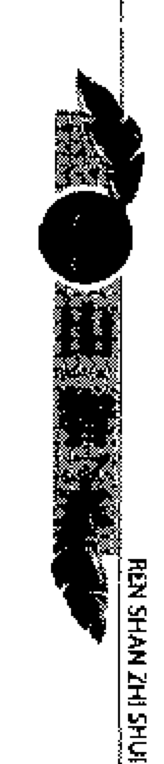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三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僔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僔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



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二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人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不会是纯粹的遗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的感觉。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



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的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这里流荡着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时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敦煌的工匠们也随之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人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一种壮丽。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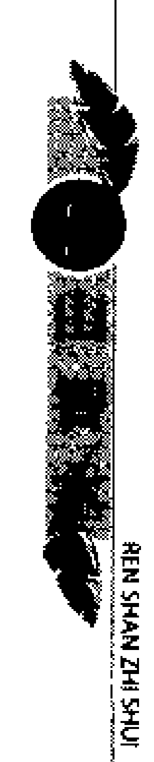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



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三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的盛大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寻找机会来投奔这种



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既传播又蕴藏。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正因为他们触动了许多人心底的蕴藏。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

四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讲成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也就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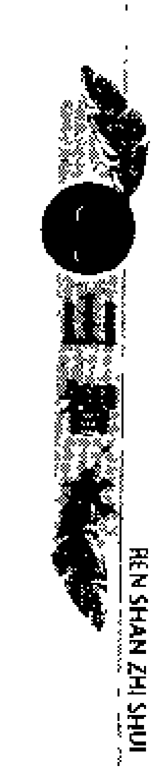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a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领略巫山

周　涛

夜四点，船至巫山县，泊住让我们下。

巫山县幽暗地踞于伸向码头的近百级石阶上，它正湿淋淋地等着我们。它惟一用以迎接我们的是，这场堪称豪华的滂沱大雨。

这才不愧是云的窠穴，雨的卧室。否则哪里能下得这样豪华，这样浪费，这样不懂得节约和心疼？在深夜的淡黄光影里，无数的雨点直射江面，你眼见得那江面就一耸一涌地升高了，增厚了；而高高的石阶就成了妇人的洗衣板，一层层的水在上面摔打、撞碎，然后聚合成溪，从高阶上一阶一阶收不住脚地往下跌滚；山，黝黝地古怪，湿淋淋仿佛快泡塌了。

伞少人多。与叶公共一伞，瞬时已成半干半湿之人；石阶甚陡，急雨之下携叶公狂窜，一口气连跃数十阶，仓惶进车，方见叶公面色煞白叫苦不迭：“这小子想把我累死！想停也停不住。”这才想到叶公年近六十满头华发，虽筋骨强健异常，毕竟经不住这样拖泥带水没命似地逃窜，只好暗自惭愧了一分多钟。

是夜宿于巫山县人民武装部，雨仍下得时缓时急。仰卧于木板床上，望着些墙边棚顶的洇痕水迹，听夜雨低诉，闻隔壁鼾声，实在觉得出一股潮湿凄美异地为客的滋味儿，而这滋味，全因这些雨声勾扯出来。

你就很容易地理解了七百年前赶考的秀才或赴任的官吏，因豪雨受阻，歇在这样一座长江边上的小小山城，夜半秉烛，孤馆吟诗，便不料竟得了独具神韵的名句。大约是“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吧，那秋池，你可以想像为院中的一个小池，也可以恍然意会为整个长江或东海……致使数百年后你又偶然遭遇这样的意境，馆驿大异，人事全非，雨却是同样的，豪华而著名的巫山云雨。于是那秀才品味出的两句滋味便自己走出你的唇舌之间，如亡魂之人新体，使你茫然不知此身与七百年前赶考秀才相距究竟有几尺之遥。



你几乎觉得一伸手，就能拽住那人的袍子问：“君即李商隐乎？”只是

不去搜，听任那秀才足声渐隐于雨声，大珠小珠淅淅沥沥滴里嗒拉的声响，就走了一夜。

醒来，天是空旷清凉了，而残雨还在檐前、瓦上、阶畔发出一些闲响，格外有乐感。人武部的院子，门面不大，像一个旧时商贾的小私宅。内庭却深长。晨起立于楼上阳台，四顾皆山，山色青濛，仿佛离得很近。正面那座山昨夜横卧雨中的沉沉黑影，现在露出真相，一条大鱼脊背似的横拱在那里，晴空之下，正有一大群含着阴影的大朵白云贴着山脊结伴飞渡。这就是巫山的云，难怪名闻天下了。它有一种超然世外而又贴近生活的气度，有一种笼盖着你而又关切着你的意味儿，还有一种主人翁的劲头儿和是风景又不像风景的自然态度。

而巫山县城的早晨，充满了此起彼伏的鸡鸣犬吠之声，不知那些鸡犬躲在哪里，却听得那鸡鸣之嘹亮、犬吠之慷慨就近在咫尺。山城小小，本来就生得如蜀人之紧凑，加上四面环抱着山，回声就格外大，和声的效果就特别好。这些朴素且充溢生命活力的喊声，有一种气息和魅力，能唤醒隐藏在人体深处的精力和生活欲望。它一点儿也不噪人，相反却能造成寂静和空旷的气氛，比大都市里高音喇叭播放的那些破烂迪斯科优美多了，对人身心的健康也有益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自然的声音均不能随意被人造的声音所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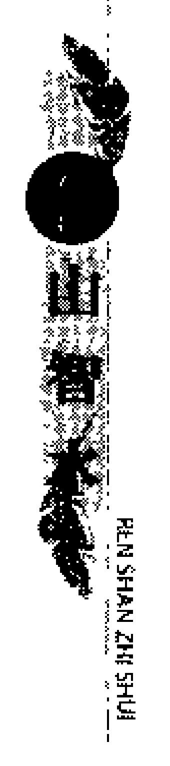
这一天的计划原是游小三峡，因暴雨而山洪猛涨，船不能行，故放弃。巫山县的同志们便安排我们去看进小三峡的峡口，叫龙门口，离城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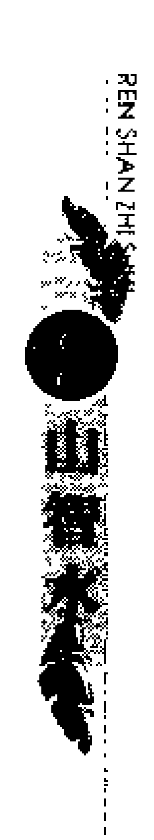
决没有想到这峡口竟是如此气势夺人。

两岸陡壁之下紧紧夹着一条暴怒了的江，凌空一桥极高迈，衔通两峰。

先上桥，凌空俯看桥下，略目眩。江水从狭壁中挤出来，有夺路而去的勇猛，劈山救母的气概。两岸危崖隔江怒视，像两个守关的大将互相埋怨对方放走了江流，却谁也不肯靠前一步。

桥高 10 余丈，如一扁担搭在两山肩上。峡口风动，似乎一颤一颤的。桥栏及人腰腹，扶之下望，犹觉胆寒。若坠下去，无可幸免者。有鹰盘旋在桥下，顺逆于劲风，遨游于峡壁间巡视江面，似无所事事。峡壁高而苍鹰小，江水怒而苍鹰满不在乎，令人神往。





然后下桥，立于江岸边，桥已高不可及，江却骤然眼前了。三两只游船，用铁链系于码头，随波涛颠荡起伏，如树不胜风力，顷刻即拔之而去。江中怒浪奔腾，目不可追，时有浪峰轰然立起，若江中有一怪物拱出，凸起如一屋。然后坍塌深陷，又耸起。真奇景，大家无不喝彩！

立江边，水因暴涨而溢于脚下，随浪涛涌动而伸缩。时有不及防者被水捉湿脚面，于是年轻些的女子便与此巨兽做顽童嬉，逗着逗着就被迅速移动的漫水捉住脚，一声尖叫。那江水也不笑，退回去，唰，就被一往直前的主流拽回去，一眨眼不见踪影。水和水面目难分，谁知此水非彼水耶？

大家情绪甚高，或拍摄，或投掷石子，或静观怒浪一泻千里。有人望见隔岸累石间有一小狗初试犬威，赶得几只老山羊四下逃窜，跳跃于乱石间。终使那小狗凯旋而归得意洋洋，有如占了便宜的一年级小学生。

那人就独自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人问："你笑什么？"

他无法说明，因为那一幕好笑的情景已经过去了，诚如此浪一去不复返，谁也没法让它再退回去从眼前重流一次。

第二天，我们乘船离开了巫山，沿长江而去。

羞女山

叶　梦

我固执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羞女山的传说，那沉睡的卧美人——凝固了几十万年的山石，怎么只会是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呢？

羞女山是资水边一座陡峭如削，状如裸女的峰峦。

我去羞女山，并不指望真能看到据说是神形兼备的羞女的芳姿。我惟恐像在巫峡看神女峰，满怀着勃勃兴致去生活，末了却大大地失望。

我盼望去羞女山，多半是为了那诱惑了我许多年的羞水。羞女山永远有神奇的泉水，永远有美丽的女子。喝羞水的女子美，极古以来人们都这么说。

然而，仅仅由于一支关于桃花江的歌，便从此抹煞了羞女山。全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地，谁不知道“桃花江美人窝”呢？

其实，这“窝”并不在桃花水源出之地，而在百里之外的羞女山。

为了却这多年的夙愿，我和一帮朋友相约去了一趟羞女山。

当我们饱餐了这远近闻名的“羞山面”，痛饮了果真妙不可言的羞水，还登上了羞女山的最高峰，我只觉得那山确是一座秀丽、俏美的山，虽有几分女人体态的特征，那多半还是借助了人们驰骋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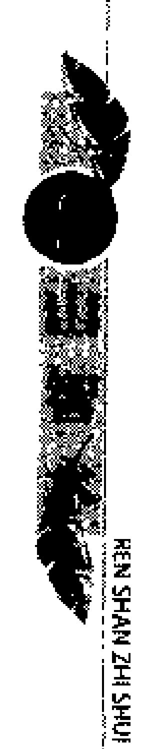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只是带着一种凡夫俗子的满足离开了羞女山，踏上了归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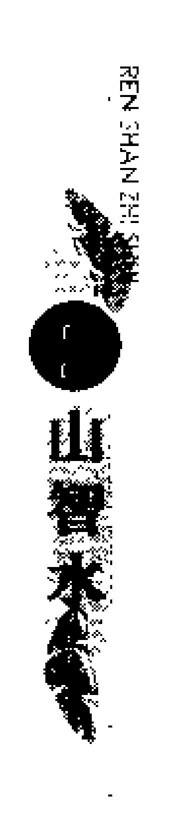
不过，走的时候，我的心里老像牵挂着一点什么，仔细一想又找不着。

汽车离开羞山镇，渡过资水，开上去县城的公路。我忍不住侧首向对岸的羞女山做最后一瞥。

蓦地，我惊呆了。对岸的羞女山，什么时候变作了一尊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少女浮雕？车上顿时起了一阵惊呼。同车的本地老乡告诉我们：只有从我们现在这个处所，方能看出羞女山的真面目。

我擦了擦眼睛，那斜斜地靠着陡峭的山冈，仰面青天躺着的，不就是





羞女么？她那线条分明的下颌高高翘起，瀑布般的长发软软地飘垂，健美的双臂舒展地张开，匀称的长腿，两臂微微弯曲着，双脚浸入清清的江流。还有，她那软细的腰，稍稍隆起的小腹和高高凸出的乳峰。在暖融融的斜照的夕阳下，羞女“身体”的一切线条都是那样地柔和，那样地逼真，那样地凸现，那样地层次分明：活脱脱一个富有生气的少女，赤裸裸地酣睡在那夕阳斜照的山岗。我似乎感觉到了她身体的温馨，看得见她呼吸的起伏。我祈求汽车开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使劲盯着不敢眨眼。我担心我眨眼那功夫，那“羞女”便会呼地坐了起来。

我被羞女全美的“体态”震慑了，心灵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颤栗之中——我感叹造化的伟力……

“妈妈，羞女在撒尿哩！”那是一个小女孩清亮的嗓音。我的心在颤抖。我害怕这个小女孩的直率，一看，果真有白练般的一线山泉从“羞女”两腿间往山凹里飞流而下，悄然注入江中。我的脸陡然发烫了，我着急地想：只有从山那边扯来一卷白云，快快地为羞女裁一条纱裙。我恨不得车上所有的男同胞统统别过脸去……

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挤满了无数个“羞”字。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爹坦然地说：“这叫‘美女害羞’呢！是我们咯乡里的一方景致。”倒是这位老爹那纯净无邪的眼神，松缓了我一颗紧张的心。

于是，我又大睁着双眼，从羞女“身”上寻找我们攀援的足迹。

哦！我们原来是攀着羞女的腰际上山的，沿着她那高耸的酥胸，登上她翘起的下颌，贴着她的温软的耳际，然后顺着她飘垂的长发下山的。

我的心底突然冒出一缕缕温热的情丝——我们曾经投身她那温软的怀抱，感受到了她那母亲一般的柔情。

我们一踏上羞女山那险峻而绵软的山径，脚上便发出一种来自山肚里的空蒙而带共鸣音的回声。仿佛我们每走一步，那羞女便以她母亲般的心音招呼着我们。

我们一行人走在山径上，那铿铿之声此起彼伏。当时，我禁不住叮嘱那几位穿皮鞋的朋友：“你们千万要轻点儿哟！小心惊醒了羞女！”

那羞女山的土层绵软而富有弹力，但因土层太薄，始终长不成大树，只有茸茸的绿草，疏疏的剑竹林，矮矮的灌木丛。这样，整个山倒现出一种柔秀的美。

我的不知倦的眼依然圆睁着。我仰望着羞女枕在高岗上的“头”——那是羞女山的最高峰。峰顶可是一个览胜的好去处，只是风太大，在耳边呜呜地叫着。令人奇怪的是：陡峻得连空人也难攀上的峰顶居然葬着一拱新坟。据说是一位殉情的男子。这人也真有意思，婚姻失意干吗要去死？要死，哪儿不能呢？偏偏选择了这羞女山。许是想贴着羞女的耳际，絮絮地诉说他生前的怨情，让他那颗受伤的心永远安息在羞女那母亲般的怀抱，并让那呜呜呜叫的风载着他的声音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把生命连同不曾了却的情债全都赠与了这位羞女。难道他果真相信这山原本是一座有人的灵性的神山么？

传说中的羞女原是一个美丽的村姑，贪色的财主得见，顿生邪念。作为弱女子的村姑，眼前只有一条路，逃！奔至江边，无路。财主赶上来扯落了她的衣裳，她纵身往江中一跳，“轰”地化成了石山。财主也变成了一块蛤蟆石，被江水远远地冲到了下游。

我不相信这后人杜撰的传说。大凡传说中的女子，对于强暴，只有消极抵抗的份，除了投江、上吊、变成石头，大概再没有其他法子了。可眼前的羞女明明不是这样的弱女子呢！她那样安闲自若，那样姿态恣肆地躺着。哪像一个投江自尽的村姑？她那拥抱苍天，纵览宇宙的气魄与超凡脱俗的气质表明：她完完全全是一个狂放不羁、乐知天命的强者。

她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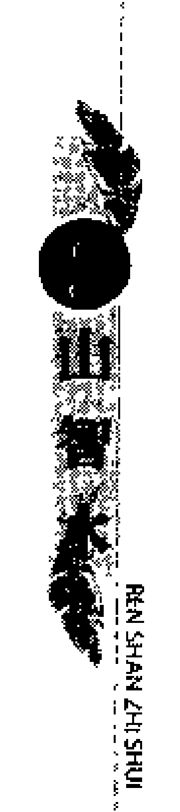
她的存在已经很久远了，也许在有人类之前，在有人世间的善恶是非之前早就有了的。

她莫不是女娲么？

对了，只有女娲才配是她！

也许，她在炼石补天之后，又不殚辛勤地捏着小泥人儿。她累了，便倚着山冈睡了，多么惬意哟！头枕青山，脚踩绿水，伸臂张腿，任长发从那高高的云端飘垂下来。她睡得很香，做了千万年甜香的梦。

也许，会有人抱怨她仰天八叉地躺在那，未免不成体统，未免不像一个闺阁，未免太不知羞。但她为什么要怕羞呢？那是一个洪荒太古的年代，天刚刚补好。人，还没有呢！是她创造出了人类，她是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她裸着身子睡了，怎么会想到要害羞呢？她又怎么会想到：在她捏出的小泥人繁衍的人群里，会有那么一班道学家，居然忌讳她裸着身





子，居然还嫌她的姿态不合《女儿经》的规范。那些人不仅忌讳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酷似人形的山，还忌讳着仓颉所造的那个“羞”字。他们认为：裸着的人体是神秘的，更何况这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遮饰的羞女！于是，他们利用汉字同音异义，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改“羞山”为“修山”。在编撰地方志时，对此山真正的形态来历讳莫如深，仅用了“峻峰如削，卓列江滨”八个字。

难怪羞女山多少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原来全是这帮道学家掏的鬼哟！

我曾经十分珍爱希腊断臂的维纳斯，可相形之下，那毕竟是人工的雕琢，即算栩栩如生罢，也不过匠师造化而已。而羞女山呢，她不仅有惟妙惟肖的形体，还具备着豪放、坦荡的气质和神韵。她得天独厚的魅力在于：她是大自然的杰作，她是大地的女儿。她就是造化本身，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艺术家苦心追求的，然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露宿苍天之下，饮露餐风，同世纪争寿，与宇宙共存，她才是真正的艺术、永恒的艺术！

从那汩汩的山泉——羞女醇甘的乳汁里，从那山径之上听到的羞女的实实心音里。我早已感到了她生命的存在，要不，羞水怎会那样甘醇，羞山女子怎会那样姣美，羞山地区怎会有“民淳俗美”的古风流传至今呢？

呵，羞女山，你不只是女神偶像的山，你是一种温暖，一种信念，一种感化的力量！

汽车终于无情地拉远了我们与羞女之间的距离。望着那渐渐远去了的、在暖红霞晕里依然万分真切的羞女，我的心底里突然轻轻地冒出一句：

“你醒来吧，羞女！”



想念地坛

史铁生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弥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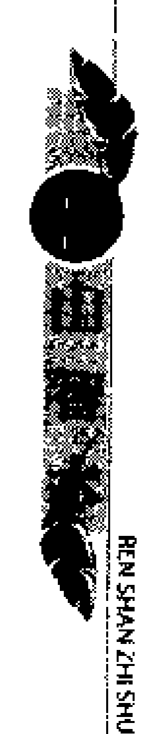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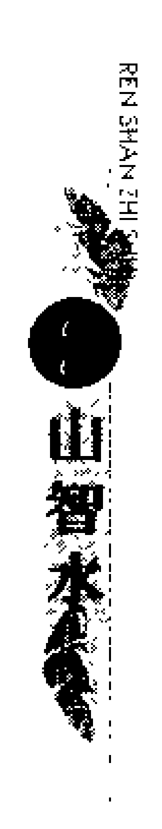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





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泽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我在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自古而今对生命意义的不息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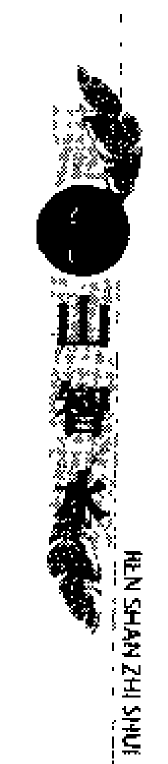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它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

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将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止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词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言。柔弱不是软弱，软弱是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切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剖。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俩白果”，指用白眼看人，有轻蔑之意。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市。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仁山智水

舒　婷

承蒙山西同行盛情，我们几个写作人暑期应邀参加采风。五台山寒气砭骨，应县悬空寺大雨倾盆，云岗石窟外阳光酷热，众佛居所却是一片沁凉。归途心血来潮又钻进张家界，个个鞋子都开了口，双颊贴着太阳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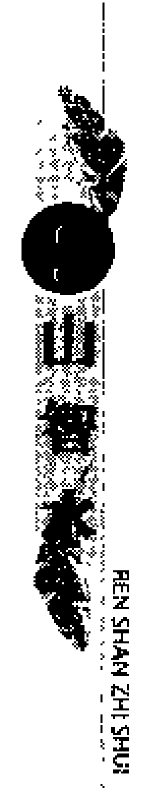
朋友见面寒暄：五台山好玩吗？张家界不负盛名吧？不久有人打探出舒婷根本不会玩，只会带带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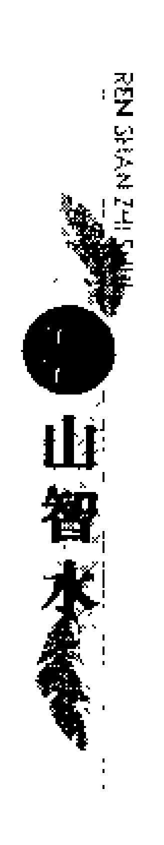
也不争辩。

男人们去登山，衬衫鞋袜均可以漏却，惟照像机决不会忘记，而且往往交叉背数台，好像长短猎枪全副武装。进入风景区，四下里抢镜头，生怕不赶紧套住，那奇峰峻岭将一溜烟跑开去。男人一上制高点，一览群峰小，就忘形，就慷慨激昂，就不停地“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活脱脱一副征服者嘴脸。不信你看那些篆刻碑文题字，无一不出自大男人手笔。若要说古代女辈本不入流，那么时下在古树老竹甚至残垣断堞上海写××到此一游十有九个是现代男儿又怎么说？

刚上五台山，男人们立刻被它近百个寺庙所倾倒，恨不得两天内东南西北台一并揽在怀里。可惜时间太短，怏怏然离去，听他们满车上啧舌，眼中已无他山。等进了张家界，猛抬头，只见夜空展现一轴巨幅山水画，随着月光与云的游动而变幻不定，他们都张大了嘴，然后极力对其他名山嗤之以鼻，甚至将自家武夷山地狠贬一通以讨好新欢，真乃男人喜新厌旧之本性也。

那日在五台山，雨下一阵停一阵，山随之忽而清明忽而影绰，江雾弱岚游曳其间。大家都去朝拜名胜，我怕儿子体弱，影响众人脚程，自带孩





子在住所旁的小河边走走。河越走越浅越急，渐渐变成嶙峋的溪再变成水晶纹的泉。水边野生植物蔓衍丛繁，有牛蒡、野菊和青紫嫣黄各色小花。儿子攀高跃低，快活疯了，大喊大叫。一驼一驼峰峦不惊不诧，却浑然拙朴，如光头和尚肩挤肩拥立四周。我慢慢踩在冒水泡的草滩上，到处都是咕噜咕噜的泉声。

下午，别着腿弯的同伴们回来，无论他们的口气多么骄傲，都不搅我心中那份宁静与恬适。好比众人都在听那长篇讲座而崇拜那人的口才，而惟有散座后偶尔相视，才能体会他内心的软弱与深沉。大自然给人的赠礼各不相同，男人们猴急，好比乘车，明知人人有座，照例先乱挤一通，把车门都挤窄了。女人在领受自己那一份时感谢地低下头。

女人与山水，少了一股追捕似的穷凶极恶状。与男人目熠熠相比，女人多半闭着眼睛，浑身毛孔却是张开的。男人重形式，女人偏内容。比如雁荡山的风润而轻，五台山的风潮而尖，张家界的山滞而绵；还可以说武夷山的水是怎样率真，猛洞河的水是如何矜持；说庐山松与黄山松在落叶时分各有凄清与潇洒。

其实山水并非布匹，可以一段一段割开来裁衣。心境的差异，犹如不同程度的光，投在山水上，返变出千变万化的景观来。

常常想，从容对一峰夕照凝然比匆匆抢占几座山包对我更具魅力。可是现代人哪来山中不知人间岁月的神仙日子，假期三五天，多走一个地方就是多了份记忆收藏。张家界旅游一周，仅路上乘汽车来回就用去四天，颠得浑身骨头支离，还要立刻去爬山。因此离去时人人怀有诀别的味道。交通如此艰难，下次再有假期，又急急奔向另一处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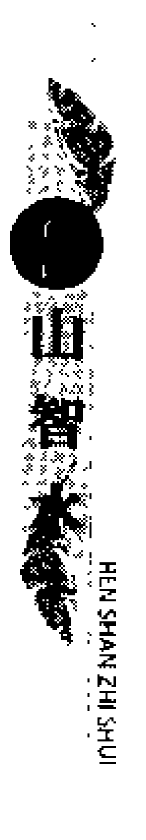
说实话，最艰难的并非是交通，而是假期。还有就是银子够不够的问题。

无论公访私出，我与丈夫常常分道扬镳，他去博览，我来精读。他往往循章直奔代表作，拿来炫耀，不外是某古塑某建筑某遗址，我均掩耳。我自己的心得只能算些夹页，描述不得。丈夫恨铁不成钢，痛斥我没文化。

有文化的男人造出“游山玩水”一词。政治玩得，战争玩得，山水自然玩得溜溜转。没有文化的女人们常常没有运气游历山水，只好以拥有一窗黛山青树为福气。两者均不具备的女人最担心的是，把丈夫（或者丈夫把他自己）当作一座巍巍高峰，隔断了她与大自然的那份默契。

男人们向山汹汹然奔去。

山随女人娓娓而来。



三游华山

贾平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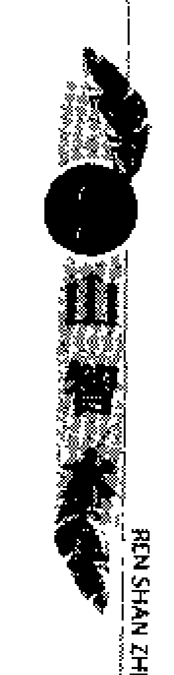
华山是天下名山，我在西安住十多年了，却还没有去过一次。今年四月里，筹备了好些天，终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了。一到华阴，远远就看见华山了，矗立群山之上，半截在云里裹着，似露非露，像罩了一层神光灵气，趋着那个方向走去，越走越不见了华山，铁兽似的无名群山直铺了几里远的凉荫。树木一片一片的，偶尔从树林子里漫出一条河来，河里却全都没水，满是石头，大的如一间房的模样，小的也有瓮大的、盆大的、枕大的。颜色一律灰白，远远看去，在绿树林之下，白花花的耀眼，像天地之间，忽然裸露了一条秘密。这便将我吸引过去。置身在那里，先觉得一河石头高高低低，密密疏疏，似乎是太杂乱了。慢慢地便看出它乱得有节奏，又表现得那么和谐。本是一片死寂的顽石，却充满了运动和生命，这使我惊奇不已，高兴得从这块石头上跳上那块石头，从那块石头上又看这块石头的阴、阳、明、暗，不停地在石隙之间跑动出没，竟没有再往华山去，天到黄昏便返回了。

到了五月，我又去了一趟华山。直接搭车在桃枝站下来，步行了7里赶到华山入谷口，忽见谷处有一处院落，很是好看，便抬脚进去，才知道这是华山下名叫“玉泉院”的寺庙。院内空寂无人，数十棵几搂粗的大树，全部遮了天日，树下的场地上，有着深深浅浅的绿，如铺了一层茸茸的地毯。坐上去，仰头看见太阳在树梢碎纸片大的空隙激射，低眼儿看身下的绿，却并不是苔藓，是一种小得可怜的草，指甲盖般方圆，裂五个七个瓣，伏地而生，中有数十个针尖大小的花蕊，嫩黄可爱。用手去抠，草不能抠起，手却染成浅绿。这小草一棵挨着一棵，延续到草场边的斜砖栏上，几乎又生长在树的根部，如汗毛一般。我太喜欢这种环境了，觉得到了最好的地方，盘脚坐起，静静地听着自己呼吸。忽见后边的朱红方格门推开了，出现几个游客。再看时，一条曲径，直从那边花坛旁通去，不知那里又有了什么幽境，只见那路面碎石铺成，光影落下，款款如在浮动。

我就这么坐着，神静身爽，竟不觉几个小时过去，起来看天色不早，就又搭车返回西安。

两次为华山来，却未登山而归，友人都笑我荒唐，我只笑而不语。到了六月初，又邀我的一个学生再次上华山，终于进了谷口，逆一条河水深入。走了3里，本应再走10里便可上山了，河水却惹得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干脆就在水中凸石上坐下。水很明净。河底石子清晰可见，脚伸进去，那汗毛就显出一层银亮亮的小珠儿，在脚下形成无数漩涡，悠悠而去。青石板很多，水从上流过，腻腻的软着身子，但遇着一块仄石了，就翻出一朵雪浪花，或在下出现一个空心轴儿的漩涡。河里没见到鱼，令我很遗憾，到了拐弯处，水骤起小潭，有几丈深的，依然能看到底。捡些小石丢下去，片石如树叶一样，先在水面上浮着飞，接着就没进水，左一漂，右一漂，自自在在好长时间才落水底。

这么又玩了半天，学生催我赶路，我说："回吧。"他有些疑惑了："你这是怎么啦？三次上华山，都半途而归？"我说："这就蛮够兴趣了。"学生说："好的还在山上哩！"我说："是的，山下都这么好，山上不知更是有多好了。"学生便怨我身懒。我说："不。要是身懒，我能年年想着来吗？能在今年连接三次来吗？之所以几年里一直不敢动身，是听别人说得多了，觉得越好越不敢去看。如今来了三次，还未上山，便得了这许多好处，若再去山上，如何能再享用得了？如今不去山上，山上的美妙永远对我产生吸引力。好东西不可一次饱享，慢慢消化才是。花愈是好，与人越亲近；狐皮愈美，对人越有诱惑力。但好花折在手了，香就没有了；狐皮捕剥了，光泽就没有了。"学生说："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天地大自然是知之无涯的，人的有限的知于大自然永远是无知，知之不知才要欲知。比如人之所以有性格，在于人与人的差异。好朋友之间有了矛盾，往往不在大事上纠纷，而在于小事上伤了和气。体育场上百米赛跑，赛的其实并不在于百米，而是一步的距离。屋内屋外，也不是仅仅只是一门之隔吗？可以说，大自然的一切奥秘，全在微妙二字，懂得这个道理，无事不可晓得，无时不产生乐趣和追求。"学生点头称是。两人一路返回。学生很乐道此游，要我下次上华山，一定再邀他同往，并要我将所说的道理写出送他。



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

一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劲。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倒踢紫金冠，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嘴里去？不会把茶场礼堂的瓦片给戳下来？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着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又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场长只是奇怪这种戏不说不唱，也不用锣鼓班子，那还算戏？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万泉河风光第一次出现在舞台和我的想像。作为末座提琴手，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老炊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有被观众计较，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有被观众非议，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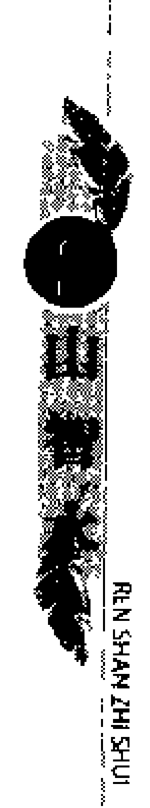
能热热闹闹混过去，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哑巴戏也好看，也热闹，农民这样说。我们在县、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曲终人散，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有些人则琢磨着“病退”回城的可能。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似乎与我有过什么关系。

我们冻得哆哆嗦嗦，坐着机帆船离去。我发现自己的一个日记本怎么也找不着了，只能自我解嘲，也许这纯属天意：让过去的一切消失无痕。事实上，因为这个日记本的丢失，很多无从记忆的事情就真像没有发生。

二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我甚至再也没有拉过琴。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但很多人还是知道了，很多人还是出现在站台上，其中一位同事伤了腿，扶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赶来送行。他没有说什么，一张突然拧歪了的脸上泪水哗哗——使我有些慌乱甚至难为情，因为我与他说不上有交情，甚至说不上熟悉，只知道他是单位上一个事事不顺的倒霉蛋。他哭什么呢？他的泪水是一件奇怪的物证，不可理解却不容回避，使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记忆生疑。人们也许总是这样：以为自己了解一切，到了车站或者机场才会突然惊异自己的无知。



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呵……"一声鼓动请愿强烈要求就业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祖国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陌生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的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人才"也成了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当地女子对我撇撇嘴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风尘女。风尘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虽然接下来可能要蹭你一碗面条。

没蹭上也不要紧。下一次见面还能"歌儿们"相称，还会与你谈现代派诗歌或者新加坡将要承包整个海南岛的一类传闻。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连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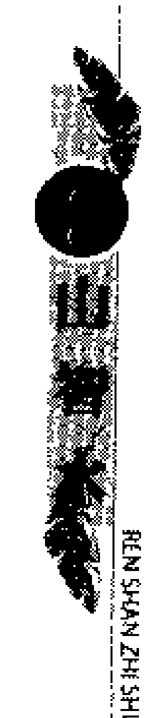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疑惑。特别是女"人才"们，有一共同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是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阿叔，你好辛苦啊！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海南的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因为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渔、做买卖，遇到战争则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中女子成军的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她们虽然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

烈，热带鲜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的，但她们马来人种的脸形总是透出热带的刚烈，钢筋铁骨，赴汤蹈火，所有似乎只适合男人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而倔强的身影，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

连满街驾驶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使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盛夏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完全可以想像，如果生存需要她们挎上一枝枪，她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接受，同样能把任何枪械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丝毫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的敢死队员，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渔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一切生活压力全由女人承担。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处境，才造成了女人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中原朝廷，元朝黄道婆向江浙传播纺织技术，还有宋庆龄三姐妹在现代中国史上的举足轻重……岛上关于这些女人的故事也特别多。

三



成立于1930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则，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生活却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进了感化院，

更多的是自力谋生，也有的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包括有些人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以后又在抗日斗争中牺牲——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这样的生活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没有诗意的生活，却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面对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人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无奇而不是显赫惊世的心路历程，女人们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甚至更多代价，只是不再容易进入缤纷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人样板戏，因为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到了最极端的地步，暗示着一种冷冷的政治划线和政治拷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在世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也可能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上的剧情更为复杂。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经破烂如网，床头则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



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看出这是一个人，但窗子和房门上加钉的粗大木头如临大敌，是对付猛兽的严厉和威猛。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据说还是娘子军的什么班长，虽然已经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注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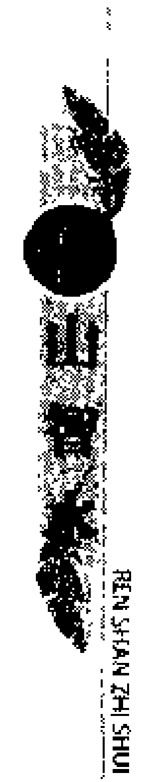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突然想起了少年时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们，朝着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寄生性的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座座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把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我的指头在微微抽搐，是多年前琴弦上的乐符正在归来。

四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红心色娘子军沉默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了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在最初阶段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了一些飘忽的身影，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劣质香水味。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莫见，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如果临近深夜，她们的业务还没有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抓挠着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人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赖在床上怎么也轰不走。即便被轰走，也要死乞白赖地给大哥们留下名片，包括



寻呼机号码。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进入男人身边的女人，把漂亮脸蛋当做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有时竟把某位同性游客错当成越界入侵者。她们用外地口音大喊："哪来的骚货？怎么这样不懂规矩？他娘的把她打出去……"

"解放海南要靠红色娘子军，建设海南要靠黄色娘子军"，这一类戏语到处流行——虽然流莺飞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海南女子倒是极少与之为伍——她们再穷也不娼不丐，形成了特有的传统，只是退避在街市的角落，远远地看着世风渐变。

"扫黄"的运动说来就来，但有时也力不从心。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忙着描眉眼抹口红，一堆大陆口音叽叽喳喳。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找工者，总是在这些地方游荡，当然也不会是游客。他们是一个极其隐秘的群落，每天需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点数，让他们点数以后再去好吃好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兴奋得像要及时入库，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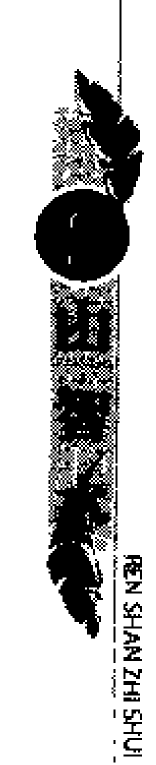
我很晚才察觉到这些坐收其利的小白脸们。当然，他们从不承认自己不劳而获。他们说，别人谋生只需要投入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更为重大，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是这样说的，脸上挤出一丝诡秘的笑。他们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给她们感情的慰藉和未来的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也去交钱赎人……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这一类恶名，不在乎某些人对他们的鄙薄——碰到这样的房东或者邻居，他们缩头缩脑，脸上有讨好巴结的谄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自卑，甚至觉得打工者和生意人其实不值一提，过着不是人的日子，完全没有他们的轻松自在。他们甚至会对着镜子做一个鬼脸，为好日子自鸣得意。



他们得意地吹着口哨，吹出港台流行小曲。他们是那些风尘女情感的指望，是她们绝望中惟一的温暖。他们也许曾让女子们生疑，但女子们沦落如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常有爱情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线最虚幻的指望也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她们很现实地活下去，无法等到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从家乡赶来，把她从陌生男人怀抱里拉出来，揪她的头发，扇她的耳光，踢她的胸脯，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她们无缘这种幸福的惨遭暴打，无缘这种光荣的口吐鲜血与遍体鳞伤，于是男人几句糊弄，有时也能让她们弃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是“鸽”有其主，受这种荒唐的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奇地知道，一些未能养上这种小白脸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了。她们常常傻乎乎地倾其所有，数万元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句无耻的许诺。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在大街上又哭又笑，嘴上有明显的血痕，红色裙子被撕破，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黑色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人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没有人知道这只壁虎后面的故事，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雨季的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竞逐利益的时代里，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落入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地方的小官员享受着财政收入和奖金的增加；虽然她们曾经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或取悦贵客，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承受着先锋们个性和欲望的发泄，性奴隶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自由的如愿狂欢。文人的妙笔实在无所不能。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呵，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



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这种当红之论其实也是中国很多理论家私下的兴奋。一位著名的青年思想导师在海南的餐桌边立论，刚刚宣布皈依基督教并且推崇过存在主义，然后就眉飞色舞地论证“红灯区”：指出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都是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压抑人性蒙受恶名。某书记对女知青的诱奸，某政委对女演员的逼婚，都是一桩桩触目铁证，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把每一个美丽的姐姐妹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拿下职称和分上房子以后就去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小报上最新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喜儿不从黄世仁，琼花反抗南霸天，在他们看来统统是不智与多余。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让诱奸和逼婚合理化。只是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这只因为他们过去未曾获取权力，眼下也尚未混成一个书记或者政委。

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与卑贱者无关。

五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又是十多年。回到内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策划什么广告，顺便请我看中央歌舞团再度排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种橘子的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一颗颗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多小时。他说海南的雨季太潮湿了，海南的台风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又说，没见你在海南发什么财，在那个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

他不知道，他抛弃的农场眼下已成了寸土寸金的“博鳌亚洲论坛”园区，树林里已经满是玉殿琼楼。他知道了是要后悔的。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的灯光下，紫蓝色的水牢布景浮现，锈铸的金属声哗啦作响，女主角满身鞭痕，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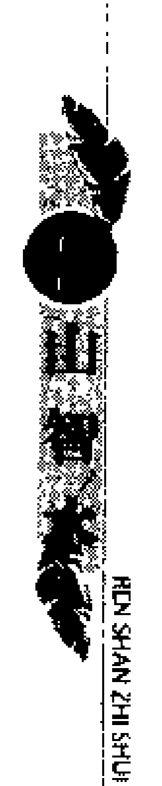


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瘦弱，飘滑，似是而非，只适合掩口浅笑，适合周末拈花，适合浸泡在什么进口洗浴液里，然后在咖啡馆前朝情人低低地摆动，即便显露出条条鞭痕，但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身材秀美，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粝和刚强，给人失真的感觉，邮票错版的感觉，美食串味的感觉，倒是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迪斯科的风味。红色娘子军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美女们不像是海南热带丛林里的造反奴隶，而是一支香港的太太军或者纽约的妞儿军，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忧伤和愤怒。看来，一代新的芭蕾演员成长起来了，接过了舞台却没有完全接过历史。时过境迁，往事难追，老观众们很多动心的东西只能远退和沉没在岁月的深处。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在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在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在琼花来到政委洪常青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无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甚至哭了，却不明白一个 KTV 的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炮手”，泪水为什么而流。他觉得这简直可笑。

我也对自己的掌声感到奇怪。对新一代演员的挑剔和遗憾，对当年革命样板戏政治套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着升起，当舞者的手足一一到达我视野中预期的方位，这出观看过好几次的芭蕾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威严的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身处一个精英们纷纷鄙薄革命的潮流，眼下的我却惊讶发现，剧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弦惊之处，忍不住鼻子发酸，似乎在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



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

这出舞剧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是它不够人性吗？如果这不是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这不是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转过头去傍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在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因不能生财而一钱不值，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做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也成了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观众情不自禁的鼓掌，证明革命是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假革命之名的罪恶曾经使事情变得污浊和混杂，使革命常常渗流着血泪，使人们无话可说。

我也无话可说。

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九寨的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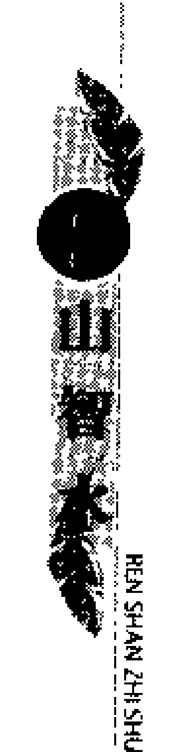
陈　村

十月。走过大渡河，这岷江边的路也就不算什么了。自然。免不了要有几次“兑车”（象棋术语），车子列成一行，然后一步一刹车地交会。一边是山，一边是河。山岳型河川，水势湍急，翻下去多半得送命，有时连尸体都捞不回来。“兑车”了，同车的摄影师们受不了心理压力，随着一辆辆重载卡车擦过，一个个下车了。我们没动。见过半个车轮悬空的人，麻木了。

恼火的是风沙，无论汶川、茂汶或松潘，一色的扑朔迷离。我丧气地看着车窗外的童山——那风沙之母，那河滩的乱石之母。没有树，甚至没草。它们被斩尽杀绝了。乱石吊在陡坡上，终究会跌落，拦在路中，滚进河心，也不排除命中人身的可能。一个个流沙口，虎视眈眈。

依稀记得几年前的中共党史课。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到过的地方。一九三六年春，红军沿岷江而上，凭险警戒着松潘方向的胡宗南，以掩护在懋功、在毛儿盖为寻求前途而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四十多年过去了，山川改容，人事沧桑。留下的只有传说。

公路没有尽头，我们在茂汶住，因坍方在松潘住。沿途可看的是索桥。是黑的黑水和灰白的岷江。是太平公社处的偌大的葫芦形的海子，它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次地震中诞生。松潘海拔二千八百四十米，无霜期二十一天。车出松潘，摆脱了岷江，下坡，两边渐渐开阔，有马也有牦牛，清浅的溪水匆匆流去，它是江河之源。偶然出现三两个藏胞，不动声色地看着车队。摄影师们又激动了。在汶川休息时，他们激动过一次。几十架挺出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从“玛米亚”到“海鸥－DF”，胶卷一律的“柯达”——负片及反转片），对准羌族的白衣少女“开火”了。快门频频动作。这是一支善意的“行刑队”。少女埋着头羞涩地笑了，轻轻说一声“照惨啰”，灵巧地背起背篓，躲开了，耳垂上钥匙圈充代的耳环在轻轻摇荡。



远处的雪山提神。近处的荞子（荞麦）红得暗了。

九寨沟位于南坪以南四十公里，海拔二千到三千。沟口羊峒并不出色，杂树乱草和两幢房子，虽有高原的烈日，依然灰蒙蒙的。看示意图，形状像Y，招待中心在中间那个点上。纸上陌生的地名：树正群海沟，日则沟，则查洼沟。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问。

没人懂藏语。可惜。

沿途均有简易公路，那是森工部门干的好事。去年年底，由于一位智者的呼吁，它仓促撤出。留下了路和房子，留下了采伐后的树桩。

错过了迎客松，视线被一串海子夺去。阳光下，海子软软地卧着，绿得伤心。心理需要适应，水不可能是这样的。草海的苇草黄了，秋山的枫叶红了。和或蓝或绿的高山湖泊作着对比。大自然的色彩组合，永远协调。

树正瀑布一闪而过，惟有鼓膜里留存的声响。而宽达一百四十米的诺日朗，则久久地冲击视网膜。卸下行装，草草进食我们三个雾里望深秋。

觉到诺日朗了。先是耳朵，然后皮肤，然后眼睛：空气湿得悦人。诺日朗不动声色地从山岩泻下，坦然，自信，从容不迫地溶人脚下那一洼期待着的水。阳光下，终于化作温顺的如梦的蓝。

我们对瀑而立。看诺日朗，听诺日朗，将它吸入胸中。身旁是几十米高的深色的杉树，它傲傲的，有和诺日朗一般的雄美。

晚上，我们打着手电又到树旁。只有我们三个。没有星星。在海拔三千多的达维林区，我见过灿烂的星空。星钉在头上，似有碟子大，看久了颇有凉意。现在，星星隐去了。山区，或者无云，或者无星。

我们坐在诺日朗瀑布前，不出声地听着。它在打鼾？它不会睡的。空气依然湿润，手电的光柱划了一个弧线，停在似乎凝固的水帘上。灯熄了，落人黑洞，许久才挣扎出朦胧的白影。晦暗而不阴郁。

给我们开门的是藏女，干净，漂亮，藏袍也显得年轻。室内无床，通铺，木板架成如炕的一排。垫着棕垫，垫着棉絮，铺着被单。睡十条汉子，每人不过半米。头和头很近。同室的几位来自成都，起早贪黑，自费来画水粉，嘴唇干裂仍不思回乡。对我，睡这样的"床"很有新鲜感，而X则记起了早先的军旅生涯。



凭人川一个多月来的经验，我知道，在流水声中总能睡个好觉。

大山里没日出可看，何况阴雨。备了一袋馒头，几碟泡菜，想在则查洼沟走上一天。想到长海野餐。来回七十二里。

汽车只能送到半道。路烂了。弃公路而行，用杖拨开乱草，越过倒伏的原木，走到五彩池边。

天阴着，水更稠了，稠得毫不发腻。水下十来公尺处的沉水木依然清晰。五彩池低陷，幽深，近山的倒影铺在水面。绿波上，泛起红红黄黄的色块。九寨沟的水，果然是彩色的。色与色镶接得出神入化。色彩款款飘动。融和着。渗透着。我懂了“斑斓”。

有一个木筏，小得可爱。X 上去，我接过阿凡提大叔的维吾尔六角小花帽也上了。才撑开，筏子阴险地下沉了。X 大叫“跳！跳！”于是双双跳进了水中。水冷。轻划几下，湿漉漉地上岸。帽子没了。

轮到 C 显显本事，他以三十八岁之壮，两次下潜。池水看则浅，入则深，好歹将帽子浮获。岸上，毛衣毛裤在淌水，我冻得安逸了，边发抖边觉可笑。一旁的 X，脸像刷了涂料。传说五彩池是仙女洗澡的地方，凡人贸然下水，活该受冻。纵深几十里的长海去不成了，馒头白带了，却用了“克感敏”。两小时后回到寝室，急忙脱衣钻入被窝，X 送来烫手的水壶充作暖水袋。

还是得出去，九寨秀色不在屋里。下午，跟车去日则沟。那里，海子接着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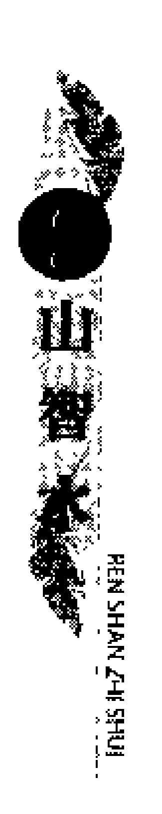
离九寨的前一天，我们不再用车。背上干粮、相机，提着峨眉买得的拐棍，缓缓地上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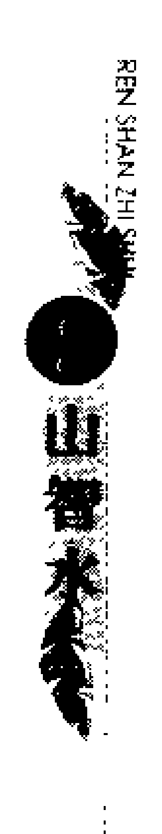
上了镜湖的筏子，它结实，和红叶绿水合影。水中有磨房一座，全木结构，瓦亦由木片拼成。顺浮桥走近，可见屋下巨大的水轮。木槽引来一泓清水，冲得它打转。踏上独木梯，我推开黑沉沉的门。屋里有两个吊起的石磨，石磨的下半叶在转着，麦粒循规蹈矩地落入磨孔。地板上坐着黑黝黝的老藏人，伸出富有质感的手在火上烤着。烧的是青棡。

“您好！”我微微鞠躬。

他朝我点点头。我大声问他，他听懂了，但话仍不多。他也说四川话，说得不很流利。石磨悠悠地转着。

走过瀑布，在珍珠滩上留连了一会。水漫过缓坡，坡中长着终年浸水





的灌木。赤脚走了走，水冷，水急，很难站住。可惜没有太阳。要不，水珠像珍珠一般跳跃、闪烁，能想出它的美。

四周真静。没有游人，没有浮尘。孔雀河道边，我们试了试在大渡河学得的手艺，擂起漂来。三人合力将高岸上一根已将晒朽的原木推人水中，指望水力将它送往下游。原木人水，轻盈地漂走了。再来一根。谁知高岸材成了水边材，它被乱石挡住，不上不下。有点扫兴。

五花海是美的，五花海下的小海子更美。水底张牙舞爪的沉水木吐出的新枝，让人想起尼斯湖的怪兽。水清得如同无水，是一团绿色的空气，还蒙上五彩的雾。像雷诺阿的笔触，像林风眠的画面。它比任何画派、画师高明，远远高明。我在水边坐了好久。X 和 C 则匆匆下水，匆匆上岸，为的是拍一张游泳照。

走过小桥，绕到五花海的西面。水作着蓝和绿的变幻，嫩得舒心。不小心扔了个烟头，赶忙捞起，葬进草丛。杂色的牦牛在远处静卧，走上前，轻轻地打声招呼。它似无敌意，只戒备着。绕过牛们，一幢废弃的木楼，斜了，楼前是晒草的高高的木架。

底层总是脏的，畜栏。沿独木梯上楼，门窗破败，散乱地堆着干草和被肢解的木犁。这是人的住处。三楼早先供佛，如今空荡荡的，除了野餐后丢下的塑料袋。天渐渐暗了。我们游荡在湖水和危楼之间，与牦牛为伍。C 不住地吃着野生的酸果。五花海绿得更沉了。没有人声，听到的只是远处高瀑布的溅落。

回去。走到镜湖，我重新上筏。不理会那两位的讹诈，将筏子划向湖心。漂吧。树伴着我，山伴着我，不知名的鸟儿伴着我，没有孤独感。水极缓地流着，流得毫不轻佻。它将越过北边的那排树丛，变作有力的诺日朗。

晚上，拖着两只一顺边的鞋，在食堂看银幕上的《九寨秀色》。——认出了海子和瀑布。但是，没什么胶片能将九寨的彩色还原，即使“柯达”也罢。

它是梦。梦是不能复制的。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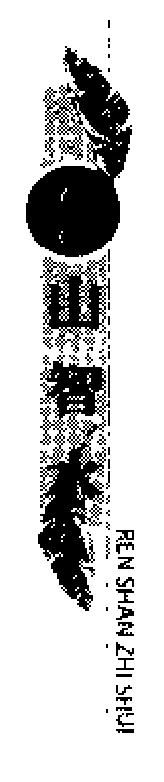
你可以说不算太美，你是以自然朴实动人的。粗布的灰色的上衣，白色的裙裾，缀以些许红色白色的小花及绿色的柳枝。清凌的流水柔成你的肌肤，双桥的钥匙恰到好处地挂在腰间，最紧要的还在于眼睛的窗子，仲春时节半开半闭，掩不住招人的妩媚。仍是明代的晨阳吧，斜斜地照在你的肩头，将你半晦半明地写意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那里等我，等我好久好久。我今天才来，我来晚了，以致使你这样沧桑。而你依然很美，周身透着迷人的韵致。真的，你还是那样纯秀、古典。只是不再含羞，大方地看着每一位来人。周庄，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呼唤好久了，却不知你在这里。周庄，我叫着你的名字，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动人。我真想揽你入怀。只是扑向你的人太多太多，你有些猝不及防，你本来已习惯的清静与孤寂被打破了。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有些厌倦与无奈。周庄，我来晚了。

有人说，周庄是以苏州的毁灭为代价的。眼前即刻闪现出古苏州的模样。是的，苏州脱掉了罗衫长褂，苏州现代得多了。尽管手里还拿着丝绣的团扇，已远不是躲在深闺的旧模样。这样，周庄这位江南的古典秀女便名播四海了。然而，霓虹闪烁的舞厅和酒楼正在周庄四周崛起，周庄的操守能持久吗？

参加“富贵茶庄”奠基仪式。颇负盛名的富贵企业和颇负盛名的周庄联姻。而周庄的代表人物沈万三也名富，真是巧合。代表富贵茶庄讲话的，是一位长发飘逸的女郎，周庄的首席则是位短发女子，又是巧合。富贵、茶、周庄、女子，几个字词在濛濛春雨中格外亮丽。回头望去，白蚬湖正闪着粼粼波光。

想起了台湾作家三毛，三毛爱浪游，三毛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三毛的长发沾得什么风都有。三毛一来到周庄就哭了，三毛搂着周庄像搂着久别的祖母。三毛心里其实很孤独。三毛没日没夜地跟周庄唠叨，吃着周庄做



的小吃。三毛说，我还会来的，我一定会来的。三毛是哭着离去的，三毛离去时最后亲了亲黄黄的油菜花，那是周庄递给她的黄手帕。周庄的遗憾在于没让三毛久久留下，三毛一离开周庄便陷入了更大的孤独，终于把自己交给了一双袜子。三毛临死时还念叨了一声周庄，周庄知道，周庄总这么说。

入夜，乘一只小船，让桨轻轻划拨。时间刚过九点，周庄就早早睡了，是从没有电的明清时代养成的习惯？没有喧闹的声音，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狗吠的声音。

周庄睡在水上。水便是周庄的床。床很柔软，有时轻微地晃荡两下，那是周庄变换了一下姿势。周庄睡得很沉实。一只只船儿，是周庄摆放的鞋子。鞋子多半旧了，沾满了岁月的征尘。我为周庄守夜，守夜的还有桥头一株灿然的樱花。这花原本不是周庄的，如同我。我知道，打着鼾息的周庄，民族味儿很浓。

忽就闻到了一股股沁心润肺的芳香。幽幽长长的经过斜风细雨的过滤，纯净而湿润。这是油菜花。早上来时，一片一片的黄花浓浓地包裹了古老的周庄。远远望去，色彩的反差那般强烈。现在这种香气正氤氲着周庄的梦境，那梦必也是有颜色的。

坐在桥上，我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周庄，从一块石板、一株小树、一只灯笼，到一幢老屋、一道流水。这么看着的时候，就慢慢沉入进去，感到时间的走动。感到水巷深处，哪家屋门开启，走出一位苍髯老者或纤秀女子，那是沈万三还是迷楼的阿金姑娘？周庄的夜，太容易让人生出幻觉。



正定三日

铁　凝

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建国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那些身着灰布制服的学员生活、学习在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里。当时教堂虽已萧条，但两座高入云霄的钟塔却仍然矗立在院内。每逢礼拜，塔内传来钟声，黑衣神父从灰制服武装起来的学生中间目不斜视地穿插而过，少时，堂内便传出布道声。学生们则趁着假日，从街上买回正定人自制的一千六百旧币一支的挤不出管的牙膏。

在哥特式的彩窗陪伴下，两种信仰并存着：一种坚信人是由猿猴变化而来；一种则执拗地讲述着上帝一日造光、二日造天、六日造人……

庭园内簇簇月季却盛开在这个共同的天地里。神父种植的月季，学员也在精心浇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仿佛是那些月季把两种信仰协调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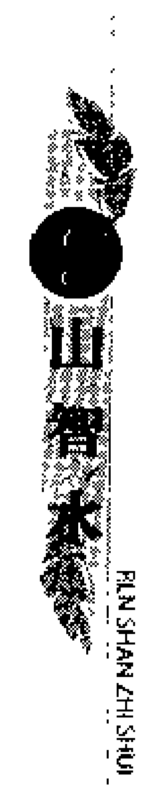
成年之后，每逢我乘火车路过正定，望见那一带灰黄的宽厚城墙，便立刻想到那教堂、那钟声和月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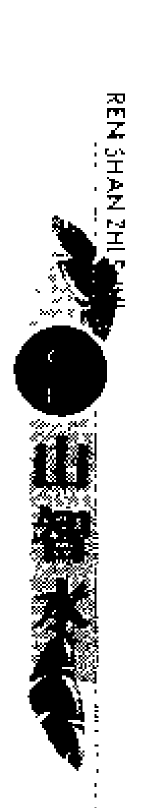
不知为什么，父亲讲正定却很少讲那里的其他：那壮观的佛教建筑群“九楼四塔八大寺”，那俯拾即是的民族文化古迹。

我认识的第一位正定人是作家贾大山。几年前他作了县文化局长，曾几次约我去正定走走。我只是答应着。直到今年夏天大山正式约我，我才真的动了心，却仍旧想着那教堂。但大山约我不是为了这些，那座“洋寺庙”的文化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他那忠厚与温良、质朴与幽默并存的北方知识分子气质，像是与这座古常山郡的民族文化紧紧联系着。

一个深秋绵绵细雨的日子，我来到正定。果然，大山陪我走进的首先就是那座始建于隋的隆兴寺。

入所共知，隆兴寺以寺里的大佛而闻名。一座大悲阁突立在这片具有





北方气质的建筑群中，那铜铸的大佛便伫立在阁内，同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被誉“河北四宝”。

隆兴寺既是以大佛而闻名，游人似乎也皆为那大佛而来。大佛高20余米，浑身攀错着四十二臂，游人在这个只有高度、没有纵深的空间里，须竭力仰视才可窥见这个大悲菩萨的全貌。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威摄着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它是自信的，这自信似渗透着它那四十二臂上二百一十根手指的每一根指尖。人在它那四十二条手臂的感召之下，有时虽然也感到自身一刹那的空洞，空洞到你就要拜倒在它的脚下。然而一旦压抑感涌上心境，距离感便接踵而来。人对它还是敬而远之的居多。这也许就是大悲菩萨自身的悲剧。

距大悲阁不远是摩尼殿。在摩尼殿内，在释加牟尼金装坐像的背面，泥塑的五彩悬山之中，有一躯明代成化年间塑绘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和大悲菩萨比较，她虽不具他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了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那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她那微微俯视的身姿，双手扶膝、一脚踏莲、一脚踞起、端庄中又含几分活泼的体态，她那安然、聪慧的目光，生动、秀丽的脸庞，无不令人感受着母性光辉的照耀。松弛而柔韧的手腕给了她娴雅；那轻轻翘起的脚趾又给了她些许俏皮。她的右眼微微眯起，丰满的双唇半启开，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有意味的微笑。这微笑不能不令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巨匠，同我国明代这位无名工匠，在艺术上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刻画了一个宁静的形象，然而这种宁静却是寓于不宁静之中的。蒙娜丽莎被称作“永远的微笑”，这尊倒坐观音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悉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不可窥透的微笑才可称作永远的微笑。

游人却还是纷纷奔了那著名的大悲阁而去，摩尼殿倒像是一条参观者和朝拜者的走廊。

走出寺门，我用心思索着大悲菩萨和倒坐观音，谁知威严无比的大悲菩萨我竟无从记起，眼前只浮起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原来神越是被神化

则越是容易被人遗忘，只有人格化了的神，才能给人深切的印象。

人却愿意被自己的同类奉若神明，人的灾难也大多开始于此吧。当神以人的心灵去揣度人心、体察世情时，盛世景象不是才会从此时升起吗？

次日，我再去隆兴寺。

此次进寺，是专程去看天王殿北面那座大觉六师殿。

实际大觉六师殿已无殿可看。殿宇早已坍毁，只有一方阔大的台基和几十尊柱础袒露在翠柏包围之下。台基正中兀自立着一只汉白玉莲座，莲座上的空香炉映衬着正北那绚烂华美的摩尼殿，更增添了这殿址的寂寥。

这大觉六师殿曾是寺内的主殿，创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寺志记载着殿内的规模，仅五彩石罗汉就有一百零八尊，还有高一丈六尺的金装佛三尊，高一丈六尺的金装菩萨四尊，还有其他各种五彩泥塑罗汉、菩萨……加起来约有八、九十尊。可见这主殿确实颇具些规模的。

六师是指同释迦牟尼相对立的六派代表人物，与释加牟尼同时代，因与佛教主张不同，被称为“六师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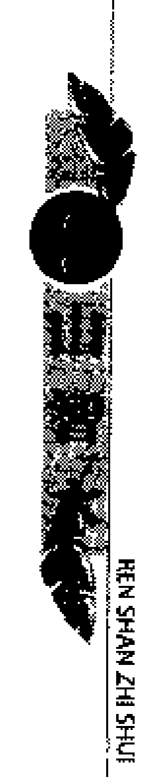
六师各有其论，如其中富兰那·迦叶的“无因无缘论”；删阇夜·毗罗尼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以及“顺世论”，“无有今世、亦无后世论”……那么，大觉六师殿当是供奉这六位反释迦牟尼的代表人物了。而大觉六师殿又同供奉释迦牟尼的摩尼殿同在一寺，且仅几十米之遥。是谁为他们创造了这种“宽松、和谐”？原来当年的隆兴寺内也是这种宽松、和谐的范例。

据说大觉六师殿毁于民国初年。问及当地老者，都说只见过当年大殿塌陷过一角，却无人说得清大殿究竟是怎样片瓦无存。那丈余高的金装菩萨、金装佛呢？那百余尊五彩石罗汉呢？那嵌于四壁的宋代壁画呢？它们究竟在何时销声匿迹，如今连研究人员也无从回答。

这谜一样的殿，这毁殿的谜，它仿佛是应了一种神明的召引乘风而去；又仿佛是派系之急，使一方终无容膝之地，才拔地而起。莫非洞悉其中奥妙的只有摩尼殿中的倒坐观音，她那永远的微笑里，也蕴含了对释加和六师的嘲讽么？

然而六师同释加牟尼毕竟在这里共存过，那袒露着的台基便是证明。是那各派共享一寺的盛景丰富了正定的文化。

我又想起了那座曾作过革命者摇篮的教堂。原来它和隆兴寺仅一墙之



隔。当年，寺内伴着朝霞而起的声声诵经，随着晚风而响的阵阵檐铃，是怎样与隔壁教堂的悠远钟声在空中交织、碰撞？正定给予神和人的宽容是那么宏博、广大。东西方文化滋润了这座古城镇，这古城又慷慨地包容了这一切。

正定的秋雨很细，如柳丝一般绿。

第三日，我本来决心去专访那教堂的，但教堂早就变成了一所部队医院。那两座高人云霄的塔楼也已不复存在。向门内望去，不见月季，只有三五成群的身着白衣白帽的医护人员。我忽然失去了进门的兴致，却仍然像个当年的革命者那样从门前走过，走上街头，去寻找正定制造的一千六百元一管的牙膏。

闲逛着，我进了一家很小的木器店。店里摆着精巧的折叠小木椅。问过价钱，竟是分外的便宜。我向售货员试探，能不能允许我挑两把？一位富态的中年女售货员不仅欣然应允，还说若是挑不好再去库里为我拿。我竟有些惶惑，之后便是受宠若惊——毕竟我还未能解除大城市的武装：大城市绝少这种宽待顾客的俞允。

我挑遍了铺面上的小木椅，售货员果无厌烦之色。我便得寸进尺起来，要求她从库房再拿些出来。谁知售货员更慷慨了，径直将我领进了库房。

许多年来，买东西的过程从未给过我乐趣，只在这秋雨中的小店，我才寻到了这本该有滋有味的买主和卖主矛盾中的和谐。

后来才知道，这种木椅是正定木器厂的出口产品。原来正定不仅拥有着厚重的文化古迹，那一千六百元一支的挤不出管的牙膏也早已无证可查，如今正定在经济上的腾飞和发展也是令邻县艳羡的。那漂亮的常山影剧院售票处前的盛况便是证明。

穿扮入时的青年男女们远离了寺钟和木鱼，讲经和布道，他们要坐在现代化的剧场里欣赏爵士乐演唱、电声乐队和新潮歌星。于是当隆兴寺的寺门紧闭时，正定的夜生活还在延长着。宽松、和谐仍然充盈着这古城。

怀着一点难言的惆怅，我和大山也朝常山影剧院走去，去欣赏一场外地来的青春歌舞。一路上大山谈的却是京剧。原来他是个京戏迷，能讲能唱，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他的嗓音不高但格外够味儿，好像我们将要走进的并不是那电声变化莫测的现代剧场。

然而，那裸露着胳膊和腿的少女，那爵士鼓的狂躁还是包围了我们……

也许这是通往真正文明的必经阶段？也许正定青年现在热衷的正是有一天他们厌倦的？他们仍会返回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中追寻生命的意义，伴着古老的寺钟，去寻找新鲜的一天，新鲜的开始。

回来的路上，大山谈论的是刚才眼前的一切。那谈论中很少满足，却充满着惆怅的疑虑。

在不变之中发现变化的该是智者吧？在万变之中窥见那不变之色的亦非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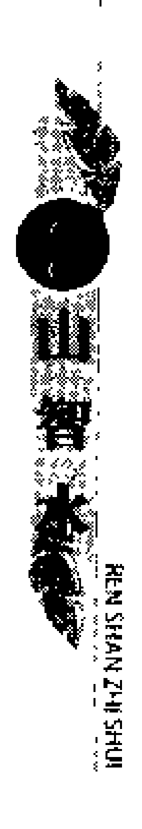
我不是智者，也不是愚公。我只是想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定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了这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灾荒、战乱，文化浩劫都未能泯灭这儿人们内有的情趣。这其中的珍贵不亚于那大觉六师殿内的堂皇。

倘若人心荒漠，纵然寺院成群，这古郡的意义又何在？一台不算雅致的青春歌舞，难道真能包容正定人的好恶？

当我远离了正定，回首凝望它那宽厚雄浑的古城墙里，那错落有致的四塔，连同那片如大鹏展翅般的寺庙屋脊，携了历史的风尘安然屹立。它们灿烂了正定的历史，充盈了正定的今日。

正定毕竟是怀了希望朝前走的。是伴着钟磬的齐鸣，是伴着爵士鼓的骚乱，是伴着那教堂的月季花香，是伴着大山那字正腔圆的唱段？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能够回答的：终将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正定。



陶醉壶口

尧山壁

到壶口看瀑布去！清晨还颇大的吸引力渐渐被漫长的旅途磨损，加上黄土高原平淡无奇，车过宜川渐渐寂静下来，歌声笑语听不见了，代之以鼾声断续。

忽然有谁从梦中猛醒，惊呼雨来了，听那隆隆雷声。可窗外分明风轻云淡，没有变天。司机笑说，那就是壶口瀑布的响声。真是先声夺人，车上立时活跃起来，个个侧耳倾听。如火车出站，航班起飞，放炮开山。感觉在战抖，山在摇晃，车窗忽闪，大家的心也被强烈地震撼着，内心的激动从眼神里迸射出来。

车在旅游管理处停下，大家迫不及待地跳下来，快步走下岩蹬，跑过石滩，来到面对瀑布的巨岩边选好位置。只见滚滚黄水从高高崖头跌落下来，挟风带雨，雷霆万钧，如土山飞崩，黄海倒倾，溅起水雾腾空，蒸云弥漫，恰似从水底冒出滚滚浓烟。水底悬流激荡，如开锅沸水，浪滚涡翻，泡沫簇拥。这雾，这云，这烟，这泡，皆呈现为黄色，散发着泥土气息，使这瀑布增加了质重感，更使那吼声如洪钟闷雷，震荡峡谷，气吞山河。

大家聚精会神，全不知何时云破日出，那瀑布骤然亮起来，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那升腾的水雾因阳光折射，幻化出道道彩虹，有的从天际插入，似长鲸饮涧；有的横卧河上，如彩桥飞架；有的飘忽游移，像花团锦簇；有的续续断断，呈扑朔迷离。我们之中不知谁福大命大，吉人天相，带来如此的好运气，使大家能够看上这天下奇观。

我默立在瀑布面前，被这气势这风采惊得目瞪口呆，任飞雨溅沫淋个痛快。我拜倒在这大自然的杰作脚下，不寒而栗，觉得自己这么渺小，骄娇二气荡然无存。我觉着一股清流爽气自百会灌入，注满膻中、丹田，流遍周身，最后从劳宫、涌泉溢出。觉着接上了天地之气，通了电流，调动磁场，加速血流，冲走了淤血浊气，浑身清爽，继而灼热，气力勃发，精



神倍增。我忽然领悟了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境界，光未然、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灵感，明白了为什么在民族危亡时刻，东渡抗日的将士们要选在这里誓师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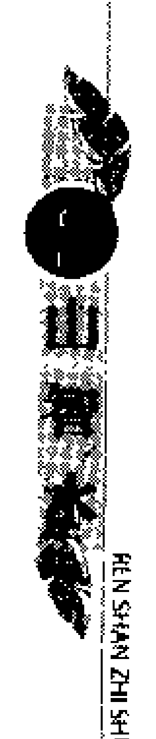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攀岩走壁绕行到高处，观察壶口的构造。黄河自秦晋峡谷北来，宽400多米，来到这里骤然收缩，仅四五十米，断崖落差40米，河槽真像一把巨壶，将每秒9000立方米流量收入。正如明朝人惠世扬诗中所云：“源出昆仑衍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壶口以下河槽很窄，不过一二十米，水急浪高，槽深流远，当地人称“十里龙槽”，相传大禹治水时龙身穿凿而成。民谚说：“九里三分深，一年磨一针”。意思是说水磨石穿，河床每年增宽一针。其实它是凭黄河自身的动力冲刷出来的。龙槽两岸危石如坠，巉岩飞突，河水奔浪狂放，犹如一条蜿蜒浮游的黄龙，摇头摆尾，呼啸而去，一种“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恢宏气概。

《尚书·禹贡》记载：“壶口当河水之冲，奔溃迅疾，必先杀其势，而后河可治。”瀑布下游5公里，有两个江心岛，相传原为一整块，是女娲补天的神石，称做“息壤”，是鲧治水时从天庭盗来堵塞洪水的。洪堵不住，后来大禹治水把它劈开，疏通洪水。《水经注》说：“禹治水，壶口始。”大禹还在距此不远的衣锦村娶妻成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至今村里人还把禹王庙称为“姑夫庙”。

此前，我曾多次见到过黄河。在青海的约古宗列，它是美妙的一缕；在宁夏河套，它是平静的一湾；在中游郑州，它是浩荡的波涛；在东瀛入海口，它是平稳的漫流；而在这壶口看到了它性格的另一面，巨大的落差，雄壮的力量，磅礴的气势，看到了一条立体的黄河，一条完整的黄河，看到了它漫长的历史，看到了它丰富的内涵。活到五十岁，我才经过壶口瀑布的洗礼，领悟到黄河的气质，得到了它的真传。它的威力在我胸中鼓潮，它的雄风在我血管里呼啸，它的精神在我眼睛里闪光。从今天起，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黄河的子孙。

壶口，天下第一壶。盛满了互助大曲，盛满了西凤、杜康，盛满了汾酒、竹叶青，盛满了陕北的米酒。当年灌醉了李白、王之涣，灌醉了光未然、冼星海，今天又灌醉了我，灌醉了我们大家。

啊！壶口，我陶醉了。



紫竹院三记

野　夫

丙子春，我于京都谋得一职，竟在城西紫竹院内。因爱其园林形胜，虽近红尘而实同化外，遂卜居于斯。院里本多竹木，兼得数亩水陂，几陇土冈，被主人悉心经营出一番山环水绕之象，便显出几分格外的风色。晨夕徜徉其间，听松看鸟，浮心初静，故而于寻常简朴的生计中，便多了如许爱惜之情。

清夜啼鹃

竹院四周皆邻高楼，却颇少市声。蜗居又在清帝行宫之侧，古木森然，清夜里更多了一分幽寂。就在这一片宁静中，我听到一种鸟鸣，穿越千年，仿佛从诗歌中传进耳朵——“播谷，播谷”——它把古老的叹息再次种进我的心中。

这是我从童年就早已谙识的声音，那时它总是自田野深处传入小木楼，再由长辈们译为催促耕播的呼声。由是我知道其俗名为“布谷”，是南方山野的一只寻常的季节鸟。及长，却意外地从书丛中发现，它竟然大有来历，并非普通的野禽杂毛。辞书上说它就是杜鹃，而杜鹃就是杜宇，是伯劳，是鶗鴂，是子规，是催归，是勃姑……这一串美丽的名字无不与一系列动情的诗句相联系，它几乎飞过了全部文学史，在每一个浪游无迹的诗人心中一歇倦羽。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只鸟么？

《十三洲记》说它是蜀国的望帝，自认德薄，而禅位于治水有功的鳖冷，遂自亡去，化为子规。那么它就是一只具有高贵血统而又自知进退的帝王鸟。

《华阳国志》说它身为蜀帝而与其臣子之妻相爱，惭而亡去，魂化为鹃。那么它又是一只多情无奈为爱而死的爱情鸟。



《西厢记》说："不信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原来它的啼鸣"布谷布谷"，在浪子的耳中却听成了故乡亲人的召唤——"不如归去"。那么它竟又是一只深怀着乡愁的孤独鸟。

从高贵到爱情到乡愁，伤心的鸟语在此静夜喁喁而歌，每一声啼泣都足以击痛人类这永不愈合的伤口。我想起屈原在流放的荆谷棘野里"恐鹈鴂之先鸣"——多么担心它一声哀鸣击溃必死的决心啊！想起李商隐在绝望的爱情中"望帝春心托杜鹃"——如此深沉地掩埋起无奈的往事而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它那飘泊的翅翎上。

就是这只鸟，从田野进入诗歌再抵达今夜我失梦的耳朵；无论红桑碧海暗换了多少世纪，其亘古的爱心未改，鸟鸣依旧，嘶哑的乐句却凝固为它动人的名字。现在，它终夜包围着我，从我无法窥见的夜色深处，从那都市边沿的这片密林丛中，低沉而缠绵地呼唤着我——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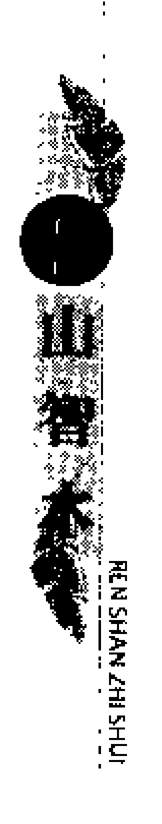
我难以想像，在煌煌京城何以竟飞来了这只遥远的鸟，且容下了它的夜夜啼血。它仿佛从故乡大巴山一直追随着我的萍踪，然后又在每一个枯寂的子夜执著地提示着我的迷失。然而，"田园迷径路，归去路何从？"我早已是一个不归客，故园虽好已无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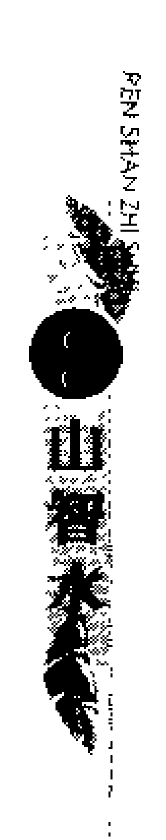
那么，要啼鸣你就啼鸣吧！无论为了毫无结局的爱抑或为了无枝可栖的乡愁，我都在这样的清夜，在心中模拟你的声音，去回应你的低泣。我们也许永远行进于路上，但心灵不会失群；永远会在这样一些小泊之夜，共同地默默低唱……

寂寞古行宫

敝庐所在，门当户对着的是一座小院，用很古旧的石墙围着。墙身上爬满了茑萝，靠基础的那一溜点染着苍绿的苔衣。隔墙望过去，看得见两个大屋顶，浅灰的筒瓦已显斑驳退泽了，只是瓦楞上的螭饰还依稀透露出一丝当年的富贵气象。

因着近邻之便，黄昏时往往就信步踱到其中小坐一回。院并不大，两栋古典殿宇也显得比较袖珍；雕梁画栋依然，只是这些彩色在大丛的鲜绿草树间更觉出几分黯淡，有如青春已逝的脸庞上强抹的一层胭脂了。前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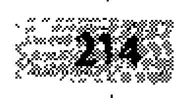
门口对称地植着两棵银杏，树身粗大，枝叶纷披，想必是百年古物，隐然聚有精灵之气。书上说此树原有雌雄之分，我却不能辨识。树下还有一对石雕的香炉，盛满的只是岁月的风尘；往昔的烟痕大约早为雨水漂淡，一星余烬也是无法觅得的了。余下的空地上自然还有些野花闲草，成荫的树却不多见。鸟飞来了，慑于这片岑寂，又悄然飞去。长门总是深锁着，花椽上的燕泥蛛网说明久已无人洒扫。庭院中的几副石桌石凳，因我的时相过从，反显得多了一点人迹。

许久，我竟然就不知这曾是清帝的行宫，以为它只是公园里的一处废圮的建筑。直到有一天散步到墙外的另一面对湖之门，发现墙基上嵌着的一块石碑，始知这处萧索的庭院，原来竟是当年皇族巡幸的行在。再斗胆闯进其中一坐时，心中从此就多了些许苍凉。

在京城，似乎于不经意处就能和历史狭路遭遇。你总不知在随便哪处深巷杂院中，会猛然见到一个早已景仰和熟知的名字，然后便想起一串惊心悱恻的故事。

此际，我比邻的寻常院落，一百年前，它也许曾经灯火繁华，浓缩了一个帝国的全部福祉。这些岁岁犹绿的芳草，曾经容留过多少彩袖歌舞的莲步；那华檐遮闭的曲廊，肯定伫足过一代代"圣祖仁宗"的醉躯。圆明园的烟火也许都未曾在这方狭窄的天空布下阴霾，但而今的颓壁间却再也找不到一痕当日酣然的梦迹。没有了威赫御驾，不见了白头宫女，只有寂寞宫花依然在蒙尘的玉阶下自开自落；而从前的红泥香径上现在娓娓忙碌着的只是一队蚂蚁。

很早就从书本上明白繁华如梦：知道人世间的荣枯兴衰自有人力难及的规律；但像现在这样直接地目睹一个寥落行宫，从中感悟人生穷达的无谓，大抵还是头回，当薄幕的紫气徐徐笼罩于小院空庭中时，蝙蝠仿佛从那些瓦当和石雕的图案中挣扎出来开始静默地飞翔，其神秘的舞姿隐约传达出某种令人惊悚的感觉。在这流变的世界里，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留住的呢？腐草从中升起的幻灭流萤，朽石砌里飘出的断续蛩吟，这一切应运而生的华灯弦诵，永远也无法贯穿全部的黑夜。正如在这些屋宇下一度春风的那些衮衮衣冠，云移星散之后，而今安在？连门外的惨绿湖波，也已记不起当年的惊鸿一过了。



但我深知，尘世间将永不缺乏沉迷于此荣华富贵中的人们。"眼看他

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留下的废墟足资后世人的凭吊。此夜，当我全身退出这所庭院时，我看见不远的高楼霓虹依然闪耀。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美好，却又是如此的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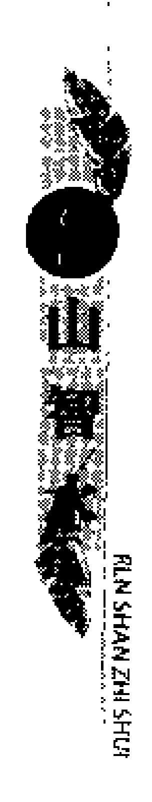
湖上雁侣

紫竹院里的一泓水波，也不知道唤作甚名。在少水的北方，它也许该叫着什么海吧。水未见得清澈，却也绿得瘆人，让你莫测高深。波面不算宽阔，但同样布下了竹桥荷港画舫石屿，显出尺幅千里之势。

黄昏无聊，沿湖独步几乎例行。芳丛中太多红男绿女，视线往往只好随水东西。日间的游艇此时皆已收桨，湖面归于清平，且更趋深沉了。于无声处，一沦沦微细的涟漪从眼前缓缓荡开，那一对大雁又温柔地划破向晚天空的倒影，默然恬淡地徜徉于绿波间。

早些时，我一直以为这是谁家喂养的双鸭而不太经意。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说：这是一对失群野雁，几年前打这城市路过，爱上了这亩水域，便落翅安居了。年年春季，雌雁孵雏，雄雁就守护在那小洲上，然而却总被人们夺走了那些弱雏。它们遂不作候鸟般的南北迁徙，而长年逡巡于此湖上，寻觅着那些失散的孩子……

自听了这哀伤的故事后，我便开始常常注意这对雁侣。它们寄寓于这片湖上，白日匿身于荷荫莲丛间，随黄昏一同出现，像两片黯淡的落叶无主地默行着。影随俪从，总是齐头并进，却无需任何言语。当我怀疑它们是否还能飞翔时，偶尔又看到它们蓦然跃出清波，轻松地翱翔在众生头顶。看起来，它们似乎已倦于飘泊，深埋了全部的忧伤，陶然于昔年风雨之征所结下的情缘里，息影在此都市一角，双飞双宿，超脱得如一对退出江湖的隐士。毫无疑问，它们浓情如初忠贞相守，却绝不喧哗炫耀其深爱，只求不被外物打扰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当北返的雁阵自视野中歌唱着飞过时，它们目送着那些旧日伙伴远渡遥空，却毫无嫉羡心如止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使它们放弃这种朝夕相守的平静生活，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们停止对那些乱离失踪的孩子的思念和守候。就这样，出没于湖上，满足于身边平凡的一泓水一方天空，在沉默中享受黄昏岁月。而最终，它们之中将有一只先去，而另一只则会坚守雁的传统，会永远停留在这冷漠



的湖上，夜夜凄鸣，孤独地萎化于冰凉的水中。

湖上雁侣使我想起一些有关雁的词语，似乎它们多充满了感伤气息。飘泊在异乡借一枝而暂栖者为雁户，辗转于风尘来去总无一定者为雁泊；见雁字而感岁时，念故人而托雁足；亲友长别音讯渺茫，则谓之雁逝鱼沉。似乎雁的一生就注定要在自我流放中长大，又必将于孤独绝弃中终结。这与一些深怀乡愁而行经于大路上的天下客，其命运何相似乃尔！

我打暮春的湖畔经过，回忆往往被这对雁侣带向晚烟迷蒙的湖心深处。它们牵起我对一个故友的缅怀，使我在这些黄昏的无语邂逅中，幻觉出他乡重逢的短暂惊喜，以及残梦乍破的漫长惆怅。我想起在南方某个寥廓的湖边，也曾经历这样陌路订交一顾倾情的故事。而当日海滨的小别，却终至长隔灵壤的永违；徒剩一怀伤悼，无奈地艳羡着眼前这对风雨与共的雁侣。

我深知它们有大欢乐而不言，只为比起万劫不复的岁月来，此种幸福又是何其短暂！一切都会随水而逝，青春爱情生命以至头上的天空；正由于此，我在每个黄昏的伫望，才这样充满了珍惜……